

劉發泉 編輯

但
盡
凡
心
(九)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目 錄

自序	一
學會忘記	四
三不度	七
能說不能行，不是真智慧	一一
仁愛與慈悲	一六
共業與別業	二〇
青出於藍，勝於藍	二三
改頭換面	二六
割斷慾念之繩	二九

吃泥巴的騾子	三三	三四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三五	三八
量大福就大	三九	四一
不住相布施	四二	四四
拋開陰影	四五	四七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四八	五〇
承擔	五一	五六
路已盡頭，該轉彎了	五七	五九
觀念轉個彎，生命無限寬	六〇	六三
空有不一	六四	六六
請君入甕	六七	七〇
虛幻形相	七一	七三

世間的福壽	七四～七六
境自心生，非從外來	七七～八〇
行爲的影響力	八一～八三
所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	八四～八七
煩惱是智慧的源頭	八八～九〇
順情而化	九一～九四
將心比心	九五～九八
生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九九～一〇二
靈山在自己心頭	一〇三～一〇五
亦真亦幻	一〇六～一〇八
哪個不是精底？	一〇九～一一一
人生如寄	一一二～一一四

何者是佛？	一一五	一一八
禪意人生	一一九	一二七
事事無礙	一二八	一三一
天堂地獄一念間	一三二	一三三
全力以赴的價値	一三四	一三六
無報無不報，無還無不還	一三七	一三九
一擊忘所知	一四〇	一四三
破灶墮和尚	一四四	一四六
放下	一四七	一四九
別讓靈魂跟不上	一五〇	一五二
四歲老翁	一五三	一五五
識自本性	一五六	一五八

用快樂之水，沖淡人生苦味	一五九
心外求法	一六三
看病，第一福田	一六六
黑暗中的螢火蟲	一六九
煩惱需要修剪	一七三
毛毛蟲變蝴蝶	一七七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一八〇
物我合一	一八四
自性天真佛	一八七
舌之因果	一九一
我慢高山，法水不入	一九五
出家與否的因緣	一九八

我們給別人的，其實是給自己	二〇一～二〇三
您是「九九一族」嗎？	二〇四～二〇七
人生真正的價值	二〇八～二一一
多瞋眾生慈悲觀	二一二～二一四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二一五～二一七
佛還靈	二一八～二二三
不捨輪迴度眾生	二二四～二二七
熟練的無能	二二八～二三三
即是，無別物	二三四～二三七
詭絲	二三八～二四〇
心藥秘方	二四一～二四四
真空不空，妙有非有	二四五～二四九

隨遇而安	二五〇
離幻即覺	二五四
放下提起	二五七
文殊現身	二六一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二六五
一生萬法，萬法歸一	二六八
你所說的話就是所修的路	二七二
不著世間、不壞世間	二七六
今生短命爲何因？	二八〇
珍惜生命，超越死亡	二八五
寸絲不掛	二八九
一宿覺	二九三

附表：
八識規矩頌

一 自序

《華嚴經》云：「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佛法的興盛與衰微，關鍵問題在於佛法的宣揚，與傳播者的推動；佛法畢竟是佛法，如果沒有講經說法的推動，佛法怎麼能夠讓大地人類普遍得聞？又如何能夠受用佛法！接近佛法呢？所以古德說：「是人弘道，非道能弘。」

當今的社會，有許多人發心信佛學佛，但是對佛教的教義，從來沒有摸索過，也沒有研究過，憑著一股強而有力的善根，到處參訪，橫衝直撞，盲修瞎練，不得其門而入，因而踏進邪見的外道而不自覺，把外道當做佛教！外道與佛教分不清楚，模稜兩可，似是而非，龍蛇混珠。佛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說些什麼道理？從來沒有下過一番功夫去探討過，只不過隨著一般人的信仰走，因此不

能夠正見佛教的教義，以致聽錯了，看錯了，被引導錯了；又加上邪見的外道，在佛門中竄改佛教的教史與教理，參雜外道邪見的思想，籠統含糊，混淆視聽！依此善根而走入歧途者，實在可憐！

佛教許多故事，每個故事都有其含義在，沒有經過解說，其含義即發揮不出來；佛經上一字有一字的用法，故聽聞佛法，不可望文生義，囫圇吞棗。但「佛法無邊」，欲把佛法的大意闡揚出來，真是不容易！因為佛法須適應群機，故其說法即應機而說。各人的智識有高低，個性習慣又不同，故對佛法的需要也有差別。有些人欲研究佛法，看經典又看不懂，看各大德的著作，則越看越糊塗，為什麼呢？因為有些是闡釋禪宗法門，有些闡釋淨土法門，有些是闡釋密宗法門；有些則只闡釋教義，使他們不知何去何從？其實，研究不妨廣博，修行則必須擇其一門而專修，切勿雜修雜行！自古以來，祖師大德們都苦口婆心地告誡吾輩後學，宜「一門深入，長時熏修」，方能有所成就。

本書雖是編輯故事，但在每一篇故事後面的「附註」中，也約略地把故事的意義解釋一番，並加上個人的一點心得；雖說不出什麼甚深的義理，但願可以拋磚引玉，令讀者聞一知十，從中體悟佛法的奧妙和宇宙人生的真理！

因為是故事題材，故可作為通俗演講的補充資料，或給小朋友講故事的材料；只希望本書能對一般初學佛法者，或尚未接觸佛法的有緣人，具有啟發智慧、增加信心的作用。祈盼大家勿以淺陋而見棄！文中若有不適之處，敬請十方大德指正。

民國一百（辛卯）年二月四日於新店寓所

一學會忘記

(一)

有一位作家，在寫了一部轟動的小說之後，備感自豪。

他每天翻看那些如雪花般的讀者來信，聽眾人對他的讚美之詞，心中愈加覺得讀者是他的知音，對自己的創作也愈加滿意，並由此總結出許多成功的經驗，想把它們運用到今後的寫作裡。

可是，事隔多年，這位作家再也沒寫出能與第一部小說相媲美的作品來。仔細追究其因，乃由於他時時拿過去的成功來作參照，以致下筆時投鼠忌器而無法超越自己。

(二)

有一位新分發的中學老師，接管了一個大家都不要的「爛攤子」班級；這個班級素以問題學生多、事故多而聞名全校。

這位新老師在這個班級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班上當眾銷毀學生檔案，讓那些記載著學生「劣跡」的「文件」付之一炬。他對學生說：

「我不知道你們每一個人的過去，所以大家在我的心中都是平等的、嶄新的、優秀的。請你們珍惜和愛護自己的形象！」

一年後，這個班以「班風正、學風濃」而被評為「優良班級」。

附註：從第一個故事，我們發現：如果一個人老是沈醉在偶而的一次成功當中，不肯突破自己的思惟框架，更上一層樓，有時反而會招致全面的挫敗。

而第二個故事，則告訴我們：若能夠學習忘記失敗的打擊與不悅，有時反而會使人更有動力搏取成功。因此，人生需要「學會忘記」！

忘記成功的榮耀，就不會重複自己，也不會自恃優越而失去超越自己的銳氣；忘記失敗的挫折，就不會妄自菲薄，也不會因背負失敗的陰影而影響向前奮鬥的信心。



三不度

佛有三不度：無緣者、業重者、不信者。

(一)無緣者：雖然佛教是度眾生出苦海的津梁，但無緣眾生，業障深重者，於人天因果，尚且不肯相信，何況信佛！如城東老母，釋迦牟尼佛有意去度她，但她不信佛，與佛無緣，不願見佛；佛陀一靠近她，她就躲進房內，佛陀便以手指著牆壁，令牆壁透明如玻璃，老母見狀即以雙手遮住自己的雙眼，十指掌中悉皆見有佛，然她始終不願看見佛陀。可見，佛陀雖能了知無量眾生的根性，窮盡眾生無始劫來的因緣果報，然而卻無法度化無緣的眾生。

(二)業重者：如瑠璃王，起兵進攻迦毘羅衛國，誅滅釋迦族時，欲想害佛，入見佛端坐不動，毛骨悚然，心生恐懼。當時佛陀預記：

「今瑠璃王及此兵眾，不久在世，卻後七日，盡當消滅。」

瑠璃王聞此預記，甚為恐怖！至第七日，大王率領諸兵眾及諸姝女，前往阿脂羅河旁娛樂，當晚即住宿河畔。到了半夜，突然刮起暴風，下起大雨，瑠璃王及兵眾全部被水淹沒，身壞命終，因殺戮之業深重，故墮入阿鼻地獄。

(三)不信者：如善星比丘，不信佛言、不受佛教、不信因果。彼云：

「無佛無法，無有涅槃，……如來雖復為我說法，而我真實謂無因果。」

善星比丘親近惡友，生惡邪見，妄說無因果、一切法空，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所以業重、不信者，不知懺悔，雖見佛，聞佛說法，佛也無法感化！

附註：印光大師說：「今時末法，若不以因果為救國救民之急務者，任你智慧

如何高超，人類進入太空，皆屬虛設。以其不講道理，兼無王法故也。」

又說：「第一急務，善教幼苗令知三世因果，實為平治天下、正本清源之

道！」

正法難聞品說：「人若不信佛語者，不信念佛者，不信往生者，皆從惡道中來，餘殃未盡，諸苦未滿，愚痴不解，未當度脫也。」

人若有過，能知懺悔，無罪不滅！如阿闍世王，行逆惡之事，害父害母，得於現報，全身生惡瘡；當其痛苦愈劇時，一念生信，向佛求懺悔，佛即入慈心三昧，放淨光明，照觸王身，王遂感佛加被，其痛苦悉除矣！

古人云：「因行不虛，定招來果；以果應因，故名為報。」所謂「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人生為善惡，果報還自受。」吾人八識田中，含藏善惡種子，永不消失，故蕩益大師說：「如食少金剛，決定不消也。」是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然佛法有善巧方便，無有定法；心能造業，亦能轉業。若能「改惡向善、念佛懺悔」，即能轉業！

在《占察善惡業報經》中，佛告諸弟子：「已占善惡果報得相應者，於五欲眾具得稱意時，勿當自縱，以起放逸。即應思念：由我宿世如是善業故，今獲此報，我今乃可轉更進修，不應休止。若遭眾厄種種衰惱不吉之事，擾亂憂怖，不稱意時，應當甘受，無令疑悔，退修善業。即當思念：但由我宿世造如是惡業故，今獲此報，我今應當悔彼惡業，專修對治及修餘善，無得止住。」若能如此，必能逢凶化吉，得福無窮！



「能說不能行，不是真智慧」

下面是倓虛法師在《念佛論》中，講到哈爾濱極樂寺的「修無師」，「念佛往生」的故事：

倓虛法師是哈爾濱極樂寺的住持，極樂寺建成之後，以開壇傳戒做為慶祝，並請他的老師——諦閑老法師當得戒和尚。開壇傳戒是佛門中最大、最殊勝莊嚴的法會，需要很多人幫忙；修無師也是從外面來的，他發心到戒壇修福，幫助大眾。當時的當家師是定西法師，他問修無師：

「你能做什麼？」

修無師說：

「我願意在傳戒期間照顧病患。」

傳戒當中，戒子傷風感冒，或是身體不適時，必須有人照顧；他發心做這個工作，非常重要，也是修福的好機會。

修無師不認識字，未出家前是做泥水匠的，雖發心出家，也不懂得經教，所以就老實念佛。他待人謙虛恭敬，無論任何辛苦的工作，他都很歡喜、很樂意去做，從未推卸過，尤其是別人不願意幹的苦活，他也去做，這是他的品德。

定西法師聽他這麼說，就把照顧病患的工作派給他，可是過了沒幾天，他就向倓虛與定西兩位法師告假。倓虛法師是位很有修養的人，知道他是外面來的法師，就隨他的意願，並不以為怪！而定西法師就有點沈不住氣了，帶著責備的口氣對他說：

「你這個人未免太沒有恆心，傳戒才兩個月的時間，你要幫忙就幫到底，怎麼才來沒幾天，就退心想走了呢？」

修無師說：

「我不是到別的地方去，我是要去西方極樂世界！」

兩位法師一聽愣住了，異口同聲說：

「你要往生？」

修無師說：

「是的！」

修無師並請求老和尚幫他準備一、兩百斤的柴火，以便火化之用。老和尚一聽，知道這是生死大事，非同小可！

定西法師問道：

「大概多久？」

修無師說：

「大概十天。」

到第二天，修無師又來說：

「稟告老法師，我今天就要走了，能否請幾位法師幫我助念，送我一程？」當然，戒期當中聽說有人要往生，又不是生病而是活著往生，大家都歡喜去幫忙助念！但在助念者當中，有一個人要求說：

「修無師！從前聽人說，往生的人臨走前，都要作幾首偈或幾首詩，留給後人做爲紀念，你今天就要往生了，也不能例外。」

修無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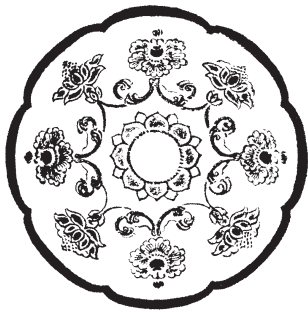
「我是個苦惱的人，不認識字，也不會作詩作偈，但是我有一句老實話可以告訴你們：『能說不能行，不是真智慧。』」

大家助念不到一刻鐘，他說：

「佛來接引我了。」

他就走了。瑞相希有，火化後還有舍利子。

附註：由此可見，具有真實智慧的人，與世智辯聰的人大不相同，真智慧是與性德相應的，其成就如師子幢一樣，令見聞者自然生起景仰之心。佛法是要真修實幹的，絕不能只流於空談，否則不只在日常生活上無法受益，更別說臨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啦！



一仁愛與慈悲

在美國內戰期間，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經常去醫院慰問受傷的士兵。

有一次，醫生爲他介紹了一名即將死去的年輕士兵，林肯走到他的床邊，問道：

「我能爲您做什麼事嗎？」

這位士兵並沒有認出他是林肯總統，只費力地低聲說道：

「您能幫我寫封信給我的母親嗎？」

醫生已將紙和筆準備好，林肯就很認真地將那位士兵所說的話寫下來：

「我最親愛的母親：這次我在履行義務時，不幸負了重傷，恐怕再也無法回到您的身邊孝敬您老人家，請不要爲我悲傷，願上帝保佑您和父親！」

這位士兵身體已虛弱得不能再繼續說下去，所以林肯就代他簽了名，又加上一句：

「亞伯拉罕·林肯為您的兒子代筆。」

寫好後，年輕士兵要求看一下信。當他知道是誰為他代筆寫信時，他不禁驚訝地問道：

「您真是總統本人嗎？」

「是的！」

林肯平靜地回答之後，又問道：

「我還能為您做些什麼嗎？」

「您能握握我的手嗎？那將會幫助我走完剩下的這段時光！」

就在這個寧靜的房間裡，高大的林肯總統雙手緊握著年輕士兵的手，口中說著體貼入微和鼓勵的話語，直到死神降臨，男孩帶著滿足和感激的眼光看了總統

一眼，便毫無遺憾地離開人世。

附註：貴為美國總統的林肯，其對待下屬的態度竟是如此是親切仁慈，難怪他能

普遍獲得民眾的支持！

一個人要想得到別人對你的擁護和愛戴，必須先付出自己真誠的心，所謂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若要了解別人，請觀察自己的心靈；若要了解自己，請觀察別人對自己的行為態度。與人相處之道，不外多吃虧、多請教、多主動、多奉行。因為一個人的成功，三分之一是多讀書，而三分之二則必須人緣好，以及具備恆心毅力和善良慈悲的心！

人緣要好，生活中必須處處隨緣、隨喜；面對他人，態度要大方有禮、表情親切、說話聲音柔軟。

人之所以不平，大多是由於比較心、計較心、貪欲、嫉妒、瞋恚……而來；大家的心都是平等的，所謂「佛心眾生心，一心無二心。」因此，不管我們身處何等顯赫的職位，都要以「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的心來做事。

世間上的事，要用「智慧」來處理，不能用「情緒」來處理。如何有智慧呢？平等心是智慧、明理是智慧、公開是智慧、助人是智慧、尊敬是智慧、仁愛是智慧、慈悲是智慧……。

一 共業與別業 一

一對戀人乘坐一輛巴士進入山區；全車的乘客中，只有他們在半途下車。他們下車後，巴士在繼續行駛的途中，突然一塊大石從高處墜下，不偏不倚地將巴士壓得粉碎，所有乘客除了中途下車的這對戀人之外，沒有一個倖免於難！一般人遇到這種事，多半會說：

「還好我們提前下了車！」

可是，那對戀人看到這件事後，卻說：

「如果我們都在那輛巴士上面就好了！」

爲什麼他們卻說了不同於一般人的話？請你先想一想，再往下看。

附註：這對戀人的意思是說，如果他們都留在車上沒有下車，那麼那部巴士將不致因他們的下車而耽誤時間，便能趕在大石墜下前駛過出事地點，大家也就可以逃過這場災難了！你答對了嗎？若你答對了，那我要讚歎：你是一位值得欽佩的好人！因為你能處處為別人著想，不會一味地只想到自己！以佛教的觀點來說，小自同搭一架飛機而發生空難，或同乘一艘輪船而發生海難，或同坐一部汽車而發生交通事故者，大至整個國家或世界同遭大災難，如遭遇戰爭燒殺擄掠等迫害，甚至致命病毒的集體感染，或水災、旱災、蟲災等導致饑荒挨餓，或地震、海嘯等大自然的災害，都會造成眾多生命的喪亡；追究原因，都有其所造共業的存在，絕非偶然！也就是這一批人共同造作的惡業成熟，故感召同一災難的惡報！

若想避免過去的共業生起現行，個人必須造作更強的善行別業，才能扭轉惡報。譬如《法華經》「普門品」中所說：「……我為汝略說，聞名及

見身，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可見，常以至誠心恭念佛菩薩聖號，不但可以消業植福，而且在面臨危難時，可感動諸佛菩薩乘願力來相救；只怕你不知方法，或是信心不足，或是心力未相續，那就變成「定業不可轉」的悲劇了。



「青出於藍，勝於藍」

在《進德錄》裡有一則故事說：有一位富員外，請工人來大興土木，建了一座非常考究的房子。新居落成時，富員外請了這些工人以及鄰居和親朋好友們一起到新居內用餐。只見這些蓋新屋的工人都被安排坐在主人的左鄰，而主人的右鄰則是坐著員外的子孫們；鄰居不解地問道：

「爲什麼要讓工人們坐上座（左尊），而子孫們卻坐下座（右卑）？」

富員外說：

「我請工人們坐上座，是感念他們爲我建屋的辛苦；而將來可能會賣掉這棟房子的就是這些子孫，因此我將子孫們安排坐在下座，希望他們能體會

『創業維艱，守成不易』的苦心，不必計較上座與下座。」

附註：發現鐳而聞名全球的居里夫人，有一天，一位朋友到她家作客，忽然看見她的小女兒正在把玩著英國皇家協會剛頒獎給她的一枚金質獎章；朋友大吃一驚，問道：「居里夫人，現在妳能夠得到一枚英國皇家協會的獎章，那是極高的榮譽啊！妳怎麼能隨便拿給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著說：「我是想讓我的孩子從小就知道『榮譽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絕不能永遠守著它，否則將一事無成！」

古時候政府官員戴的帽子，稱為「進賢冠」。這帽子像樓梯一樣，前面低，後面高出一層，代表前面是自己，後面是下一代。

戴上帽子是代表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希望下一代不論在品德修養上或對社會國家的貢獻上，一定要超過我們這一代，這才是「稱職」、「有成就」，所謂「青出於藍，勝於藍」。

我們要想報答父母恩、師長恩，自己一定要爭氣，除了努力奮發向上，還要隨時抱著學習的態度，以謙恭、尊敬的心，向聖賢看齊，方能把自己從薄地凡夫提升到聖賢的地位。



一 改頭換面 一

有一天，青草堂和尚看到宰相告老還鄉，光榮退休，很是風光，就生出羨慕的心：

「啊！做大官原來這麼威風，我如果能身臨其境，也很不錯呀！」

心一打這個妄想，就圓寂了（年九十），託胎生到姓曾的施主家，名曾鞏。曾鞏，字子固，名字合起來有基礎鞏固、穩定之意，是北宋江西南豐人。他的母親信佛，故常供養三寶；但她並非平等地供養僧人，而是聽說誰有修行，就供養誰。她聽說青草堂和尚（又稱青草和尚或草堂和尚）很有修行，就很誠心地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四事來供養這位出家人。她天天送最好、最值錢的物品來供養，以表示她的誠意：食物——用最美味可口的齋菜，送給出家人吃；衣

服——用最漂亮、最名貴的料子，做給出家人穿；臥具——也買最好的質料，給出家人用。湯藥——當出家人有病，她就親自煎藥熬藥給出家人喝。

這種以四事單獨供養一位出家人的方式，本來就有一種情感的成份在內，所以出家人被情所感動，覺得不知怎麼辦才好，受人這麼供養，將來自己如何來報答，以還此債呢？他看曾家頗為富有，這位施主心地也很善良，對他又這麼好，一時動了心，被情感所迷，就對她說起醉話：

「將來我給你做兒子。」

如此一講，也不知是真的或假的，大概當時他是真魂出竅，魂魄跑了，心被情感所牽，所以種下給人當兒子的因。

附註：曾鞏誕生的時候，他母親記起和尚以前曾說要給她做兒子，就特意派人去看看青草堂和尚，只見和尚已經端坐而化。她也不敢確定，這個兒子是不

是真的就是和尚的轉世，就這樣糊里糊塗生了一個兒子。

故有偈曰：「改頭換面忘前塵，千變萬化人復人；只因一念貪富貴，流浪百劫失純真。清淨無為好自在，壯烈有志誤此身；物極必反君忍耐，逍遙快樂莫外尋。」

清朝順治皇帝出家時，留下一首詩：「脫去龍袍換袈裟，祇恨當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慶幸他自己終於脫去天子的龍袍，換上僧人的袈裟，還他本來面目，遂了他的心願。他本來就是佛的弟子，這一切的折騰，都只怪當年他一念之差，羨慕人間皇帝的權位，今生才會流落到帝王家裏。而今天我們所談的曾鞏，他的來歷也和順治皇帝相似。

「割斷慾念之繩」

有一個後生，從家裡到一座禪院去，在路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他想以此去考考禪院裡的老禪師。來到禪院，他與禪師一邊品茶，一邊閒扯，突然他問了一句：

「什麼是團團轉？」

「皆因繩未斷。」老禪師隨口答道。

後生聽到禪師這樣回答，頓時目瞪口呆。禪師見狀，問道：

「什麼使你如此驚訝？」

「老師父，我驚訝的是，您怎麼知道？」

後生接著說：

「今天在來此地的路上，看到一頭牛被繩子穿了鼻子，拴在樹幹上，這頭牛想離開這棵樹，到草地上去吃草，誰知牠轉來轉去都不得脫身。我以為師父您既沒看到，肯定答不出來，哪知師父隨口便答對了。」

老禪師微笑著說：

「你問的是事，我答的是理，你問的是牛被繩縛而不得解脫，我答的是心被俗務糾纏而不得超脫，一理通百事啊！」

禪師接著又說：

「眾生就像那頭被繩束縛的牛，被許多煩惱與慾念纏縛著，生生死死不得解脫。」

後生若有所悟！

附註：一只風箏，再怎麼飛，也飛不上萬里高空，只因為被繩牽住；一匹壯碩

的馬，再怎麼頑劣，只要被馬鞍套上，就任由鞭抽，也因為被繩牽住。那麼，我們的人生，又常常被什麼牽住了呢？

一塊圖章，常常讓我們坐想行思；一個職稱，常常讓我們輾轉反側；一回輸贏，常常讓我們殫精竭慮；一次得失，常常讓我們痛心疾首；一段情緣，常常讓我們愁腸百結；一份殘缺，常常讓我們蹙眉千度。

為了「錢」，我們東西南北團團轉；為了「權」，我們上下左右團團轉；為了「慾」，我們百轉千迴奔竄；為了「名」，我們日日夜夜奔波。快樂哪裡去了？幸福哪裡去了？

因為一根繩子，風箏失去了天空；因為一根繩子，水牛失去了草原；因為一根繩子，駿馬失去了馳騁。對於塵世的誘惑或牽掛，不能看破、放下者，就成了束縛我們自由的繩子。

我們眾生，在六道輪迴團團轉，主要是被煩惱與慾念的繩子牢牢纏住，無

法斬斷，所以不能解脫。如果我們肯發菩提心，努力修行，放下萬緣，看破一切，斬斷情絲，斷欲學無為，斷惑証涅槃，自然可以跳出三界，得大解脫、大自在！



「吃泥巴的騾子」

一頭騾子若是扭了性子，牠的四隻腳便會像上了釘子一樣，固定在地面，一動也不動；無論主人怎樣使勁鞭打，騾子還是堅持牠固執的脾氣，一步也不肯向前走。

每當騾子鬧脾氣時，有經驗的主人，不會拿鞭子打牠，那樣只會讓情況更加嚴重。主人會運用智慧，很快地從地上抓起一把泥土，塞進騾子的嘴巴裡。騾子吃了泥土，就會乖乖地繼續往前走了嗎？不是這樣的，騾子會很快地把滿嘴的泥沙吐個乾淨；然後，在主人的驅趕下繼續往前走。怎麼會這樣？道裡很簡單，騾子忙著處理口中的泥土，便會忘了自己剛剛生氣的原因。

附註：或許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自己不快樂，正是因為我們老是將注意力放到錯誤的方向上，而讓自己的意念像固執的騾子一般，不肯離開令人不快的思緒之中。這種塞泥土的做法，只不過是轉移牠的注意力罷了！這個方法用在騾子身上有效；同樣也適用於有這種騾子一般脾氣的人身上。

試著不再讓自己習慣於不快樂的思維模式，多注意一些身邊的小小事物，或許，在這些過去一直未能重視的小東西上面，我們將會有新的發現，而從中獲得嶄新的樂趣。

想要獲得快樂，並不像自己認為的那麼困難；當你學會把視線從慣性不悅的焦點移開之際，將會發現，原來還有那麼多值得欣慰的事情可以讓自己過得快樂無比。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古代聖人要過世的時候，氣氛都是很肅穆的；一定有弟子會來請問他，有沒有遺言要交代，他就會把最後的遺言說出來。

老子的老師常縱快要死的時候，老子就請問常縱，有沒有什麼最後的教化？常縱張開嘴巴，說：

「看看我的舌頭還在嗎？」

「在啊！」老子答道。

「你看看我的牙齒還在嗎？」

「牙齒都掉光了！」

常縱就對老子說：

「這就是我要教你的最後一課，柔軟是最有力量的。」

試想，舌頭是最柔軟的，但是一直到死它都沒有壞掉；牙齒是最堅強的，可是很快就蛀掉了。於是常縱又對老子說：

「我死了以後，你應該以水為師。」

「為什麼？」老子問道。

「因為水有幾個特質：第一、水是不跟環境對立的；水放入圓杯內就變成圓的，放入方杯中就變成方的；加熱就變成蒸氣，冷凍就變成冰塊。第二、水是沒有固定模式的；它可能是大海、池塘、瀑布……。第三、水是完全自由的。第四、水是最有力量的；水雖是天下之至柔，但沒有任何剛強的東西可以阻擋住大洪水的肆虐！」

附註：據說，老子聽了老師的這番話之後，就開悟了，從此發展出老子哲學，講

出了《道德經》；《道德經》就是「柔軟」的哲學，所謂「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是也。

首先要使我們的身心「柔軟」，然後才有可能生起智慧。不只思想家認為如此，東、西方所有的宗教也都講過同樣的觀點：「如果你要上天堂，就要使你的心回歸，一如赤子。」為什麼要像小孩子一樣呢？因為小孩子的心性是最柔軟、最天真的！

為什麼佛教的象徵是蓮花？根據佛經的記載：蓮花具有五種德性：第一、非常的純淨（出污泥而不染故）；第二、非常的細膩（蓮子與花同時存在故）；第三、非常的柔軟（蓮莖隨風搖擺故）；第四、非常的堅韌（蓮藕堅韌故）；第五、非常的芳香。佛經裡說：其他的四個德性都是由「柔軟」生起的。如果一個人具備了這五種德性，可以說他的心裡就有佛法了。

柔軟」不只在佛教裡面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一切宗教、一切思想最根本的地方；所有好的思想，都是從「柔軟」裡面誕生的。

我們若有「柔軟心」，那麼對於一件事情的成敗、是非、苦痛所帶來的煩惱，就可以調和與包容，這時就可以生起智慧。所以「柔軟」是很重要的！



一 量大福就大 一

漢高祖劉邦做了皇帝以後，有一次因病，傳旨誰都不接見。一連數日，許多事情都不得奏報，文武百官為朝中大事非常焦急，但又不敢進宮見駕。

將軍樊噲很惱火，闖進宮去，一直來到皇帝床前，高聲道：

「想當初，您在沛縣起兵時，何等英雄氣慨！如今天下已定，精神卻反而萎靡不振？您因病不與大臣商議國家大事，整天只和一兩個太監待在深宮裡；難道您忘了，當年秦始皇病死時，宦官趙高假造遺詔，殺死公子與文武大臣等禍亂天下的事嗎？」

劉邦聽罷，翻身起床，馬上召見群臣，商議國家大事。

附註：此外，劉邦也曾不計較韓信的逃亡，還築壇公開封韓信為將；而且對陳平的貪收黃金也不計較，甚至委託他辦事時，還一擲萬金給他。

唐朝的魏徵，曾是唐太宗的敵人，後來竟成為唐太宗最敬愛的諫臣；春秋時代，齊國的管仲，也曾是齊桓公的敵人，卻被齊桓公重用為上卿。

可見，身為領導者最根本的風範和氣度，就是要有寬宏包容的心胸，能一念舊惡宿怨，肯接納諫言，如此才能化阻力為助力，成就一番大事業。

人生在世，與人相處，必須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彼此包容、相互諒解，如此才方便溝通。

我們有錯誤時，別人敢指責我們、敢說出我們的缺失，這樣我們的行為品德才會日漸進步；如果沒有人敢指責我們的不是，那我們將永遠墮在錯誤的輪迴中而不自知！

因此，我們對於別人的指責和批評，要心存感恩，並努力反省檢討，有則



改進，無則嘉勉，期許自己在品德道業上更上一層樓！

一不住相布施

誠拙禪師在圓覺寺弘法時，法緣非常興盛，每次講經時，信徒都擠得水瀉不通，因此就有人提議，要再擴建更寬敞的講堂。

有一位信徒，用袋子裝了一百兩黃金，送到寺院給誠拙禪師，說明是要捐助建築講堂之用。禪師收下黃金，就忙著處理別的事，信徒對此態度十分不滿，心想：一百兩黃金可不是個小數目，怎麼這個禪師拿到這筆鉅款，連個謝字也沒有？於是就尾隨禪師的後面提醒道：

「師父！我那口袋子裝的是一百兩黃金呀！」

禪師淡然應道：

「你已經說過了，我也知道了。」

信徒更是生氣，提高嗓門道：

「喂！師父，我今天捐的是一百兩黃金呀！難道你連一句謝謝也沒有嗎？」

禪師剛好走到大雄寶殿，就停下來，轉身道：

「你捐錢給佛祖，功德是你自己的，如果你把布施當成一種買賣，我就代替佛祖向你說聲：謝謝！從此你和佛祖的關係是銀貨兩訖！」

附註：這雖是一則禪門趣譚，但是也警醒我們，布施時不能住相，不可以把布施當成銀貨買賣。

《金剛經》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

六度以「布施」為首，因「布施」包括菩薩一切六度萬行故；「布施」就是捨，捨到無可捨，連捨的念頭也要捨，才能出三界輪迴。「布施」除了

財施之外，還有無畏施和法施；而六度中，持戒、忍辱可屬無畏布施；精進、禪定、般若可屬法布施。

在「布施」的性德上，「布」即是普遍，「施」即是散盡；也就是說，藉由外相的種種施為，普能散盡心中的妄念習氣，滅除一切煩惱苦因。進一步說，「布施」就是放下，眾生因不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故不肯放下；若能真正明了「相有體空」的道理，則對於外面的六塵境界絕對不會執著，必能放下身心世界，念念清淨而行於布施。

經文中，佛陀教誨菩薩要明白不住六塵的布施，其福德如虛空不可思量。為什麼佛陀把布施福德的果報喻為虛空呢？因為虛空具有遍一切處、高大殊勝、不為萬物所破壞的性德。然而果乃是從因中而來，我們若能在布施時，心如虛空般坦蕩無為，沒有一點親疏好惡的揀擇，果報就能像虛空一樣廣大殊勝！

——拋開陰影——

西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舉世聞名的發明大王愛迪生的實驗室發生大火；眼看著所有的研究成果即將付之一炬，愛迪生的兒子焦急地四處找尋父親，卻意外地發現滿頭白髮隨風飄揚的愛迪生，也躋在人群當中，好像身旁那些與這場大火無關的群眾一樣，正平靜地觀看著熾盛的火勢。兒子氣喘吁吁地對他說：

「實驗室就快燒光了，該怎麼辦呢？」

愛迪生卻以平淡的表情對兒子說：

「你母親到哪兒去了？快去把她找來！這樣壯觀的大火，恐怕她這輩子再也難得一見呀！」

隔天，愛迪生面對化為灰燼的實驗室說道：

「感謝上帝，用這一把火把我把以前的所有謬誤過失燒得一乾二淨，讓我有機會可以重新開始！」

愛迪生很快就將這場大火忘掉，又重建了他的實驗室，並在大火之後三個月成功地發明了留聲機。

附註：人生的旅途，不可能一路順暢無阻；假如不幸遭逢無法挽回的事情，與其終日怨嘆、哀哀自憐，一直活在陰影中，不如放下過去的種種不悅，勇敢向前邁進一步；只要一步，就能找到陽光，重新開始！

我們在人生中所遭遇到的種種災難，必有它的意義和價值。當我們失去了曾經擁有的事物時，正意味著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再去創新和自我突破；然而人們往往容易活在過去不愉快、不如意的陰影中，而忘了眼前的陽光，因此固執己見，不聽勸誡，甚或故步自封，不願再求進步！



俗話說：「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現在種種譬如今日生。」成功是屬於不屈不撓、永遠不向命運低頭的人！而成功唯一的方式就是自我激勵，不斷地向前衝；在遇到挫折時，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有一天，楚莊王與大夫虞邱共同討論政事，到半夜才回宮，夫人樊姬好奇地問楚莊王：

「朝中發生什麼大事，忙到這麼晚才回宮？」

「我是和虞邱興致勃勃地在討論政治，不知不覺就到了半夜！虞邱是我們楚國的大賢人。」

「虞邱有向你推薦其他的賢人嗎？」

「這倒沒有，不過他滔滔雄辯，必很賢能。」

「依我看，虞邱不一定是大賢人。」

「爲什麼？妳如何測知？」

「臣下侍奉君主，應該形同婦女侍奉丈夫的道理一樣，如我主持宮政，凡是宮中所有佳餚美色，總先送到大王面前；但今卻不見虞邱推薦一個賢人給大王。一個人的智力有限，而楚國的賢才還多著呢！虞邱一味地展現自己的才華，而埋沒了其他有用的賢人，如何能稱為賢人呢？」

楚莊王因樊姬的這一席話，而開始廣納天下英才，終於尋得身在田野農舍的孫叔敖為宰相，而奠定楚國富強之基。所以說：「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壅蔽，而下情通矣！」

附註：在《資治通鑑》中，唐太宗曾經問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

魏徵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原意是說：身為君主，要是能兼聽廣納各方建議，治理國事就會越開明，百姓也會更受益；反之，若不能廣納眾議，只一味偏信某些人的意見，溝通管道不能暢通，那麼國政必被少

數得勢的人把持，長久下來，人民的生活實況和不滿情緒，必無法上達，則國政必定腐敗，官員必定貪污無能，國家前途一片黑暗，百姓生活更無幸福可言！

縱觀今日台灣社會，無論是娛樂圈還是政治圈，都傳出不少八卦誹聞，因此「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句話適時給了我們另一種啟發：凡事就像一個圓，不能單就一面評斷，而是要從各方切入觀察討論，否則就不會圓滿。尤其在資訊傳達飛快的時代裡，你以為是個八卦話題，在他看來卻足以影響他的人生。所以我們說話、思考、動作均不可不慎，此不但是良好德行所需，更是關係著一個人好運與否的重要因素！如果我們知曉「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就不會口出莽言、衝動行事，那待人接物將更為圓滿。如此，有了正面的磁場圍繞，運氣當然會更好！

— 承擔 —

有間廟宇，被蓋在一座大湖中央，大湖一望無際，廟中供奉著傳說中菩薩戴過的佛珠鍊子；廟裡只有一艘小舟供和尚出外補給用，外人無路接近。把佛珠鍊子放在湖中廟，更顯現佛珠鍊子的珍貴與安全。

廟裡，住著一位老師父，帶著幾位年紀較輕的和尚修行；和尚們都期望能在這個山清水秀的靈境中，加上菩薩鍊子的庇佑下，早日修道完成。這幾位和尚潛心修練，直到有一天老師父召集他們說：

「菩薩鍊子不見了！」

和尚們都不敢置信，因為廟中唯一的門，二十四小時都由這幾位和尚輪流看守，外人根本進不來，佛珠鍊子不可能不見，和尚們議論紛紛，因為他們都變成

了嫌犯。

師父安慰這群和尚，說他並不在意這件事情，只要拿的人能夠承認犯錯，然後好好珍惜這串佛珠鍊子，老師父願意將鍊子送給喜歡的人。所以老師父給他們七天靜思。

第一天沒有人承認，第二天也沒有，但是原來互敬共處的和尚們，因為互相猜疑，彼此間已不再交談；令人窒息的氣氛一直持續到第七天，還是沒有人站出來。老師父見沒有人承認，便說：

「很高興各位都認為自己是清白的，表示你們的定力已夠，佛珠鍊子不曾誘惑得了你們，明天早上你們就可以離開這裡，修行可以告一段落了。」

隔天早上，爲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和尚們一大早就背著行囊，準備搭舟離開，只剩一個雙眼失明的瞎和尚，依然在菩薩面前唸經，眾和尚心中鬆了一口氣，因為終於有人承認拿了鍊子，讓冤情大白。老師父一一向無辜的和尚道別

後，轉身詢問瞎和尚：

「你爲什麼不離開？鍊子是你拿的嗎？」

瞎和尚回答：

「佛珠掉了，佛心還在，我爲修養佛心而來！」

師父問到：

「既然沒拿，爲何留下來承擔所有的懷疑，讓別人誤會是你拿的？」

瞎和尚回答：

「過去七天中，懷疑很傷自己的心，還有別人的心，需要有人先承擔，才能

化解懷疑。」

老師父從袈裟中拿出傳說中的佛珠鍊子，戴在瞎和尚的頸子上：

「鍊子還在，只有你學會了承擔！」

附註：每個人一出生，就背負著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生命本身就是責任。責任是利他的行為，是勇者的擔當，是有為青年的抱負。世人既付我以責任，就應該勇敢地擔當。有責任感的人，只問事之當為、不當為，不計較成敗得失；有責任感的人，不論事情的難易，必能全力以赴，完成他人的託付。

責任感是人間最高貴的情操。負責任的人都是有為者；不負責任的人，不管能力再強，也是庸才。一個人對自己的選擇要負責任；只要負責任、肯擔當，世間上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承擔」能給人力量，也令人具足信心；人只要肯「承擔」，就能有成就。人不僅要勇於承擔責任，更要有勇氣承擔自己的錯誤；承擔、懺悔，就能進步。犯錯時，不敢承擔悔過，反要執著、反要諉過、反要找人護航說情，則怎麼會有成功的希望呢？

一個人在學習過程中，不怕沒有人重視，不怕沒有機會發揮，最怕的就是自己沒有負責任的勇氣；一個人能承擔多少責任，就能成就多少事業。有責任感的人自己可以克服困難，自己能夠開創良機；怕負責、怕承擔，最後只有一敗塗地、一事無成。

人生是由許多經驗累積而成，所以在跨出第一步時，要「敢」；只要敢負責任、敢擔當、敢接受、敢嘗試，天下沒有不能完成的事。即使遇到挫折也不必害怕，重要的是自己是否有力量承擔，而承擔的力量來自於生忍、法忍；「忍」就是力量，就是承擔，就是智慧。一個人能夠吃得起虧、忍得了辱，還能甘之如飴，面不改色，才能造就包容天地、忍耐異己的胸襟。

謙讓是美德，但謙讓須憑理法，不應讓而讓，是不盡責任；應該讓而不讓，則是戀棧。做人處世，在名利上要淡泊，在責任上則要認真。要培養

承擔責任的力量，首先要從自我認識、自我訓練做起，尤其不必諱言或逃避自己的短處缺點，能夠勇於面對自己的缺點，並且加以改進，這不但是自我的責任，這也是承擔。



「路已盡頭，該轉彎了」

在報紙上看到一篇女生寫的文章，讓人感觸很深。她因為初戀的失敗，一直離不開失戀的痛苦而有輕生的念頭，就在她想自殺的那一剎那，她看到了公車上的廣告貼紙有一小段詩句：

「不是路已走到盡頭，而是該轉彎了！」

就這麼一句話讓她拋棄了輕生的念頭。

最後她寫說：「大二的我，被一個不速之客擾亂了平靜的生活，卻也不經意地被另一個不速之客救贖了。」

附註：當我們遇到重大事情無法解決，甚至已經影響到生活步調和心情時，何不

暫時停下脚步，想想是否有轉闖的空間，或許換種方法、換條路走，事情會變得簡單一些。但通常在那一刻，我們多半來不及想到這些，只是一味地在原地踏步、繞圈，讓自己一直陷在痛苦的深淵當中，無法自拔！

人生的道路上，難免會遭遇挫折，但那絕不是生命旅程的盡頭，而是在提醒我們，該轉個彎、換個角度，重新思惟人生的方向；放下過去的一切不美滿，並不代表承認失敗，而是為自己再找一條更美好的路走！

俗話說：「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古大德也說：「轉個念，會更好！」世間上不管是多麼天大的事情，總有辦法可以解決的；最怕的是我們固執己見、畫地自限，自己既缺乏經驗和智慧，又不願意敞開心胸，求教於別人，一旦不測的事情一來，就往死胡同裡鑽，最後必定自害害人矣！

今生我們何其有幸！既投生為人，又能接觸佛法，得遇大善知識的教導，

更應該把握此生難得的機緣，努力修持佛法，依教奉行！凡事要以「無所住著」的心來面對，唯有看透世間的無常變化，才能放下對身心世界的妄想、執著。有正確的人生態度，在遇到不如意的挫折或打擊時，才能超越情感的束縛而得解脫自在！



「觀念轉個彎，生命無限寬」

有一天，佛印禪師在河邊散步，看到一個少婦落水了。岸上有一群人旁觀，卻沒有人下去拯救。佛印在危急之際，奮不顧身地跳入水中，將落水的少婦救上岸。佛印問她：

「妳年紀輕輕的，為何尋短？」

少婦哭著答：

「我剛結婚三年，丈夫就遺棄了我，孩子也死了，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佛印問：

「三年前妳是怎麼過的？」

少婦眼睛一亮說道：

「那時我無憂無慮、自由自在！」

佛印問：

「那時妳有丈夫和孩子嗎？」

少婦答：

「當然沒有！」

佛印說：

「那妳不過是被命運送回到了三年前，現在妳又可以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地過活了！」

這時，少婦揉揉眼睛，恍然從夢中驚醒過來。她對佛印大師感恩道謝後，便一掃心中的陰霾，快樂地離開了。從此以後不僅沒有尋短的念頭，而且更加珍惜生命，真是「佛度有緣人」啊！

附註：凡事都有一體兩面：如果這個少婦，當下不肯聽任何人勸告，執迷不悟，可能多次嘗試跳水，終將必死無疑！如果這個少婦遇事能及時轉念，又何須佛菩薩、大師等大慈大悲救度！

然而娑婆世界的眾生頑愚剛強，總自以為是，因此常我行我素，很難聽得進善言勸導，所以佛菩薩殷殷告誡眾生：應敬畏因果！如果我們放縱身口意去造作惡業，將來必定感召種種可怕的苦果，因此佛陀才說：「我真佛法中，雖空亦不斷；相續亦不常，善惡亦不失。」又說：「萬法皆空，因果不空。」我們萬萬不可遇到不如意時，即以了斷自己的生命來逃避現實，以為一死百了。殊不知自殺不但解決不了問題，更嚴重地是造下殺生的罪業，後果不堪設想！

佛菩薩更教導眾生勤修六度波羅蜜，以種種善巧方便，度化眾生！而六度波羅蜜中，尤以般若波羅蜜為要，所謂「五度如盲，般若為導。」唯有智



慧才能破除吾人心性中的無明癡暗！因此，有智慧的人，遇到違背己意的
逆境時，總是不憂不怖，因為他知道只要：「觀念轉個彎，生命無限寬」
的大道理！

一 空有不二

有一座寺廟，殿中央供奉了一尊觀世音菩薩，旁邊另外供奉了一尊媽祖神像。有一天，守廟的廟祝認為臺灣媽祖的信仰普遍，信徒眾多，應該把媽祖擺在中間才對。於是把媽祖的神像請到中央，把觀音聖像移到了一旁。

事有湊巧，一天來了一位出家人，一看弟子的媽祖正坐在殿中，而師父的觀音菩薩卻屈居在一隅，違背了倫常。就不發一語，把兩尊聖像掉換回原位；但是第二天廟祝一看，又把神像搬到中間，如此你搬我移、你移我搬地，把原本雕刻精美的聖像都碰壞了。

後來觀音聖像和媽祖神像，終於忍不住說話了：

「我們兩人本來關係和諧，由於他們不懂得空有不二的道理，弄得我們坐立

不安，把我們的衣服也損壞了。」

附註：「空、有」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譬如當我們把手握起來的時候，這就是拳頭，如果再把手張開，這又是手掌。但是我們一會兒握拳、一會兒伸手，那麼這究竟又是什麼？到底它是拳頭還是手掌呢？其實它是手掌，它也是拳頭；它既不是手掌，也不是拳頭。

「空、有」就和這個拳掌一樣：本來是「空」的，因緣聚合而成了「有」；本來是「有」的，因緣散滅便成了「空」。或有或空，都隨著因緣而成而壞，不停地變，從這裡去認識「空、有」的關係，就會發現「空、有」是二而一、一而二。

「空、有」又像大海裡的波浪，海水本來是靜的，一旦風吹海水，起了波浪，一波一波掀騰湧動個不停，海的面貌就變了。風平浪靜時候的海，是

水；驚濤駭浪時候的海，也是水。波浪沒有離開水，動沒有離開靜，有沒
有離開空；波水是一體的，動靜是一如的，空有是不二的。



一請君入甕

在唐朝武則天當權的時期，有兩個非常受武后賞識的大臣：來俊臣和周興。他們兩個之所以為武則天所重用，全是因為他們設計了種種慘無人道的刑具，任何人只要栽在他們手上，少有不屈打成招的，也因此冤枉了許許多多無辜的大臣。

後來，武后接獲密報，指稱周興暗中陰謀造反，於是便指派來俊臣逮捕周興，並查出所有的同謀。這個差事，來俊臣覺得非常困難，並非因兩人是好朋友，而是來俊臣深知周興對於種種刑罰非常在行，要他老實招供，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

一日，來俊臣找周興一起吃飯，來俊臣以請教的口吻問道：

「這些罪犯越來越狡猾，種種刑具都用上了，還是不肯招供，不知周兄您有什麼好辦法？」

周興洋洋得意地說：

「這個容易，我最近又想到一個讓犯人非招不可的妙方；只要用一個大甕，裝滿水，將囚犯放入甕中，用炭火燒，不需多少時間，那囚犯不招都不行。」

來俊臣聽了周興的話，露出狡詐的笑容，拍桌讚道：

「妙啊！這可真是一個妙招。」

接著，馬上叫屬下搬來一個大甕，按照周興的辦法，在底下燒起熊熊烈火，不一會兒，甕中的水都冒出蒸氣來了，周興這時便自鳴得意地說：

「你看，有誰可以坐在甕中而不乖乖招供？」

這時，來俊臣翻臉比翻書還快，收起笑容，指著周興道：

「大膽周賊，你陰謀造反，已被皇上知悉，我奉密詔辦你，還不老實招供的話，我可是要請君入甕了。」

周興一聽，剎那間三魂七魄失了六魄，這才恍然大悟平日行事殘酷，不擇手段濫用刑罰，今日報應臨頭，終於輪到自已了；當下連連叩頭，惶恐而認罪了。

附註：世間善惡相報，皆是自作自受；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我們實在不能不自我警惕！有一首詩說：「善似青松惡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見青松不見花。」

平常，我們看到花開得很美麗，就為之目眩神迷，忽略了松樹的翠綠堅挺；可是，等到忽然有一天，寒霜降臨冰雪紛飛，花卉都凋落得無影無踪了，才看見青松昂然不畏風寒的英姿，也才知道一時的絢爛不足道，千古的法身慧命才是真正的不朽！

善與惡的因果就像青松與花，我們寧可做一株經風歷霜的青松，也不要貪圖一時的風光而開出罪惡的花朵，留下終身的憾恨！好好把握自我的法身慧命，努力求證三世諸佛的真如佛性，進入大智慧大涅槃的境界。需知一切法相，皆由身顯，一步蹈空，萬劫難復，是萬萬不能錯失的！正如一首偈說：「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動念已先知；勸君莫做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



一 虛幻形相 一

有一對新婚夫妻，恩恩愛愛地過著幸福的生活。有一天，小夫妻倆雅興大發，準備品酒賞心，做丈夫的就要太太到地窖裡，打開酒缸取酒，她俯身一看，大吃一驚：

「嚇！怎麼酒缸裡藏了一個女人？哼！丈夫口口聲聲說他愛我，原來卻暗中藏了個女人在此，可惡！」

於是酒也不要了，轉身回房跟先生吵吵鬧鬧起來，責怪先生金屋藏嬌。丈夫聽了真是啼笑皆非，答辯說：

「胡說八道！哪有這種事，我自己去看！」

於是也來到酒窖，誰知低頭往酒缸一看，忍不住怒從心上起，罵一聲：

「好了！明明是她藏了個男人在這裡，還反咬我一口，這下可被我發現了！」

夫妻兩個於是各執一理互不相讓，一個吵著說缸裡藏了女人，一個鬧著說是男子，相互指責對方的錯，誰也不肯讓誰。鬧到後來不分高下，就決定請他們的婆羅門教師父來評理。師父聽了這回事之後，就親自下去看看，一看之下勃然大怒，責罵小夫妻說：

「你們這兩個忘恩負義的東西，竟然另外拜別人為師父，從今日起斷絕師徒的關係！」

說完，怒氣沖沖拂袖而去，留下一對瞠目結舌的夫妻。正在迷惘不知所措的時候，正巧來了一位比丘，兩夫妻於是請這位比丘下去地窖，掀開酒罈一看，不覺笑了起來，就把小夫妻倆叫下來，當著他們的面，一伸手攪亂了缸面上的影子，又拿了一塊石頭對準酒缸一砸，「咚隆」一聲，千嬌百媚的女人和俊逸瀟灑

的男人，一時都化爲幻影！

附註：「有」是什麼？是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可以識察到的一切現象。我們看到花開，花是紅色的，有香味，有葉瓣枝梗，花是「有」；看到一隻小狗，牠會汪汪地叫，會跑會咬人，用石頭打牠，牠會痛，狗也是「有」。但是這些「有」，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是現象有、假名有，《金剛經》上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認識「有」。

我們所認識的世界萬象，就像這個酒缸裡面的虛幻形相一樣，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如果執著不放，硬要以凡夫迷情起分別識，那就很容易跟這對夫妻一樣以假亂真，糾纏不清了。

一世間的福壽

過去有一位居士過六十大壽的生日，請了一位法師來爲他誦經消災、祈福延壽，這位法師就說：

「你要我爲你消災延壽，你想增添多少壽命呢？」

居士一聽師父要爲他誦經祈福延壽，趕快畢恭畢敬合掌說：

「我再添加二十年，八十歲就心滿意足了！」

「縱然活到八十歲，二十年轉眼就過去了，你還是會死亡呀！」

「哦！可以再增加嗎？那麼增加到一百歲好了！」

「一百歲雖然人間稱稀，四十年的光陰就像一剎那，仍然免不了生死無常。」

「一百二十歲好了，剛好是兩甲子。」

「一百二十歲雖然是二甲子，但是好比電光石火，瞬息消滅，最後還是黃土一堆。」

「一百二十歲仍然太少，那麼人生究竟可以祈求活到多少歲數呢？」

法師正容地開示道：

「人生當求無量的壽命，成就與日月同光、與真理融合一體的無限生命，這才是永恆不死，無窮無盡的生命。」

附註：我們常在恭喜一個長命百歲的人瑞時，稱之為：「老壽星！」有壽必然會老，然而老了之後的長壽不一定會快樂。

活到一百二十歲的人瑞，也許是人人羨慕的對象，但是如果我們細思的話，一個人活到百歲以上，就是值得羨慕慶幸的事嗎？假如一個人養生有

道，真的活到一百二十歲，也許他一百歲的兒子已壽終了，八十歲的孫子也逝世了，甚至六十歲的曾孫也撒手人寰；一個鬚髮皤皤的老人，活得這麼長久，就為了要為兒孫送葬嗎？世間上最悲慘的事莫過於「白髮人反送黑髮人」，真是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

縱然晚年一門子孫旺盛，賢能孝順，侍奉羹湯不怠，人生也不一定幸福。上了年紀力氣自然衰退，耳朵不靈了，人間的妙音聽不見了；視力減退老眼昏花，世上的美物看不見了；牙齒掉光了，無法品嚐世間的美味；行動遲鈍不方便，無法享受尋幽訪勝的情趣。這種「髮蒼蒼，視茫茫，齒牙動搖」的生活，有什麼樂趣可言呢？因此，世間的長壽不是究竟的快樂境地，唯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得無量壽，永不再受生死輪迴之苦，才是究竟之樂！

「境自心生，非從外來」

明朝時期的禪宗大成就者——憨山大師，當他三十歲時，曾與妙峰禪師在五台山搭建茅屋修禪。五台山在冬天時會降雪，當天氣漸暖，冰雪溶化後，澗水的衝激聲猶如打雷一般。

由於憨山大師常在溪流邊靜坐禪修，在寂靜入定時，他聽聞這水流聲就像萬馬奔騰之狀，感覺非常喧擾，於是就請問妙峰禪師，禪師告訴他：

「境自心生，非從外來。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

後來憨山大師就常獨自一個人在溪流邊，修持「反聞聞自性」的耳根圓通法門。這樣精進地修持，又過了許多年；有一天，憨山大師在溪邊，忽然忘身入定，水聲音響都不見了，再也不被流水聲所擾！後來「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漸漸

成熟之後，所有的雜念、妄念頓時消落，清淨本體現前！此時憨山大師已證得耳根圓通的神通妙用。

憨山大師從小就聰穎過人，但他從不以此自高自慢，反而老實勤苦的歷經多年的修持才大徹大悟，而恢復自性功德的神通妙用。然而，他老人家見性開悟之後，不僅不會到處炫耀自誇，而且更不會刻意去胡亂「顯現」神通來引人注意。相反的，大師在修行成就之後，反而更加悲愍眾生，虛懷若谷，這才是一位真正開悟者的德行啊！

附註：現今修禪之人，滿口的道理，尤其什麼奇經八脈，這裡通、那裡通，熱鬧得很，但千萬不要把身體胡亂一通才好！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先學了佛經上的那些知識，把前人修持的成果拿來倒果為因或倒因為果。……現今學佛的人，有時候卻看不起小乘經典，而自己又不作研究，這樣是不對

的！現代人常常都說：「唉呀！我是走大乘路子，不談神通。」少吹牛了！每個人都喜歡神通，而且喜歡假神通；而絕對不理會神通的人，差不多可以頓悟了，這種人才是有大菩薩見地之人。

其實我們在步入大乘佛法的修持前，對於小乘佛法的思想以及佛理，也應該要清楚明白才是！如「人生無常、苦、空、無我」，以及「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而人生的八苦、四諦、十二因緣、三十七道品等，都是重要的佛法知見及常識；又如居士五戒、十善業道以及許多破我執、法執的知見和觀念，都很重要！

今日台灣在宗教修行環境中，到處充斥著新興邪教、附佛外道，他們以聲、光、活佛、無上師、本尊、天主、仙佛……等名相來迷惑眾生，其背後更結合了詐財騙色以及集團式的犯罪行為，再以偽造的種種神蹟照片、乩童、神壇等，來禍害台灣的善心信徒；只要具有乩童靈媒的敏感體

質者，或者修行時貪求神通感應超能力的人，便很容易見到鬼靈化現的光、化身：等等幻境。如果我們一念不察，誤把這些鬼怪加持的幻覺當真，以為自己已經得到「神通」而沾沾自喜的話，那可真和「神經」病者沒什麼兩樣啦！現在一般人都去搞些神秘的修法：靈感啊！神通啊！第六感啊！超越冥想啊！各種神秘的名稱都加上了，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大家要知道，「神通」與「神經」是雙胞胎，這真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學佛修禪者，千萬不要以為能靜坐幾個鐘頭，氣脈也有一點反應，就以為自己已經是開悟啦！奇經八脈打通啦！這是沒有用的，到了生死關頭時，如果妄念生起，惡業成熟，最後還是要墮三惡道的！而且有些人還看到鬼、神等，有些人則是看到許多幻境，實際上這些都是我們的潛在意識在作怪，因此老實學佛以及正知正見的智慧是當今佛教徒最重要的課題，故應常親近正信的善知識或聽經聞法，以明理斷疑為要！

「行為的影響力」

有一位出家人與一位殺豬的屠夫比鄰而住，出家人早上三點半要起床做早課，屠夫也約略在三點半要起床去殺豬。因住隔壁，久而熟識，相處融洽；兩人相約，誰早起床，誰就要去叫另外一人起床。時間過得真快，兩人相繼老化謝世，屠夫被閻羅王判往升天享福去了；出家人卻被判下地獄。出家人很不服氣，就具狀向閻羅王抗議，閻羅王看過抗議狀後，不慌不忙地向他解釋道：

「你那位屠夫朋友，早上早起，是叫你起床誦經唸佛行善事；你早起卻叫人家去殺生造惡業，你不下地獄，我才有誤判之罪哩！」

那位出家人，自我反省，確實罪有應得，只好默然承受。

附註：西洋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山區有一座教堂，住著一位溫文儒雅的牧師，傳教講道都非常用心。只因山區交通不便，每逢禮拜日，都固定由一位司機，滿山遍野穿梭去載運教友來教堂做禮拜。歲月不饒人，這位牧師與司機也都相繼老化去世，到了上帝面前，上帝判牧師要下地獄，而那位司機卻上了天堂。牧師很不服氣地向上帝抗議道：「那位司機有什麼資格可以上天堂，他脾氣暴躁，又不守交通規則，在山區橫衝直闖，讓教友們怨聲載道；而我一生辛苦地替您傳播福音，講道給教友聽，從不厭倦，卻落得下地獄的命運，我不服氣，您得給我一個真正的理由！」

上帝聽完牧師的抗議後，先安撫牧師的情緒，再告訴他說：「司機脾氣雖然不好，開車也未守規則，但不曾出過車禍傷過人，反使坐在車內的教友們，個個膽顫心驚地合十向我禱告著；而你在講道時，卻未盡教導之責，任由教友們一個個昏昏欲睡，你講的道，他們一個字也沒聽進去啊！名義

上，你是在替我傳福音，事實上，沒有一個教友真正認識過我這個做上帝的。所以你應該下地獄去磨練磨練。」

因緣果報雖然絲毫不爽，但由因趨果的過程卻異常曲折複雜，需以最後所得的善惡結果，來論功過。造因時，表面看來是善，但它卻潛藏著惡果在裡頭，結果當然是惡；表相看來雖像在造惡，然內部卻蘊釀著無比善果，終將得到善的果實。

上述兩個故事，似乎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如《金剛經》裡所說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因此我們不能被表相所迷惑，而忽略了真實的因果。而佛法講果，乃是由眾因多緣而生，不說一因一緣，或無因無緣，這點是佛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之處！

「所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

十幾年前，台北有位崔博士，她曾在夏威夷大學醫學院任教，是赫赫有名的婦產科專家、醫學博士。一般受過西醫訓練的人，大多無法接受中醫的觀點，崔博士也不例外。她在五十歲時，得了「五十肩」，兩手無法舉過肩膀，這種病看似不嚴重，但也很麻煩，所以她覺得很苦惱，便開始尋訪全美國有名的醫生治療，前後花了五、六年的時間，還是治不了她的病。直到有一天，她和幾位鄰居聊天，談到她患了「五十肩」的痛苦，其中一位鄰居就說：

「這個簡單嘛！我幫你扎幾針就好了！」

她本來不相信，但是心想：

「已經看過那麼多的醫生，不妨讓這個人試試看？」

於是就讓那位鄰居扎了三、四針，過了五分鐘之後，她的兩隻手竟然可以舉起來了！她高興地叫道：

「唉呀！真是想不通啊！這道理在哪裡呢？」

這時候，她打破了心中堅固執著的「所知障」，她發現中醫確實有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從此以後，她開始研究中醫，諸如：氣功、針灸、打坐……等，甚至還發明了把脈機；因為她覺得中醫用手把脈不科學，容易攙雜人為的因素。她並且發願，希望在她的後半生，把所有的力量貢獻在中、西醫學的融合之上，因此成立了一個「中西醫科學研究中心」，這是當時全臺灣唯一的一所中、西醫一起會診的醫院，也就是圓山診所。它自成立以來，已展現了很多很好的成果，並做了許多了不起的研究！

附註：一個人這麼多年來「所知」的障礙，就因為三、四針扎下去，五分鐘後就

打破了！如果當年崔博士的「所知障」沒有被打破，至今可能中、西的醫學也沒辦法融會貫通！因此，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打破個人的成見，使自己的見解、思想以及智慧得到最大的開展，大家攜手合作，共同創造人類的幸福，那麼世界將更和平安樂！

往昔釋迦牟尼佛夜睹明星證悟時，說道：「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佛陀所謂的「妄想執著」者，正說著今日知識份子的通病；這種對周遭人事物以及對宇宙人生的錯誤見解，所生起的堅固執著，使我們無法開啟本來具足的般若正智。可見「所知障」不只是沒有接受教育的人才有，反而是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所知障」愈深！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說：「所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什麼是「所知障」呢？「所知」原屬於境，本不是障，不過因為「劣慧」的緣故，對於

「所知」的境界，不能完全明瞭，故叫做「所知障」。因為「所知障」是以「劣慧」為體，故不能了知諸法的實相；因其能障蔽吾人可以了知諸法實相的菩提妙智，故又名「智障」。佛經上說，有二障能障礙吾人成就佛果，其中「煩惱障障涅槃，所知障障菩提」。而斷「煩惱障」證涅槃的「一切智」，是通三乘之菩提；斷「所知障」知諸法的「一切種智」，唯佛之菩提，這就是所謂的「大菩提」。因此吾人要想成就佛果，必須把「所知障」破除了，才能得到究竟「大菩提」；而破除「所知障」的秘訣，就是放下一切分別妄想執著！

「煩惱是智慧的源頭」

日本在十六世紀後期豐臣秀吉時代，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茶道高僧，叫做千利休，集茶道之大成，創立了最大眾化的「一派茶道」，在日本流傳最廣，影響最深，因此也被日本人尊為茶道宗匠。某天，有人問他：

「喝茶的方法，有什麼奧妙之處？」

他說：

「喝茶的時候，夏天要覺得涼爽，冬天要覺得溫暖；每次把茶泡得更好喝，這就是茶道的奧妙了。」

附註：所謂茶道，就是有關沏茶、飲茶的禮儀，有一整套形式，用以修心養

性，增進友誼和學習禮法。千利休提出茶道的根本精神是「和、敬、清、寂」，稱為「四規」，是茶道的最高境界；因為能達到「和、敬、清、寂」，就能進入「茶味禪味，味味一味」的最終境界。「和、敬、清、寂」亦成為茶道的宗旨，而這四個字所包涵的茶道本義：

「和」是指人與大自然的調和。

「敬」是指由主客之間互相尊敬開始，以致於對任何事物都抱有謙敬之心。

「清」是指心無雜念，要令自己心意純樸清淨，無人世俗念，而達到禪的意境。

「寂」更是由上述意境達到與大自然融合為一，無始無終的那種安祥寧靜的感覺。

所謂的茶道奧妙處——「和、敬、清、寂」，也是促使我們由煩惱通向智

慧的方法。也就是說，煩惱的時候，要能生起智慧；悲哀的時候，還要感到清涼。每一次的煩惱都能使生活智慧提升一些，這就是覺醒的奧妙。

人生的旅程就好比爬山，站在一個山頭往回看，儘管你已走過一段很長的路，但你會看到人生裡，還有很多的山頭要爬；但是不管你選擇要爬哪一個山頭，首先你必須從你站的山頭走下來，到了谷底，你才可能去爬另一個山頭。當煩惱來的時候，就好像我們正站在山谷的陰暗中，如果我們繼續往山上爬，很可能後來爬的這座山比原來那座還高。所有人生煩惱的山谷，都可能是是一座智慧高山的起點；現在我們站在煩惱的地方往上爬，有一天終就可以登上智慧高山的山頂。所以煩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糟；有煩惱的折磨，才能激發我們的般若智慧現前，成就無上菩提果。可見煩惱是智慧的源頭啊！

一 順情而化 一

有個淨土宗的朋友得了癌症，癌細胞蔓延到整條腿都腫起來，皮肉裂開，血水從裂縫流出來，非常痛苦。她有一個兒子已十七、八歲，卻還在包尿布，需要人照顧；她平常做人頗熱誠的，也很熱心爲人助念。在她臨終之前，有一位蓮友去看她，她很擔心說道：

「我死了以後，不曉得誰來照顧我這個兒子？」

因爲十七、八歲了還要包尿布，若無人照顧，那兒子怎麼活下去？一想到這裡，她的心裡就很難過，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淚，蓮友跟她說：

「這什麼時候了！妳應該萬緣放下，一心念佛！這個兒子你就放下吧！」

她聽蓮友這麼說，整個人就像發狂一樣，很激動地叫道：

「我知道他不是你兒子，你才說風涼話、說什麼萬緣放下；要是你兒子，我看你多會放下？我不相信你會放下！」

當她情緒很激動，任誰都勸不了的時候，她的女兒很孝順一直拜佛、求佛。後來有位法師去看她，摸著她腫痛的腳，輕柔地對她說：

「妳這雙腳已經為眾生走了很多的好路，妳的功德迴向到哪裡呢？」

她聽法師一說，忽然間平靜下來，回想到自己以前為眾生奉獻的那份菩提心，含著眼淚回答說：

「西方極樂世界。」

法師又牽著她那雙經過一次一次的打針，已經腫脹又充滿瘀斑的手，說：

「妳這雙手已經為眾生做了很多的好事，妳的功德迴向到哪裡呢？」

她終於想起了自己以前每天在佛前作早晚課時的迴向，一念之間她回心轉意了，堅定地回答：

「西方極樂世界。」

法師再問她說：

「那麼我們送你一程好不好？」

「好！」

於是，在大家的助念聲中，她凝視著佛像念佛，大約十五分鐘後就往生。

附註：我們常常會勸臨命終人：「萬緣放下，一心念佛！」這是對的！要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一定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專念阿彌陀佛；但這並不容易，我們自己可能也做不到！因此，如果以半強迫的命令口氣，要對方這樣做，常常會有反效果。

這位臨終的朋友之所以情緒如此激動，不願聽蓮友的勸勉，她是在教導我們：要以同理心去細心體會一個凡夫面對死亡的痛苦以及情感的不捨和無

奈！

因為大家不能體諒她的心，她覺得很痛苦的事，別人卻好像很輕鬆，盡說些風涼話，因此她很反感！其實以前她也常為人助念，知道要「萬緣放下，一心念佛！」問題是一般人在情感很深、很痛的地方，並不容易放下！就凡情來說，凡對她「沒有體諒之意」的助念者，其念佛聲在她聽來，不但是「頻率不對」，甚至還會聽成「指責」的聲波！因此當我們去助念的時候，要先設身處地、將心比心，體會臨終者凡情的所有苦衷，先深入她的感情，才能夠「順情而化」；就像水能隨方就圓而成就清潔洗滌的功能一般！

一將心比心一

幾年前，曾有一位患血癌的年輕人，有一天在他的朋友來看他之後，他突然哭起來，向醫生懺悔一件事，他說：

「剛才來的那位胖胖的朋友，以前常放生，我都笑他：『傻瓜！有魚不會吃，放什麼生！』而且待他把魚放了之後，我就跟在後面去釣，還自己覺得好聰明、好得意！我把魚釣回家之後，又把它放到水桶內，重覆釣，看魚重覆上鉤，就嘲笑那些笨魚！今天我作化學治療整個口腔都破，甚至牙齒整排都搖，我才知道嘴破原來這麼痛苦。我很懺悔自己的無知，怎麼如此狠心讓那些魚，每一隻都重覆經歷口頰穿孔的痛苦！現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釣魚了。我那個傻朋友還來看我，我現在才知道，他不傻，我自己

才是大傻瓜！」

他哭得全身顫抖，叫醫生要以他的親身經歷來勸導大家：千萬不要做那些讓眾生受苦的愚痴行爲，以免果報返回自己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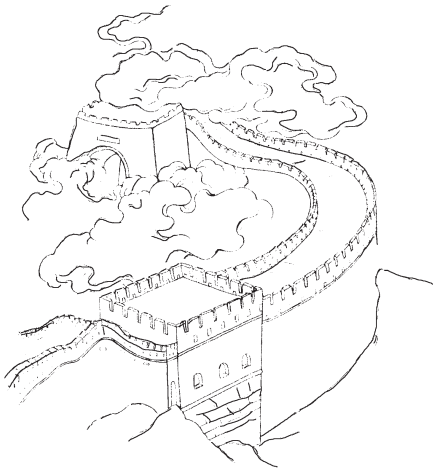
附註：很多人經常費很大的力氣去討論：放某些動物生存，對人、對生態是有害還是有益呢？卻很少人用心檢討自己的生存，對人類、社會及生態是有害還是有益呢？

每位患者到醫院，都是希望醫生無論如何要救他、醫好他，從來沒有一個
人告訴醫生說：「如果你們認為我有益社會，再救我（放我生）。」人心
如此「願生、怕死」，其他動物又何嘗異於此心！

醫生既不宜先論病人的善、惡、功、過而後決定是否救他，也不可以用個
人的愛、憎、喜、怒而決定病患的死活；放生者的心，又何嘗不是如此！

只是醫生救人應講究醫術、方法，悲、智雙運；而放生也要講究「放生之道」：絕對不可事先去預訂、預買，令業者故意去抓，否則反增加動物生存的危機；而且要注意被放生的動物，在運送途中的安全，以及氧氣的供給；盡量先了解被放生者與放生的地點、環境是否相宜，設法使它們安享天年。若能為它們設想周到，則善心雖小，然其慈悲心已遍及廣大時空！放生除了放小動物重生之外，更重要的是放我們的慈悲心生。但很多人反對放生，他們的理由是「放了，還是有人會去抓。」甚至說「放生影響生態平衡。」試問，如果是他們的孩子被綁票，有人發現了，是不是該去救？或者該想：「放了他，歹徒還是會重覆抓他，乾脆不要放他，讓他被殺算了！」或者該想：「反正世界上的人口已經很多了，救了被綁票的人可能影響生態平衡！」如果我們自己的孩子是該救、該放的，為什麼別的小動物不該救、不該放呢？牠們也是會痛、會苦、會怕死的呀！

眾生皆有佛性呀！如果我們能將一念「殺心」，轉成一念「救放之心」，眾生知其「被放」、「被救」，也知感恩、謝恩的，如此我們不但與眾生廣結善緣，且生生世世都可得長壽、健康、平安、吉祥，何樂而不為！



一 生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一

某位法師有一天正要開門出來，不料，迎面撞進了一位彪形大漢，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碰」的一聲，剛巧撞到法師的眼鏡，眼鏡先戳青了他的眼皮，而後跌落地上，鏡片摔得粉碎。

那位撞人的大漢，不但毫無愧疚之色，反而理直氣壯地說：

「誰叫你戴眼鏡？」

法師心想：世間一切法都是由因緣和合而生，緣有善緣，也有惡緣，如今既遇惡緣，解決之道，惟以慈悲待之；因此便以歡喜豁達的心胸來接受這項事實。大漢見法師以微笑回報他的無理，頗覺訝異地問：

「喂！和尚，你為什麼不生氣？」

法師藉機開示說：

「爲什麼要生氣呢？生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生氣既不能使破碎的眼鏡重新復原，又不能使臉上的瘀青立刻消失、痛苦解除。再說，生氣只會擴大事端；如果我生氣，對您破口大罵，或是打鬥動粗，必定造下更多的業障及惡緣，甚至傷害彼此的身體，仍然不能把事情化解。

以世間因緣果報來看這件事情，我早一分鐘，或遲一分鐘開門，都可以避免相撞，而我們卻這麼湊巧撞在一起，或許這一撞化解了我們過去的一段惡緣；因此，我不但不生氣，反而還要感謝您幫助我消除業障哩！」

大漢聽了法師這番開示之後，十分感動，他還請問了許多佛法以及法師的稱號，然後若有所悟地離去。這件事過了很久，有一天法師接到一封現金掛號信，信中附有五千元，原來正是那位大漢寄來的，信中寫著：

師父慈鑒：

非常感謝您，那天撞了您，卻救了三條活命，事情是這樣的：

我年輕時不知用功進取，畢業之後，在事業上高不成、低不就，十分苦惱，常常自哀自怨！結婚之後，也不知善待妻子，常常拿妻子出氣。有一天，我外出上班，忘了拿公事包，中途又返家拿取，沒想到卻發覺妻子與一名男子在家中談笑，我非常生氣，衝動地跑進廚房，拿了一把菜刀，想殺了他倆，然後自殺，以求了斷。不料，那男子驚慌回頭，臉上的眼鏡摔落在地上，使我回憶起從前與師父相撞時，師父那句慈悲寬容的話：「生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即刻冷靜了下來。心想：妻子越軌，我必須負完全責任。因為，過去我實在不該冷落她、欺負她。經過了這件事，我體悟到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再也不會暴躁及莽撞了。目前，我們一家和睦相處，生活美滿，工作上也更得心應手了。

師父的開示，改變了我的人生觀，一生受用不盡，爲了感謝師父的恩德，我匯了五千元，其中兩千元賠償師父的眼鏡，三千元爲我、爲妻子，及那個男人做

功德。我很懺悔過去的無知，不但不知修福，甚至造下了許多惡業，還請求師父能為我們祈福，並化解業障！

附註：人與人相處，難免磕磕碰碰，或肢體上相撞，或語言上衝突，或思想觀念上不合……林林總總不順我意的事，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此時，請切記：「生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這句警語！

故事中，法師以歡喜心接受橫逆，不但化解了一段惡緣，並且點醒了莽撞漢，使他日後遇事能自我反省，冷靜地處理了突如其來的遭遇，避免了一場遺憾的事情發生，因而能過著更美好的生活。

可見人生最厲害的不是爭一口氣，而是要把這口氣吞下去，並且還要把它消化掉。這正是古人告誡我們：「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

一 靈山在自己心頭 一

經典上有一個寓言故事：

有一天，心對身體說：

「每天從早到晚，我都幫你穿衣、洗臉、吃飯、刷牙、走路……；現在你這個身體要修行求道，到處跑道場，每天拖著軀殼東來西往的，真是緣木求魚！怎麼不向我這顆心問道呢？」

接著，心又說道：

「有一首偈說得好：『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放著我這個現成的靈山不求，卻向心外覓佛；身體啊！你不是太糊塗了嗎？」

附註：人生最要緊的，要能識得自己的本心，所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佛說罵意經》卷一云：「作百佛寺，不如活一人；活十方天下人，不如守意一日；人得好意，其福難量！」

《佛般泥洹經》卷一云：「天下人自正心者，天上諸天皆喜助人得福。佛經可讀、可諷、可學、可持、可思、可正，心可端意，可轉相教。有四事：端身、端心、端志、端口；復有四事：欲怒者忍，惡念者棄，貪欲者棄，常當憂死；復有四事：心欲邪者莫聽，心欲婬者莫聽，思欲惡者莫聽，思欲豪貴莫聽；：當檢心；心當隨人，人莫隨心；心者誤人，心殺身。心取羅漢、心取天、心取人、心取畜生蟲蟻鳥獸、心取地獄、心取餓鬼，作形貌者，皆心所為。：命隨心，壽隨命，三者相隨，心最是師。」

今我作佛，為天上下所敬，皆心所為。」《維摩詰經》卷一說：「若菩

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大集經》卷十四云：

「我淨故施淨，施淨故願淨；願淨菩提淨，道淨一切淨。」《彌沙塞羯磨

本》卷一說：「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闇。」

得道之人，以心清故，所視悉見；譬如溪水清，其中沙礫，青黃白黑所有皆見。若持心不淨，不得度世；猶如水渾濁，則無所見。



一亦真亦幻一

在天台山的方廣寺中，有兩位出家法師，本來是同參道友，後來其中一位因某事故，墜入石樑橋下而死。

有一天，另外一位法師正在打坐入定時，看到已死的法師，忽然出現在他的面前，於是恍惚之間便跟著他走出去，來到石樑橋畔。突然之間，那已死去的法師一躍而下，另外那位法師嚇了一跳，連忙趨前往下一看，結果只見橋下一片血肉模糊。那已死之法師，後來竟又恢復了原形，並說道：

「我每天都要受一次這樣的痛苦煎熬啊！」

此時入定中的那位法師，心裡爲之一震，而後便遽然出定了。

附註：這故事只是無數實例中的一件而已，因意外猝死或自殺身亡的人，每天都要在同一時刻，忍受臨死前那種椎心刺血的痛楚。而且人死後的靈魂感覺特別敏銳，因此，這種每天重演一次的劇痛，比臨終時還要強大數百千倍以上。你能想像這些亡魂所受的痛苦、驚恐與無奈嗎？

每一個自殺的人都一樣，很懊悔自己用這種愚蠢的方式來了結一生！其實，當你內心因痛苦難耐而萌生尋短的念頭時，一方面自己會因鑽牛角尖，而使得心結越纏越緊；二方面你的累世冤親債主，更會專挑這時候來報仇雪恨，而一再加深你意識上的無助與混亂，並一步一步強化你自殺的念頭，於是你會感覺，內在會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拉，似乎一直在催促你去尋短，以解脫這種痛苦。

也有不少人，是因為老來喪偶，在痛失最親愛的另一半時，因思念過度，也會感召一些惡鬼或他的冤親債主，化現成他的另一半，並告訴還在陽間

的他說，已死的另一半，在另一個世界生活得很好，希望在陽間的他能趕快到另一個世界，與他一起生活，重溫舊夢。這時候，這些喪偶之人，常常會在一心想與另一半相會重聚的幻想中，有的因思念哀傷過度而死，也有的會因一股「無形的力量」在背後驅使下，而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的親友或你本人，內心之中自殺的念頭越來越強烈，甚至已經感受到那股無形的力量，在「蠢蠢欲動」時，應該趕緊覺醒過來，換個環境或找個人聊聊，或者一心祈求佛菩薩帶領你離開這些苦難等等，以免被這些惡鬼或冤親債主得逞了。

「哪個不是精底？」

從前幽州盤山禪師四處雲遊參禪，有一天，忽然下了雨，他就近躲到一個肉鋪裡避雨。一會兒，來了一個買肉的人，對老闆說：

「給我割一斤好肉，我全要瘦肉，不要肥的。」

老闆說：

「好呵！我這一刀切給你的都是瘦肉。」

買主稱心如意地走了。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個人說：

「老闆！我買一斤肥肉，煉油用，不要瘦肉。」

老闆說：

「好！給你一刀肥肉。」

這個人也稱心而去了。又來了一個人說：

「老闆！我要一斤又肥又瘦的五花肉。」

老闆說：

「好！我給你一刀肥瘦相半的好肉。」

買主也稱心而去。老闆說：

「看呵！我這裡塊塊都是好肉，哪個不是精底？」

盤山禪師聽到屠夫的這句話，當下大悟。

附註：的確，這個豬肉哪裡為好、哪裡是壞呢？完全是買肉人的心在分別，而這分別心又是多年養成的習氣所產生的知見。你養成喜歡吃瘦肉的習慣，就討厭肥肉，於是說瘦肉好，肥肉不好；若養成喜歡吃肥肉的習慣，就認為瘦肉不好，肥肉好。就像人們常說：「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其實，

瘦肉和肥肉，蘿蔔和青菜，事物的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之所以有好、有壞，完全是由於人的生活習慣、喜好厭惡而形成的妄想知見所致；倘若習氣消除了，妄想沒有了，則遇事能不被假相所惑，不被外境所轉，了知一切好壞、長短、是非等，無非是自己妄心所起的分別執著，都是夢幻泡影，了不可得呀！

因此，當我們遇見行為偏差的人，絕不可厭惡他、蔑視他，而要盡心盡力地勸導他、教育他，使他有改過向善、重新做人的機會！假若我們心裡存有「這個人很壞，無藥可救」的見解，把他完全剔除出去，又怎能改造他呢？佛教是積極向上、覺悟的教育，它的基準點就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眾生與佛是平等的，只是成佛的遲早、快慢有所不同罷了！所以，學佛的人，要心量廣大，容忍各種不同習性的眾生，如此，在成就別人的同時，即是成就自己！

一 人生如寄 一

有一位旅客走到山裡，時值深夜，看到一間小屋，就去敲門向主人借宿一晚。主人開門後對他說：

「先生！對不起，我這兒並不是旅館。」

旅客問說：

「你所說的旅館是什麼？」

主人解釋道：

「旅館是過路人寄住的地方。」

旅客又問：

「這家房屋有誰住過？」

「祖父母。」

「再以前又是誰呢？」

「曾祖父母。」

旅客又問：

「那令祖父母、曾祖父母呢？」

「都已經過世了。」

旅客笑道：

「哦！原來這裡都是過路客住過的地方，今日你我也都是天涯寄居的人，何必如此固執呢！」

主人豁然感悟，連忙請旅客入內。

附註：《首楞嚴經》卷一云：「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

誤。：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畢，做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暘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即謂一切動搖不住之物皆為『客塵』，而非實身實境，然凡愚之人則必以動者為實有之身，以動者為實有之境，遂於終始之間，念隨其生滅，一味顛倒行事，遺失真性。既失其真，反認『客塵』為自身，遂於輪迴之中自取流轉。

我們若能覺悟人生就像客棧，每天都有不同的客人進來住宿，悲傷、快樂、挫折、沮喪、歡樂都是我們生命中的常客，那麼我們就會心存感恩，因為他們之中的每一個角色，都可能是另一世界派來指引我們，走向解脫之道的嚮導！

「何者是佛？」

從前，印度有一個皇帝——異見王，問一位成道的菩薩——婆羅提尊者：

「何者是佛？」

尊者答：

「見性是佛。」

異見王又問：

「師見性否？」

「我見佛性。」

「性在何處？」

「性在作用。」

王又問：

「是何作用，我今不見？」

「今現作用，王自不見。」

「於我有否？」

「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

王又問：

「若當用時，幾處出現？」

「若出現時，當有其八。」

「其八出現，當爲我說。」

尊者說偈曰：

「在胎爲身，出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

附註：《六祖壇經》云：「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也就是說，見性之人即使上陣打仗，性命在呼吸之間，還是了了分明、毫不迷糊！以其了知吾人的一切行為造作無不是佛性（自性）的作
用、無不是真如本性所變現，因此其心能「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不被
外在環境所左右！

當年佛陀在臘月初八，夜睹明星而見性，什麼叫夜睹明星而見性呢？試想
星星離我們何止十萬八千里之遙，可是，我們自性本來具足的這個能見的
「見性」，還是見得清清楚楚！這就顯示了自性的作用是廣大無邊的，世
間的一切萬物無不包含在我們的自性之中，所謂「盡虛空、遍法界」，
「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自性更大的東西，也再沒有
比自性更小的東西；所以婆羅提尊者最後作了結語，說道：「遍現俱該沙

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即所謂「放之則彌於六合，收之則退藏於密。」佛性的作用就是這麼千變萬化，作用多端！你若曉得世間的一切都是真如自性的作用，這就是見性，你就能真實受用；假如你不明白吾人日常生活的一切造作都是真如自性的作用，而處處執著在緣起幻有的事相上，起我、人、眾生、壽者等四見、四相，你就會蒙受虛妄分別意識心的迷誤，而輪迴六道生死，無有出期！



一 禪意人生 一

禪堂中死一般的寂靜，寂靜得似乎空無一人，只有守關的老禪師心中清楚，參加這次閉關的四十名法師，今天已經到了最後一關——破生死關；「生死關」亦稱「情慾關」，情慾不斷，生死難了，但願這些法師今天能不出意外，順利過關。

就在守關老禪師擔憂默禱中，門外傳來了陣陣爭吵聲，是禪堂外護關的師父與一名女子在爭吵，老禪師輕輕打開房門想勸阻爭吵，可就在這時，那名女子猛地推開了房門，突然一步闖進了禪堂，守關法師再想攔時已經遲了，隨著門響，四十位破關的法師幾乎同時睜開了眼睛，他們被眼前的這位女子驚呆了，一位亭亭玉立的美麗少女，是那麼的秀美、端莊、俏麗、輕盈！她的目光掃遍了每一位端坐的禪師，並報以淡雅溫柔的一笑；那攝人神魂的一瞥，那動人心魄的一笑，

足以讓每一個見到她的人終生難忘。守關的老禪師恭敬地合掌問道：

「請問女施主進我禪堂，不知有何貴幹？」

「阿彌陀佛！得知眾位法師在此閉關，我特來供養每位法師僧鞋一雙，請老禪師慈悲，滿我心願。」

「既然如此，請施主將僧鞋留下，待出關之後老納替施主分發便是。」

少女輕輕一搖頭，含笑答道：

「我發願將每雙僧鞋親自為法師們穿上，請禪師慈悲，這樣既滿了我的心願，也滿了諸位法師的難言之願。」

此時禪堂中四十位法師，一聽少女要親自為自己穿上僧鞋，無不怦然心動，個個面露欣喜之色。老禪師無奈地嘆息一聲，合掌應道：

「既是如此，施主請便。」

少女輕移蓮步，依次為每一位法師躬身穿鞋，那姣美的笑臉，那柔軟的雙

手，那阿娜的身姿，那沁人的幽香，使每個法師無不暗暗自慨：

「能與此女相伴一日，死也足矣！」

當少女為最後一位法師穿好僧鞋，準備離開禪堂時，才發現禪堂的門已經被鎖死了，少女來到老禪師面前問道：

「師父將小女子鎖在禪堂內，不知有何打算？我怎麼出去啊？」

老禪師面沉似水，冷冷說道：

「你今天還打算出去嗎？」

「是啊，僧鞋已經發完了，我也該回家了。」

「寧攬千江水，莫動道人心！你今天攬擾了我禪堂內四十位法師的道心，你還打算活著走出禪堂嗎？」

少女驚慌地問道：

「我是來布施僧鞋的，法師們見色動心，難道是我的錯嗎？快把門打開，放

我出去。」

「放你出去很簡單，但你得把一樣東西留下。」

「請問法師，你想要把我的什麼東西留下？」

老法師斬釘截鐵地說：

「你的命！」

少女淚眼流情，楚楚動人地跪倒在老禪師面前委屈地問道：

「爲什麼要我的命？」

「因爲你今天種了一個惡因，在你面前只有兩條路：

(一)、你將四十世輪迴女身，分別嫁給這四十位因你而動心的法師；他們也將輪迴在六道，不論他們投生在哪一道中，你都得隨業而嫁。」

(二)、就是你今天死在這裡，斷了這四十世輪迴之因。」

少女驚恐地睜大了美麗的雙眼，任由委屈的淚水流下面頰，說：

「我再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是的！兩條路由你自己選。」老禪師堅決地回答道。

少女緩緩地對老禪師說道：

「麻煩您給我找一條絲條，我寧可把命留下，也不願再輪迴四十世女身。」

聽到少女的話，禪堂裡的四十位法師全部驚呆了，看到剛才還是嫵媚動人的少女，如今卻是神色凝重地手持絲條，慢慢地走向門前去結束自己美麗而寶貴的生命，無不為之惋惜。

少女自盡了，就吊死在禪堂門前的橫樑上，那曾經是春情勃動的生命，如今已火滅煙飛，那曾經艷如花蕊的臉龐，如今已蒼白冷漠，但仍不失她的美麗。三天以後，少女的屍身開始散發出腐臭，蒼白美麗的面頰也變了顏色。可是，老禪師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每天護守著禪堂內這四十位閉關的師父們。

隨著時間一天天的推移，少女的屍身一天天也在發生著變化，原本婀娜苗條

的身軀，現在已經腐爛得臃腫不堪；那曾經令人心動的面孔，如今變成了淡綠色；不斷滲出的腐液，散發著令人作嘔的惡臭。閉關的師父們已經無法忍受了，想要請老禪師打開門窗換換空氣，並把這具女屍移出去，可是老禪師仍然像無事人一樣，繼續無言地守候在禪堂內。

第七天，當四十位閉關的師父們，面對著這具奇臭無比，又令人恐怖的女屍再也忍無可忍的時候，女屍身上的一塊腐肉脫落了，裙子和褲子也同時脫落了；這時大家才看清，腐肉脫落的地方露出了駭人的白骨，上面爬滿了蠕動的腐蛆。大家再也控制不住了，幾乎是同時作嘔起來。

老禪師緩緩地從蒲團上起來，面對大家冷冷地說道：

「大家想要出禪堂嗎？」

四十個人同聲回答：

「對！」

「那好，誰能回答上我的問題，就可以出去了，想回答的請舉手。」

四十個師父同時舉手，老禪師回手一指身邊的女屍問道：

「她是誰？」

四十個閉關的師父全愣住了，啞口無言。老禪師站在女屍面前大聲問道：

「告訴我，她是誰？是那個令你們神魂顛倒，想入非非的少女嗎？」

四十個人整齊地回答：

「不是！」

「現在你們還打算和她廝守終生嗎？」

「不！」

「這個世界上還有讓你們值得動心的女人嗎？」

四十個人斬釘截鐵同聲回答：

「沒有了！」！

老禪師大手一揮：

「好，出關！」

女屍身上蒙著一塊黃布，被四十個出關的師父們抬出來了，師父們並沒有散去，因為他們心中還有一個結：

「她是誰？」

老禪師神情莊重地，帶領著大家向停放在地上的女屍頂禮三拜後，對大家說：

「你們不是想要知道她究竟是誰嗎？我走以後，你們自己看吧！」

說完，老禪師轉身走回了自己的寮房。當大家緊張地掀起蓋在女屍身上的黃布時，全都驚呆了，這哪裡是他們抬出來的腐爛女屍啊？原來是寺院裡的一尊觀世音菩薩聖像！大家恭敬地把觀世音菩薩聖像安頓好後，才想起應該問問老禪師是怎麼知道的？

大家發瘋般地跑到老禪師的寮房時，才發現老禪師已經圓寂坐化了。

附註：這就是禪，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啟示，而不是遺憾；讓我們看破世間的一切假相，用平靜自在的心情，走完我們寶貴的一生，並珍惜我們的一生，奉獻我們的一生。

故事中，老禪師與觀世音菩薩，合演了一齣妙化神通的戲碼，很輕易地將四十位法師的「情慾」斬斷，這就是大善知識的善巧智慧。可見，參禪者能否悟道，與主事的祖師關係非常重大！

佛說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均是方便法，只要能度眾生，令眾生開悟，任何方法都可以使用，包括殺盜淫妄等「非道之行」；猶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禪門故事——「南泉斬貓」，即與今所說的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我們一般凡夫在未能證悟自性之前，切勿仿倣大祖師們的行為，否則造下惡因，必受惡報，業因果報絕對不會虛假的！

「事事無礙」

宋代真淨克文禪師有一首偈曰：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意思大略是說：

「我手裡拎著豬頭，一邊啃著豬頭肉，一邊念誦戒條：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我在妓院裡把鈔票花光了，剛剛被老鴇從妓院趕出來啊，哈哈！我喝酒欠債，酒館來討酒錢，窮得無力償還。就這麼邈邈，就這麼潦倒，從而在十字街頭任意過著逍遙自在、無憂無慮的生活。」

有人會問：

「他雖口誦淨戒，但口吃葷肉、又出入妓院、喝酒欠債……，豈不是明顯破

了淨戒嗎？」

「非也！就以吃來說，他未曾吃葷，他是吃素的！因為他證到心空了，沒有愛憎、取捨之心，心不著相故，未曾覺得肉好吃而多吃，菜不好吃而少吃。相反的，有些人雖然吃素，但心有執著，這道菜味鮮美好吃，那道菜味不好難吃；如此吃一頓飯百般挑剔，就等於不吃素。」

附註：如果你的心真的空淨了，吃了還等於沒吃，那麼儘管手把豬頭也不要緊！反之，若你還沒有證到這個地步，就如此放任形骸，那你「入地獄如箭射在！」因為你的心沒有真正空淨，「業」就粘住你、纏住你，不讓你過去！好比從前有個禪師愛吃牛肉，他說：「吃就是不吃！」然而他嘴巴說說，心境還沒有到達空淨的地步，因此業障就粘住他，要他還債。後來這位禪師捨壽之後就入了牛胎，作牛還債。有一天，農夫把牛牽出來，遇見

寶誌禪師；誌公一看，說道：「喲！這不就是某某禪師嗎？你不是說『吃就是不吃』嗎？你不應該做牛啊！可你現在怎麼作起牛來還債呢？」這牛聽完誌公這番訓示的話，淚流滿面，慚愧地往石頭上一撞，死啦！

所以我們修行人，證到什麼地步，就說什麼地步的話，千萬不要胡說大話，否則自作自受，因果不爽啊！

我們要想證到「事事無礙」的地步，首先要做到見地純正、明見真心，再進一步去除妄習而入於無為；倘若著相而修、有為而修，都不能證到「事事無礙」。

現在有些修行人，心不空淨，妄求神通，非但不能成佛，反而成魔有份！你想要神通，魔就到你心裡現神通，變個佛相給你看，你以為是真佛，成天高興地守住他，從此魔就住到你的心裡去了！魔王為了擴大他的影響力，還會讓你去講經說法，接引一班魔子魔孫。這都是著相修、有為修，



造成的禍患；我們必須謹慎提防，小心為要，切忌著魔而不自知！

一天堂地獄一念間

據說：天堂與地獄之間只隔了一道牆。有一次，強風颳倒了那一道牆。天堂的玉皇大帝打電話給地獄的閻羅王：

「我們趕快把那一道牆修好，免得來來去去，混雜不清。我們雙方各派出三名代表：工程師（建築）、銀行家（籌款）和律師（維護所有權）。」

結果，地獄很快就推派出三名代表；天堂很久很久都派不出。閻羅王很生氣地對玉皇大帝說：

「如果再拖下去，後果你要承擔。」

玉皇大帝很無奈地說：

「並非我不推派代表，實在因為天堂沒有這三種人才。銀行家只顧賺錢，工

程師偷工減料，律師天天打官司。這三種人不會到天堂來。」

附註：記得高中選組時，請教了我父親，選什麼系組較好時，他鄭重地告訴我：

「不要選政治系、法律系、醫學系。」我不解地請問他為什麼？他說：

「政治都是在搞爭權奪利，律師希望別人來爭訟，醫生希望有人生病才有錢賺。」其實，這三種人也都有好人。好、壞只在一念間，天堂、地獄也只在一念間。

全力以赴的價值

杭州西湖畔有座古剎，廟裡有口鐘，因年歲已大，無法繼續發出宏亮聲音。大鐘的啞啞鐘聲，讓城內士紳及寺內住持決定籌募資金，將老銅鐘熔掉，重鑄新的大鐘。消息一傳出，杭州城的民眾蜂擁至古剎前，依著自己的能力奉獻出大量的香油錢。

由於大家奮力捐輸，很快就湊足了重鑄銅鐘的資金。在古剎接受捐款的最後一天傍晚，一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婦，一跛一跛地走到捐款箱前，望著已貼上封條的捐款箱，對和尚遲疑問道：

「我：我還可以捐鑄鐘的錢嗎？」

和尚打量乞婦一身破爛衣服，嘴角下撇，不屑地問道：

「妳……你想捐多少呢？」

乞婦瑟縮地從衣袋中掏出一枚銅錢，訥訥地道：

「就……就只有這一個」，和尚大笑：

「就這一個銅錢？依我看，不必麻煩妳老人家了，鑄鐘的捐款充裕，爲了妳這小錢，我不想把封條撕開、重新再黏，妳就請回吧！」

老乞婦還想再說，和尚卻用力一揮手，將她趕了出去。

幾個月後，新的鐘鑄好了。可是，在啓用那天，卻發生了怪事；新鑄的大鐘所發出的聲音，竟比舊鐘的聲音還瘖啞。廟方找了許多鑄鐘專家，詳細檢查也找不到任何問題，這怪異的狀況讓大家困惑不已。

當晚，古刹住持夢見菩薩顯靈，告訴住持新鑄的大鐘之所以不響，乃因鑄鐘的銅料少了一枚銅錢。菩薩並顯現那位乞婦的形象，讓住持看見。住持驚醒後，將這個怪夢告訴眾人，整個杭州城全動員，忙著找那位乞婦，好讓她把那枚銅錢

順利捐出。最後，新的銅鐘再度完成，熔有那位乞婦全心奉獻的巨鐘，從古剎的鐘樓內，發出陣陣宏亮而悠遠的美妙鐘聲，響遍整個杭州西湖畔。

附註：巨鐘不響，或許因為大家的捐輸是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為之，未必是真心誠意。而貧窮的乞婦，卻願意將僅有的一枚銅錢獻上；她所付出的，不僅只是一枚銅錢，而是全部的心意與力量。

凡事善用真誠，並且能夠全力以赴，您將會發現，自己正開始有著美好的改變。變得更有能力，足以完成許多從未想像過自己能夠達成的偉大事蹟；就像故事中那位乞婦，並不知道自己的那一枚銅錢，竟然會影響巨鐘所發出的聲響一般。

一 無報無不報，無還無不還 一

禪宗二祖慧可大師得法之後，達摩祖師以其宿命通，了知慧可大師過去世所造作的惡業以及將來的果報，因此對他說：

「你今生要被殺頭，以還一個命債；但你今已證悟心性，故將住持正法，得以作爲世人的眼目，避免眾生犯下誹謗正法之罪，因此這個業報就不要還了！」

二祖慧可大師對達摩祖師說：

「等我傳了法之後，還也無所謂！」

當慧可大師把法傳給三祖僧璨大師之後，就去還報了。臨殺頭時，他說：

「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

附註：其實還報、不還報，關鍵在於當事人的內心，是否真正達到空淨的境界；對於內心修證功夫已到家的人來說，果報猶如空花水月，到了他們身上就冰消瓦解了。

從根本上說，本來就沒有人我相，也沒有法我相，又由誰來受報應呢？從主觀來說，人沒有了；從客觀來說，法沒有了；人法雙亡，還有什麼報應可言呢？所謂業，其實都是虛幻不實的，受報、不受報都是當體即空，了不可得。但是，功夫要做得究竟，才能這樣灑脫自在；若功夫做得不究竟，你心才一動，就有影子在，就被業力抓住了，那還是會受報的！

以佛性來說，佛性是妙有真空，不是斷滅空，也不是頑空，因為它能顯現諸相而生起種種妙用！因此佛陀當年在世時，也顯現過頭痛相；因為祂過去世曾拿棒子打魚的頭，故要受這個報。但因佛陀內心空淨，不接受這個病苦，儘管有果報，等於沒報；在不受報當中，不妨顯現受報之相。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佛陀有意顯現頭痛相，來證明因果不虛，以警惕大家不要造惡業，否則是要受果報的！譬如：你若沒有打開電視機或收音機的開關，電磁波雖在空中傳播著，你也收不進來；同樣的道理，雖然我們過去做了一些錯誤的事情，業力到處在尋找你，但若你內心已真正空淨，沒有影子在，它尋也尋不到你！

上面故事中，二祖慧可大師，了知既然報與還都是如幻如化的假有，何妨借假顯真，遊戲神通，報上一回，以示「無報無不報」，而證「無還無不還」！內心真正空淨的人，並不是死守著不動，一點事也不做；而是大機大用，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我們修行人，要時時對境練心，老老實實地做心地功夫，時時刻刻觀照這個本來的自性清淨心，令它不為客觀環境所左右，不被物境所牽引；如此時刻長養聖胎，勤除習氣，待習氣消盡，自然能破我、法二執，了分段、變易二種生死，而得大自在矣！

一一擊忘所知一一

香巖禪師和瀉山禪師同為百丈禪師的弟子。香巖禪師對於佛經的道理研究得很透徹，如有人問法，他總能問一答十，因此自己以為很了不起，常在心裡自許道：

「我智慧如海，百丈禪師在世時，一定要參禪開悟！」

百丈圓寂時，他並未開悟，只好到師兄瀉山那裡去參禪。瀉山對他說：

「師弟啊！我聽說你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

「不敢！不敢！」

「可見你很聰明伶俐！然而意解識想，乃生死的根本。我現在有個問題問你，你可否試著答覆答覆？」

香巖禪師表面上輕描淡寫地問：

「什麼問題呀？」心裡卻說：

「有什麼我答不出來的問題，哼！」

滌山說：

「我不問你別的，只問你父母未生你時，如何是你本來的面目？試道一句看。」

香巖禪師聽後，心裡竟一片茫然。於是，歸寮將過去所看過的經論文字，從頭到尾翻閱一遍，要尋一句來酬對，最後仍是一無所得。自嘆道：

「畫餅不能充饑。」

於是屢次求滌山說破。滌山卻說：

「我若說示汝，汝以後罵我去。我說是我的，終不干汝事。汝還是自己去參吧！」

香嚴禪師於是將往昔所看的文字燒光，辭別瀉山自己去參究。早也參晚也參，行住坐臥時時參。有一天，當他在地裡除草時，一鋤頭下去，鋤到了一塊石頭，石頭飛濺出去，擊中了一根竹子，「啪」的一聲，忽然醒悟，當下明心見性！於是回去沐浴焚香，遙禮瀉山師兄，讚道：

「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

接著寫下一首偈：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附註：可見了生脫死的修行功夫，是要靠自己親身去體悟證入的。從香嚴禪師的這段悟道過程中，可以看出他是從「忘」字中悟入，亦即一切「放下」的道理。當瓦礫擊竹的那一聲，把他完全帶入了一個空靈的世界。也正因

為香巖是從「忘」的空靈中悟入，所以他的禪風，總帶有那麼一點「空」的味道。如後來仰山禪師問香巖：「師弟近日見處如何？」香巖說：「某甲卒說不得，吾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所謂貧也就是「空」的代名辭。貧得「無卓錫之地」，乃是空掉了「境」；而貧得「連錫也無」，乃是空掉了「我」。就佛法的修持來說，香巖禪師已做到了「境我雙忘、能所都亡」的極高境界！

一 破灶墮和尚 一

禪宗有個公案很妙，內容述說：有一個「靈體」因執著我相之故，附在一個將要倒塌的破灶上，以灶為身，使灶顯靈。於是吸引許多鄉下人來祭祀它、供奉它、祈求它，希望它能幫忙解決種種疑難問題。這個「靈體」由於貪圖鄉下人的供養，而且好食血腥之物，也就隨鄉下人的要求而大顯神通。頓時，一傳十、十傳百，鄉下人都殺牛宰羊來供養這個破灶。

有位禪師（唐朝慧安國師的弟子）恰巧路過此地。他看到了這些鄉下人不惜殺害生命，來祭祀、供養這個破灶的愚癡行為，又看到附在灶上的「靈體」爲了滿足其熾盛的欲望，已造下深重罪業，將來果報必定慘不忍睹！於是他由然生起大悲心，要度化這個附灶的「靈體」。他拿起禪杖，在灶上敲了三下，說道：

「此灶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恁麼烹宰物命！」

禪師又敲了三下，這個灶就一下子倒塌了。剎那間，「靈體」現天人身，向禪師頂禮，感謝說：

「我本此廟灶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

「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由此，禪師得名為「破灶墮和尚」。

附註：一切精靈都能附在草木磚瓦上而顯靈，就像我們這個妄心納在肉身裡面，但只能遍這個肉身，而不能遍其他地方。因為執著這個身體是我，卻不知道身外的一切事物，也都是我們自性所顯現的妙用。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又說：「萬相叢中獨露身。」也就是

說，一切萬法，不論是色法還是心法，盡是法王身，都是吾人的自性所顯現、所造成的。

《楞嚴經》說：真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它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它無所不包、無所不具；它遍一切處、遍一切物。現在卻被無明封固，潛入四大而為妄心，並妄執這少分的四大為我身。這樣，就把靈明真空變為頑空，在頑空中成就了四大妄色，使本有的智光轉為妄見；從而把大到遍一切時、遍一切處、遍一切物的真心，變成小得只能遍這個身體了！也就是只有這個身體有知，其餘就不能知了，這不是太可惜了嗎？就像流水，本來是流動無礙的，一旦結成冰，就凝固住了，不能流動！只有待冰化成水，才可以流動。

所以，只要我們打破這個妄想執著，把無明破了之後，真心的封固就瓦解了，就恢復了真心，那麼我們就能任運自如，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了！

「放下」

在一座著名的寺院裡，住著一位非常有修行的道長，法名「靜修」。他收養了一隻流浪狗，並為牠取名「放下」。每天在傍晚日落時分，靜修道長就會送飯去給「放下」吃；他一面走，嘴裡還一面呼喚著：

「放下！放下！……」

弟子們覺得很奇怪，就問道長：

「為什麼要給狗取這個奇怪的名字，人家的狗都叫『阿黃』、『來福』等什麼來的，為什麼您的狗叫『放下』？」

靜修道長不語，讓他們自己去悟。弟子們經過一段時間的仔細觀察，終於發現：每天當道長餵完狗後，就不再進房內讀經書，而到庭院中打打太極拳、散散

步。

這天，弟子們來到道長面前，訴說他們觀察的結果和體悟，老道長微笑地點頭說：

「你們終於明白了！我在叫狗的時候，其實也就是在叫自己『放下』；藉此『放下』的假名，提醒自己，讓自己拋開對許多事情的執著。因為我們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做完所有的事情；只要我們能將一天當中重要的事情做完，就已足夠了。」

附註：在人們越來越習慣於動輒高呼「殘酷競爭」時，學會「放下」的意義就越大。當你正感覺遭遇到「滅頂」的挫折時，不妨動手去搭建一座涼棚，你將會發現：「天並沒有塌下來！」這種做法並不是「不求上進」的消極心態，反而正因為你「懂得放下」眼前的執著，讓心靈得到充分的放鬆與沈

澀，因此對於一切事情的處理，也較能保持客觀、清醒的態度，最終必能獲得成功！而整日忙碌不休的人，收穫的往往只是焦慮和疲憊。

有智慧的人，凡事不求莽進，而是講究方法和效率；即使有再多的事等著我們去完成，也要讓自己的身心有個緩衝的空間，或站起來伸伸懶腰、做做體操、拉拉筋骨，或閉目養神、作深呼吸、放空一切……。俗話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因此處在這個工作壓力大、競爭力強的時代裡，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的一門功課，就是「放下」！因為「放下」，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別讓靈魂跟不上

有一支西方的考察隊，深入非洲內地考察，請了當地部落的土著做背伕和嚮導。由於時間緊，需趕路，而這些土著很能吃苦耐劳，背著幾十公斤的裝備物資，依然健步如飛；一連三天考察隊都很順利地按計劃行進，大家都很开心。

可是第四天早上，考察隊準備出發的時候，土著們都在休息不走了，好說歹說就是不願出發。隊員們很奇怪，這幾天大家相處得很好啊，是哪裡不小心觸犯了他們？還是他們要坐地加錢？

這時，土著的頭領解釋道：

「按照我們的傳統，如果連續三天趕路，第四天必須停下來休息一天，以免我們的靈魂趕不上我們的腳步。」

這個論點，在現代人看來，也許是很難理解的解釋，但卻讓人很受觸動。

附註：我們的生活太忙碌了，工作和生活的壓力讓我們日復一日地在趕路，以至於我們很少停下來思考一下，總是不斷地被周遭的事情推著走，或者追逐著眼前的事物而去！我們的靈魂早已落後在我們匆匆趕路的身影後面無影無蹤，沒有了自己，形同行屍走肉一般，我們的生活就這樣完全被外在事物所控制。這就是現代文明人的寫照！真是可悲又可憐啊！所謂「萬物之靈」的人類，變成了物質的奴隸，鮮有讓心靈沈靜下來的時刻；因此，許多莫名其妙的文明病產生！

反觀古代農業社會，人們的生活單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人既勤奮又知足，也就少病少惱，身心健康。因此，今日我們應該效法古人的生活態度，將物質慾望降低，多利用假日，接觸大自然，享受悠閒、純樸

的生活，讓心靈得到充分的放鬆和充電，如此，人生的道路才能走得更美好、更穩健！



「四歲老翁」

有個年輕人遇到一位老先生，年輕人隨口問老先生：

「您今年多大高壽？」

老先生回答：

「我今年四歲。」

年輕人聽了很訝異，眼前這個面皺髮白，偃偻老態的先生，少說也有七十歲，怎麼看都不像是四歲。老先生接著說：

「年輕人，我今年確實只有四歲！因為過去我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從不知道要發善心做功德，只享受自己的快樂，沒有想到應該幫助苦難的人。直到四年前，我信仰了佛教，我才打開心眼，明白在有限的生命中，要做無盡的奉獻；要

在短短的一生中，為親友留下慈悲、為人間留下喜捨、為生命留下信仰、為自己留下因緣。」

老人家又接著說下去：

「四年前我才從睡夢中醒來，看清了許多世間的真相；才真正重新做人，明瞭生命的價值。年輕人，我以前浪擲虛度歲月，只有這四年來，我才真正打開靈魂的門窗，迎接慈悲的陽光、喜捨的雨露。所以，我只有四歲。」

附註：人的生命不在長短，在於把握有限的時日，做有意義的事。儒家的顏回，雖然只活了三十多歲，至今他的安貧樂道，仍為人們所歌詠、讚頌。佛教的僧肇大師，在人間也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年，身後留下一部「肇論」，令學術的花園，生出叢叢美麗碩大的花葉。

四歲老翁，花費將近一生的時光，才尋覓到人生的真諦，而我們要求生命



久長，可有細細思量，一生到底要的是什麼？在馬鳴菩薩的《大莊嚴經論》卷三說：「人身極難得，信心亦難生；財寶難可足，福田復難遇。」朝聞道，夕死可矣！四歲老翁並不可悲，可悲的是我們在夢中說夢，假戲真做，如同莊周迷蝶，蝶迷莊周，惘然一生。

二 識自本性 二

從前圓悟克勤禪師在五祖山法演禪師會下做侍者，追隨法演禪師參禪。一天，有個讀書人來參訪法演禪師，法演禪師對這個讀書人說：

「若問及自性、法身，你少年時曾讀過『小艷詩』麼？詩中有兩句與之很相似：『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意思是，頻頻呼喚奴婢『小玉！小玉！』其實並沒有什麼事情，真實的目的是要她的情郎聽到這呼喚聲，知道她在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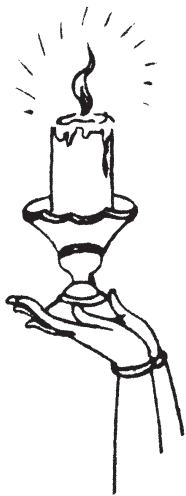
圓悟克勤禪師在旁邊聽到了這番話，立刻有所醒悟。正當他從方丈屋裡出來的時候，恰好有隻大公雞在柵欄上「喔、喔」長啼，圓悟克勤禪師一聽，猛然觸動了靈機，觸著剛才法演禪師所說「只要檀郎認得聲」的「聲」字，忽然大悟！

附註：法演禪師引用這首『小艷詩』，蘊含著深意。本來一切色相、一切聲音都無意義，都是空花水月，都了不可得！正符合第一句「原無事」之意。但所有的一切都是自性的作用，都是真性的顯現！正符合第二句「認得聲」之意；目的是在啟發我們要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

最後圓悟克勤禪師聽到大公雞的啼叫聲，猛然反問自己：「這不是聲嗎？這聲音是由誰發出來的呢？又是由誰聽到的呢？這一切豈不都是自性的作用？豈不都是真性的顯發嗎？」他已能會相歸性，所以他悟了！了知世間上離開了自性哪裡還有什麼東西可得？就像離開了鏡子，哪裡還有影像的存在呢？

原來宇宙萬有的造物主，就是我們自己，就是我們的真心，也就是法身；而不是什麼上帝、天神。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叢林、男女老少，乃

至飲食起居，一切的一切，無一不是自性的作用，無一不是真性的顯現！而這主人公（自性），雖是萬能體，能應緣而現出千差萬別的現象，然自己卻是性空無相的！正因性空無相，才能應物現形、隨緣起用；好比鏡子，正因鏡中無物，才能現影，否則如何能「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呢？」又如房間若不是空的，裡面堆滿了東西，又怎能再搬東西進來呢？所以說，因性空之故，才能顯現一切。



「用快樂之水，沖淡人生苦味」

一位少婦到老中醫那裡求診，她已經多日茶飯不思，夜裡無眠，身體乏力，日漸消瘦……老中醫給她把過脈，觀過舌象，便說：

「妳心中有太多的苦惱事，體有虛火，並無大病。」

少婦聽了，如遇知音，於是便傾訴心中的種種煩惱。老中醫又問起她的另外一些情況：

「丈夫對妳感情如何？」

少婦臉上有了笑容，說：

「很疼愛我，結婚十年從未惡言相向。」

老中醫又問：

「是否有孩子？」

少婦眼裡閃出光彩，說：

「一個女孩，很聰明，也很懂事。」

老中醫又問：

「種的莊稼年年都遭災減收嗎？」

少婦趕忙搖頭說：

「已連續三年大豐收了……」

老中醫邊問邊寫，然後把寫滿字的兩張紙放到少婦面前。一張上面寫著她的苦惱事，一張上面則寫著她的快樂事，對少婦說：

「這兩張紙就是治病的藥方，你把苦惱事看得太重了，忽視了身邊的快樂。」

說著，老中醫讓徒弟取來一盆水，一只豬苦膽，把膽汁滴入水盆中，那濃綠

色的膽汁在水中淡開，很快就見了蹤影。老中醫說：

「膽汁入水，味則變淡，人生何不如此？不是我們承受了太多的苦痛，而是我們不善用快樂之水沖淡苦味。甚至，在我們沉沉嘆息時，流雲般的快樂就在身邊朝我們微笑哩！」

附註：好的心態決定好的命運，人生心理灰暗，生命的顏色也會暗淡。悲觀的情緒會逐漸成為絕望的心情，絕望的心情會抹殺生命的需求。因為悲觀，就會沒有希望，就會看不到光明，從而找不到人生的出路。消極的人多悲觀，悲觀的人多無助。

人生幸福三訣，做一個好人其實很容易，擁有一個幸福的人生其實也很簡單：第一、是不要拿自己的錯誤懲罰自己；第二、是不要拿自己的錯誤懲罰別人；第三、是不要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有了這三條，人生就不會

太累太苦了……。

告訴自己每天都有一顆溫暖的心！



一 心外求法 一

從前，有一對夫婦求助於藏密的金剛上師。他們覺得自己的淫欲習氣太重，請上師加持，以使淫欲心快速地消除。上師笑著說：

「無上密乘中，沒有這個法。你們要想消除淫欲的習氣，只有先明心地；待證得根本、開發般若之後，習氣自然會掃蕩乾淨的。」

上師的話，說得很巧妙、很中肯。夫妻兩人聽了之後，也就放下向外追求的心，反求自己。他們相信只有勤念咒語，安心辦道，才能轉自己的煩惱障、業障、果報障，將自己的習氣去除。唯有肯自我加持，才能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

附註：自從藏密傳入東土之後，一些人總執著在神通妙用上，誤以為依仗佛的力

量，就可以消除一切障礙或得到一切所求。殊不知學佛不是求佛消罪業、得福報的；而是依照佛的教導，掃除自己的迷誤，而明見自性，以脫離煩惱的窠臼。因為佛不能代我們轉業，佛只能告訴我們消罪業、得福報的方法。

佛經上告訴我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眾生與佛覺性平等，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此覺性又稱真如本性、法界、法性、實際、實相、如來藏、法身、佛性、自性清淨心、一心、不思議界等。學佛就是要將自己與佛平等的覺性開發出來，所謂「自覺」；還要幫助眾生開發其覺性，所謂「覺他」；如此「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則稱為佛。

心垢與身垢不同。去除身垢必經過種種洗滌方法；去除心垢則不然。因為心垢無相，只要把心念一轉，放下執著就行了。好比我們正起貪念的時候，只要將念佛或念咒的心念提起，貪念就化為烏有，當下就清淨了，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我們要認識清楚，妄念來得快，去得也快，

這些都是我們累劫以來，妄想執著的習氣所致。當貪瞋痴的妄念起來時，只要我們不要去執取它，一切妄心自然消失無影，它絕不會污染我們的自性！就如同鏡子裡面的幻影，不論其美或醜，都與鏡子沒有妨礙、沒有關係；因為照體不動故。同樣的道理，人的身心，或聖或凡，或美或醜，不論是善、是惡，不論是無明、還是覺悟，對自性來說，都沒有妨礙，也沒有任何關係！我們的佛性是妙有真空，而不是頑空，所以它能應緣現相；雖然應緣現相，但一切相都是假相，當體即空、了不可得。所以《心經》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一切相對的事相都是由我們分別計度的妄心而有，都是虛幻不實的；只有真心，才是絕對真實的。我們剛開始修行時，因為定慧力不足，故觀照不得力；但只要從根本上認識清楚了，然後堅持不懈地做下去，久而久之自然就有轉化的力量。所以，明心見性實在是學佛的第一關鍵，是最最重要的！

一看病，第一福田

佛陀住在祇園精舍時，有一位比丘患了重病；因為臥病太久，不能清掃房間，所以他住的房間非常污穢。他剛生病的時候，還有很多人來探病照顧他；但時間一久，就沒有人肯前來慰問照應他了。

佛陀知道這事以後，有一天就到這位病比丘的房間裡探病，問道：

「你生病了，有人來招呼你嗎？」

「當初有很多人來看，後來我病久了，就沒人來看了。」

「你的病現在怎麼樣？」佛陀問。

「佛陀！老病不易好了。」那位比丘流著淚說。

佛陀聽後，親手撫摸著那位比丘的身軀，忽然間，那位比丘的病立即痊癒。

了。

「佛陀！感謝您，我的病好了！我已被人遺棄，爲什麼佛陀還對我這麼慈悲？」

「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助！你幫助過我，我也應該幫助你呀！」

「佛陀！我從沒有幫過您的忙啊！」

「你確實幫助過我！由於你沒有證果，所以無法知道往昔因中的事。」

「請佛陀慈悲開示！」

「往昔有一位惡王，爲集財寶，不擇手段。那時有一名將軍很慈悲，不惜生命

保奏一位僧侶，方使那位僧侶幸免遭殃；當時的將軍就是你，僧侶就是我。」

比丘聽後非常歡喜。病了很久，有幸蒙大慈悲的佛陀解除他的寂寞和重病，使他重獲人情的溫暖，也重拾往日的健康和快樂；因此對人生的價值更充滿希望，也發願更加努力修行，以報答佛恩！

附註：佛陀在《梵網經》卷二云：「若佛子，見一切疾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若父母、師僧、弟子疾病，諸根不具，百種病苦惱，皆養令差。而菩薩以惡心瞋恨，不至僧房中、城邑、曠野、山林、道路中，見病不救者，犯輕垢罪。」《菩薩戒本疏》卷二云：「《地論》利生十一事中第二戒云：若諸菩薩見諸有情遭重疾病，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往供事，是名有犯。」

佛陀很重視看病，因為看病是求福，也是修行，看病福田是悲田呀！

和患病的人相比，我們身體健康，便是幸福；和失明的人相比，我們有眼睛，便是幸福；和跛腳的人相比，我們有雙腳，便是幸福；和饑寒的人相比，我們擁有衣食，便是幸福；和煩惱的人相比，我們心中安詳無憂，便是幸福！因此，當看到比我們不幸的人時，請不要吝於將自己的幸福與之分享，主動去關懷對方、安慰對方，並施予及時的援助！

一 黑暗中的螢火蟲 一

一位年輕的男孩個性十分急躁，總是認爲自己懷才不遇，胸懷大志卻沒有發展的舞臺，爲此鬱鬱寡歡。他的祖父看到了，告訴他：

「聽說森林裡有許多螢火蟲，只要見到這些螢火蟲的人，就會擁有智慧，也許你可以去找看看。」

青年聽了很心動，當天晚上就興沖沖地跑到森林裡。但是他卻失望了，找了一整晚，不但一隻螢火蟲也沒見到，還被蚊子叮得滿頭包。青年埋怨地對祖父說：

「森林裡根本沒有螢火蟲，您是在尋我開心嗎？」

但祖父堅持地說：

「不，我沒有騙你，那裡真的有很多螢火蟲！不信我帶你去看看！」

於是，這天晚上，孫子高舉著火把，與祖父一起進入了森林。孫子不停地撥開草叢尋找，希望看到螢火蟲的身影，卻一無所獲。突然，祖父接過孫子手上的火把，接著澆水把火熄滅。孫子著急地說：

「您這是在做什麼！森林已經這麼黑了，沒有火把，什麼也看不見，我們怎麼可能找到螢火蟲？」

祖父沒有回答，只是示意孫子不要說話；孫子只好悶悶不樂地站在一旁。奇怪的事發生了！幾分鐘過去，剛才一片漆黑的森林，漸漸出現了幾個小光點……光點愈來愈清晰，竟然是一隻隻的螢火蟲！青年興奮地說：

「爺爺！螢火蟲出來了！」

「不，牠們其實一直都在。」

「可是我剛才怎麼一直沒有看到？」

「因為你的火把太亮了。唯有熄滅火把，讓眼睛逐漸適應黑暗，才能看到螢火蟲微小的光點。」

祖父慢條斯理地說：

「你的人生正處於黑暗，但在黑暗之中，也最容易看到希望的光。這就是螢火蟲教給我們的智慧。」

青年在黑暗中紅了眼眶，感受到祖父的用心良苦。

附註：故事中的青年，第一次沒有找到螢火蟲，是因為他不肯放下火把，不肯讓自己身處一片漆黑之中。然而，唯有願意置身黑暗，才能看到螢火蟲閃爍的光芒；唯有讓雙眼習慣黑夜，才能發現夜色中的美麗。

某次跟一個自小父母離異的朋友小聚，聊起這段並不快樂的童年，他竟然說出「幸好我父母離婚了」這樣出人意料的話。「如果他們沒有離婚，我

不會從小肩負經濟壓力；如果不是我從小面臨這樣的壓力，我不會有今天的韌性與毅力。」

當我們的人生陷入漫漫長夜之中，有人詛咒黑暗，也有人嘗試尋找暗夜裡飛舞的螢火蟲。挫折，可以為人生減分，也能替人生加分，端看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失敗。



「煩惱需要修剪」

有個男子覺得自己的人生不順遂，生活很不快樂。於是他來到山中一間禪寺，要求暫住，希望禪師能予以開示，拔除他的煩惱。禪師答應了，只有一個要求：

「環繞禪寺的樹籬笆已經很久沒修剪了，但我們禪寺中人手又不夠。你住在這裡的期間，可以幫助我們將樹籬笆修剪平整嗎？」

男子一口答應了。男子決定從禪寺門口的樹籬笆開始修剪。每天清晨，他就拿著樹剪開始工作，直到午餐時間才稍微休息；用過一點簡單的素齋後，又埋首剪樹。

這間禪寺占地非常廣大，樹籬笆的長度也很驚人。大約過了一個星期，男子

終於剪完一圈，但他赫然發現，一週前才修剪過的位置，竟然又已經枝繁葉茂了！男子覺得很傷腦筋，於是前去詢問禪師：

「大師，現在正值夏日，草木的生長速度之快，遠超過我修剪的速度。我現在該怎麼辦？」

禪師只說了一句話：

「繼續剪！」

男子只好摸摸鼻子，從頭開始修剪樹籬笆。剪過一圈之後，男子再度詢問禪師，還是得到相同的答案：

「繼續剪！」

男子剪了一圈又一圈，皮膚被曬得黝黑，手掌也生出厚厚的繭。當禪師又叫他「繼續剪」的時候，男子忍不住惱怒起來：

「自從我來到禪寺，您從未給我開示，只是叫我剪樹，我受不了了！」

禪師反問：

「你爲什麼不繼續剪樹？」

「因爲永遠都剪不完啊！」

「你的煩惱也是如此。」

禪師微笑地說：

「煩惱永遠會不斷增生，我們只能盡力修剪。」

男子聽了恍然大悟。

附註：任何人都希望自己「沒有煩惱」，但這其實只是一種奢望。若把人生旅途比喻為山間的泥土小徑，那麼煩惱就像雜草，有些路段的草少一點，有些路段的草多一點，有些時候雜草甚至掩蓋了我們的去路……但無論多寡，煩惱總是存在的。

很多人希望「拔除煩惱」，但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你我都只是平凡人啊！窮人有窮人的煩惱、富人有富人的煩惱；失戀中的人有失戀時的煩惱、戀愛中的人有戀愛的煩惱……這是非常必然的。

然而，面對煩惱時，我們儘管不能「除根」，但必須學會「斬草」的功夫。懂得面對煩惱，進而解決煩惱，最後放下煩惱，肩膀上的重擔也就在不知不覺中慢慢減輕了。

美國人際關係學大師戴爾·卡耐基說：「憂慮每天都會產生，不在於如何去預防，而是當憂慮來時如何去面對。」

——毛毛蟲變蝴蝶——

花園裡的一叢杜鵑，葉片上面出現了一堆蟲卵，大約有上百顆之多。小女孩看了十分緊張，雖然想弄掉蟲卵，卻又不敢去碰。於是她跑去跟爸爸說：

「爸爸！杜鵑上有很多蟲卵，您快把它弄掉啊！」

父親微笑著，摸摸小女孩的頭，說：

「別擔心，蟲卵傷害不了杜鵑的。」

憂心的小女孩，天天注意著那叢杜鵑。幾天過去，她發現蟲卵大約孵化了一半，仔細數一數，杜鵑上竟然有五十幾隻米粒大小的毛蟲！小女孩又要求父親去抓毛蟲，但父親說：

「放心，幾隻毛蟲，沒什麼大不了的！」

又過了幾天，小女孩發現大約有二十隻毛蟲存活了下來，而且愈長愈大！但爸爸還是不願意去抓毛蟲。毛蟲開始肆無忌憚地啃食著杜鵑的葉片，不出幾天，杜鵑只剩下寥寥幾片葉子。有些毛蟲因沒有食物吃而餓死了，但存活的仍有十隻之多。小女孩看著可憐兮兮的杜鵑，又急又氣，可是爸爸還是不願意幫忙。

就在她想要放棄的時候，神奇的事發生了。杜鵑開始生長出嫩綠的葉子，毛蟲似乎在一夕之間全都不見了！小女孩高興地把爸爸拉到杜鵑旁，告訴他這個好消息。爸爸微笑地回答：

「不，其實牠們都還在。」

接著他翻開葉片，小女孩這才發現，毛蟲不是不見了，只是已經變成了蛹，靜靜地掛在葉片下。後來杜鵑恢復了以往的樣貌，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而且小女孩欣喜地發現，花園裡多了許多新朋友——美麗的蝴蝶。

附註：如果捨不得讓毛蟲啃食葉片，小女孩的花園裡不會有蝴蝶翩翩飛舞。大自然讓小女孩學會了這個重要的道理：有捨，才會得。有一句話說：「成功不能讓人成長，失敗才能讓人成長。原因是成功的滋味都差不多，但失敗的滋味卻有千百種。」

若把我們的生命比喻為花園，毛蟲是生命中的困難；當我們遇到困境時，與其處心積慮地躲避，不如欣然面對——因為只要我們願意努力，總有一天，這些困難也會「蛻變」，成為我們的經驗與智慧，如同破繭而出的彩蝶。

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

從前有一個殺豬的屠戶和一個和尚隔鄰而住。和尚每天半夜都被床下的蟋蟀聲吵醒，只好起來打坐；如此日復一日，沒有一天睡好覺，精神很差，脾氣就很大。有一天晚上，他實在受不了了，就煮了一壺滾燙的開水，把床下的那群蟋蟀全燙死了。事後，和尚十分懊悔，感到自己犯了殺生的重罪，實在不可原諒，因此想要以死謝罪。他很傷心地走到懸崖邊，正準備跳下去的時候，這位殺豬的屠戶恰巧也來到懸崖邊，見狀問道：

「師父！您這樣做，是爲什麼呀？」

「唉！別提了，我罪孽深重！」和尚說。

然而忍不住又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向殺豬的屠戶述說了一遍，就轉身準備跳下

懸崖受死！

殺豬的屠戶聽完他的告白之後，大聲說道：

「唉！說到殺生，我天天殺、年年殺；我殺的豬比你殺的蟋蟀不知要多幾千倍，我先來！」

於是，殺豬的屠戶縱身就跳下去了。就在此時，懸崖下飛起了一隻鳳凰，把殺豬的屠戶接走了。空中突然傳出一個聲音，說：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和尚見狀又是一陣後悔，說道：

「我怎麼這麼猶豫，不先跳下去呢！唉！」

附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說停止作惡，立成正果之意；後來成為勸人改惡從善的一句俗諺。如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云：「夫佛法廣大，容

人懺悔，一切惡業，應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乎？」原來，在宋代的禪宗《燈錄》中，已經廣泛引用這句俗諺了。最初在《景德傳燈錄》卷二五，謂「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到了《續傳燈錄》和《五燈會元》中，改成了「颺下屠刀，立地成佛。」意義升格了。其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北涼譯出的《涅槃經》〈梵行品〉，彼云：「波羅捺國有屠兒，名曰廣額，于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一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毗沙門之子。」八戒中的第一戒為「不殺生」。佛教認為殺生屬於應受地獄報應的最大惡業之一。「放下屠刀」就是不殺生，亦即泛指不造一切惡業；不造一切惡業，就能得到種種福報，進而擺脫輪迴，直至成佛。

禪宗好談「立地成佛」，同慧能所傳頓悟之法有關。「立地」是唐宋時的口語，猶言「立刻」、「當下」。



佛法講因果，告訴每個人要受持五戒，就如儒家所說的五常：「仁、義、禮、智、信。」這是做人的根本；這些做不到，就會引發一些苦厄、災難。這念心迷失了，就是眾生；這念心起了邪見，就是魔鬼；這念心覺悟了，就如古德所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聖、成魔都取決於這念心呀！

一物我合一

蘇東坡和秦少游都是北宋才華橫溢的文人，兩人爲了談學論道，往往互不相讓。

有一天，他們相約一起吃飯，剛好看到一個流浪漢走過去，那個人已經好幾天沒有洗澡了，因此身上爬滿了蝨子。蘇東坡就說：

「那個人真髒，身上的污垢都生出蝨子來了！」

秦少游堅持異議說：

「才不是呢！蝨子是從棉絮中長出來的！」

兩人各持己見，爭執不下，便決定約個時間請佛印禪師評個公道，對於蝨子生成的原因到底哪一個人說的才對？並且協定爭議輸的人要請贏的一方一桌酒

席。

蘇東坡求勝心切，便私下跑到佛印禪師那裡，請他務必幫自己的忙。過後，秦少游也去請禪師幫忙，佛印禪師都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兩人都以為穩操勝算，便都安心地等待禪師的評判結果。佛印禪師說：

「蝨子的頭是從污垢中生出來的，而蝨子的腳卻是從棉絮中長出來的。」
佛印禪師就這樣做了一次美妙的和事佬。

附註：這個故事是說「物我合一」、「人境不二」、「萬物一體」的境界。外在的山河大地就是吾人內心世界的顯現，因此萬物與我無二無別。經上說「心生種種法生」、「一切法從心想成」，又說「心淨則土淨」；若吾人心中清淨平等，不起淨、穢的分別心，又哪有「蝨子何來」之爭呢？就如同《六祖壇經》中「風動還是幡動」的故事，歸根究底不外乎是吾人的一

念心妄動所致！若能「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則儘管外境如何千變萬化，吾心仍舊清淨無染，不為所動，這就是「禪」的境界，即所謂「內見自性不動，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也。能生活在這種對一切等量齊觀、物我一如的境界中者，才是真正的禪者。

有詩云：「一樹春風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現前一段西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這就是說，好比一棵樹，雖然接受同樣的空氣、陽光、水分與養分，但樹葉卻有不同的生機，能彼此無礙地共存於同一棵樹上。這正是華嚴宗「事事無礙」的境界！

一 自性天真佛 一

有一位居士，對淨土法門的修持下過一番功夫。有一天，他特地去拜訪佛光禪師，問道：

「禪師！我念佛拜佛已經二十多年了，最近在持佛號時，好像不太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我過去在持佛號時，心中一直有佛性，就算口中不念，心中仍然覺得佛聲綿綿不斷；即使心中不想持，但那佛聲仍像泉源一般，會自動流露出來。」

「這很好啊！表示你念佛已念到淨念相繼，與佛相應，找到自我的真心了。」

「謝謝禪師的贊許！但我現在不行了，我現在很苦惱，因為我的真心不見了。」

「真心怎麼會不見呢？」

「因為我與佛相應的心沒有了，心中佛聲綿綿不斷的淨念相繼沒有了，我想盡辦法找也找不回来了。禪師！我為此非常苦惱，請您告訴我，我要到哪裡去找回我的真心呢？」

「要想尋找你的真心，你應當知道：真心並不在任何地方，它就在你自己的身上。」

「我為什麼不知道呢？」

「只因為你一念不覺和妄心打交道，真心就不顯了，但它始終沒有離開你呀！」

這位居士聽了禪師的慈悲開示，似有所悟，乃重拾信心，向禪師頂禮致謝

後，滿心歡喜地回家繼續用功。

附註：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我們作功夫首先是為了「明心見性」。所謂「明心」者，明了心不可得，明了心是法體的妙用；所謂「見性」者，明悟並確信：我們的「自性」是一切妙用的主人，「自性」是一切法相生起的萬能體。然後，我們就時時刻刻觀照這個妙體，在本位上不動搖，不被物境所轉。

此「自性」，不在別處，就在當下，它就在我們的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不管我們認識或不認識這個「自性」，我們一直沒有離開過它，也逃避不了「自性」的作用。即使我們在動忙之中，乃至於性命出入之間，它都在顯

相、起用；且這個「自性」對任何人都是一樣，並沒有遮蔽，沒有隱蔽，也沒有隔斷，關鍵就看我們是否悟到它！若果真開悟「見性」了，則一見永見，無時不見，無處不見！因為無明並不是確實有一個事物存在，它只不過是一個妄執、妄見，只是心中一時昏昧黑暗的狀態；所以一覺悟即能破無明，此正是古人所謂「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之意。

我們經歷累劫生死輪迴之苦，業障固然深厚，只要我們將一切放下，才一覺悟，就能徹見我們的這個「自性」，如實了知它時時刻刻都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起作用，原來一切現象都是「自性」的顯現，而我們所見、所做的種種事情，全是夢幻；一旦夢醒，一切均了不可得，故不能著相！

一 舌之因果 一

從前有位僧侶，他的徒弟是個懶蟲，老是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有一天早上，他叫醒徒弟，並對他大叫：

「你還睡！連烏龜都已經爬到池塘外邊晒太陽了！」

這時，有個人經過，他正想要抓些烏龜給母親治病，聽到僧侶的話之後，就趕到池塘邊；果然，有許多烏龜正趴在池塘外邊的地上晒太陽。他就抓了幾隻烏龜回家宰殺來燉湯，以便為母親治病。當烏龜湯燉好之後，為了感謝這位僧侶，他就帶了一些烏龜湯來送給這位僧侶。僧侶知道這些烏龜乃因他無心的一番話而致死，心中非常愧疚，於是發誓從今以後不再說話。

過了一些時日之後，有一天這位僧侶坐在寺廟前，他看見一位盲人正朝著池

塘走了過去；他原本想要叫盲人不要再往前走，但他記起了他的誓言，決定保持沈默。但他的內心可是在天人交戰，痛苦難當哩！

就在這個時候，盲人卻已經掉到池塘裡去了。這件事更讓他感到難過！他這時候才明白：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能一味地喋喋不休或保持沈默。

附註：舌乃六根之一，因舌而惹禍、因舌而招福的事情，史上記載不勝枚舉。我們是主宰舌頭的主人，舌頭依照我們意念所發號的命令行事，說些我們心中想要說的話，而不是舌頭主宰我們去說我們不想說的話。不幸的是，對大部分的人來說，舌頭變成主宰，人們似乎無法控制它的擺動，以致釀成大災難！所謂「禍從口出」是也。

《八識規矩頌》描述「第六識」，云：「動身發語獨為最，引滿能招業力牽」。是說在我們的身口意三業中，身業和口業遠不如「意業」厲害，意

念才是吾人一切行為造作的主要領導者！我們要成為主宰舌頭的主人，而不是讓它去主宰自己的心靈。因此該說話的時候，要說有智慧的話；不該說話的時候，要三緘其口。總之，要說得其所，說得有智慧，才不致受舌頭牽累而遭殃！

又「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對於自己或別人不經意所犯的過錯，都要以寬恕之心加以原諒；若一味地過度責備，都是極端的固執行為，對自己或別人日後的生活，難免會造成不良的影響。所謂「經一事，長一智」，人類本自具足覺悟的能力，因此懂得是非、對錯，能夠反省、檢討、改進，不再犯同樣的過錯，這是生為人類最難能可貴之處！然而有些人卻不肯承認自己本具此覺性，當遇到挫折時，只知逃避現實，故作消極而無意義的抵抗，甚或放棄自己。由於不肯用心學習，不知從錯誤中記取教訓，因此一錯再錯，真是可惜！上面故事中的僧侶正是最佳的例子。因此我們不但

要學會寬恕別人，更要學會寬恕自己，做個慈悲與智慧具足的人！



「我慢高山，法水不入」

從前有一個人，他的父親是宰相；在帝制時代，宰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皇帝，就以他最大！而他的兒子是文科榜上最高的狀元。你看這個人的福報多麼大！但是他自己本身的正報卻很不莊嚴，一出生就沒有雙手和雙腿，不但吃飯要人餵，且一切行動都要依賴別人協助。這個人對自己身體的不莊嚴，並不覺得慚愧，且還瞧不起自己的宰相父親和狀元兒子。當他看到父親時，就說：

「你不要以為當個宰相有多了不起，你看你的兒子像什麼？像個冬瓜，上面還多了一個頭，這都是你老人家沒有積德，前生沒做好事緣故！你看看我兒子，是個一表人才的狀元呢！」

當他看到兒子時，就說：

「你這個壞仔，狀元有什麼好驕傲的？你看你的老子是什麼樣子？是個其醜無比的冬瓜。你看看我的老子是什麼？是當朝的宰相呢！」

附註：你看這個人傲慢到這種地步，今生所感召的果報體已夠可憐了，還不知道，人家有本事他還是瞧不起，總是把別人踩在腳底下；甚至對父母、師長都不放在眼裡，這種傲慢的煩惱習氣是很損傷德行的，更是障礙吾人修道的主因！

我們眾生在未斷除第七意識的俱生我執之前，心中都有「我慢」的習氣存在，這是學道的大障礙。貢高我慢就好像在山頭上，不管雨下得多麼大，山頭上是存不住水的，所以說：「我慢高山，法水不入。」心中有「我慢」的人，與道決定不相應，反而與瞋恚相應！「我慢」之幢若不除滅，

則不論走到哪裡，你都會看不起別人，也就無法和別人結善緣；等到你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人家自然也不想理你，這都是自己招來的因果報應啊！

我們修行用功都要行禮拜，「普賢十大願王」的第一願，就是「禮敬諸佛」，禮敬諸佛能消無始劫來的罪業，尤其是消除「貢高我慢」的惡習。古德云：「稻穗愈飽滿，頭垂得愈低」，一個有學問道德的人，待人總是非常謙恭有禮，絕對不會現出一副趾高氣昂的傲慢態度；儒家哲言：「滿招損，謙受益」，正是告誡我們待人處世應有的謙虛態度。每一個眾生都是未來佛，都要以平等心去恭敬他、禮貌對待他，人人都能如此，則社會太平、國家安樂矣！

一 出家與否的因緣 一

許多佛教徒常會提到一個與自己有關的問題：要不要出家？其實許多佛弟子轉世人間，並不是每一個都出家修行的。猶如中國禪宗的祖師六祖惠能大師所預言的，於六祖圓寂七十年後，中國禪宗會出現兩大菩薩：一位為僧（即馬祖道一），一位為俗（即龐蘊居士），這兩位禪宗的大成就菩薩，各有其利益眾生的方法及方便。

馬祖道一是懷讓禪師法脈的傳承弟子，現出家相，以禪宗叢林的修道生活來利益眾生；而龐蘊居士也曾在馬祖道一的禪院，參禪學習三年，有人問他：

「您為什麼不出家為僧，荷擔如來家業呢？」

龐蘊居士回答說：

「各有各的緣分及命運啊！」

後來，龐居士深入民間，依眾生的根機，應時、應緣度化眾生，因此有人稱之為「中國的維摩詰」。

附註：佛弟子出家與否，都是有其因緣的，以下大略列出三種情況，以供參考：

(1) 有些佛弟子，因過去世多在佛教寺廟中，過著出家修行的生活，所以今生來到人間，還留有出家的習性；雖然現今尚未出家，可是一見到佛寺或出家人的生活情景，就會法喜充滿，視俗世紅塵的一切如大災難，故從小就有出家的念頭。

(2) 有些是宿世以來即發願現出家相（譬如只作人子，不作人父），願生生世世來人間修行學佛，以荷擔如來家業，承續佛陀法脈，故必定出家。

(3) 另有一種則是大慧命佛弟子，不管出家或在家，都是以弘法為家務，以

利生為事業，故今世非常努力充實佛法的正知見以及修行證量，這類佛弟子都是乘願再來的大善知識。

所以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修行佛法不能太執迷於種種表相，尤其處在末法時代的五濁惡世中，又有許多天魔的徒子徒孫們大量轉世人間，有的混入佛教寺廟中，穿佛教袈裟，現出家相，卻破佛戒律、毀佛、謗佛，造作無量罪業等。所以，今世要想出家者，宜多加省思，小心觀察為要！



「我們給別人的，其實是給自己」

有一個老光棍，他並沒有什麼嗜好，只是喜歡在睡覺前喝一點葡萄酒自娛。然而，他發現最近幾天有人偷喝了他的酒；他懷疑是佣人偷喝的，於是悄悄地把整瓶酒倒出來，再裝入他的尿液。但酒瓶中的尿液，仍然每天都在減少。他很不高興地把佣人叫來，責備一番；佣人看到主人這麼生氣，很委屈地爭辯道：

「不，我並沒有偷喝！」她繼續說道：

「我是想味道更香更可口的菜給您吃，所以每天燒菜時，都加了一點您的葡萄酒在裡面。」

附註：我們從上則短文中，不難發現：「你怎麼對待別人，別人就怎麼對待你」

的道理。下面也有一則類似的故事：在一家簡陋的酒館裡，正在喝著大杯啤酒的李先生，突然覺得內急，他匆匆忙忙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又想到在他上廁所時，酒可能被別人偷喝，猶豫一會後，他找到一張紙，寫上：「我吐口水在這裡面！」寫好，就把它放在杯子下面，然後才放心去上廁所。過了幾分鐘後，李先生回到原來的座位，他看到杯子下面有另一張紙寫道：「我也吐了一口在這裡面！」

可見，你給別人什麼，別人就回報你什麼；就像我們在玩「回力鏢」，繞個圈子後又旋轉回來。在日常生活中，你想了什麼、說了什麼、做了什麼……，最後通通都會回到你的身上；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給別人的，其實是給自己」。因此，古德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否則，「害人不成，反而害到自己。」

環視今天我們所處的地球環境，不論是氣候變遷或大地反撲等自然災害，

都是人類自作自受的惡果。如今補救之道，只有從我們每一個人做起，大家都要謙卑地反躬自省，懺悔過去對地球所造成的破壞，改正錯誤的觀念和行為，順天道而行；絕不可再藉口發展經濟、追求進步，而肆無忌憚地掠奪大地的資源，製造大量的污染源，破壞大自然的平衡，否則在不久的將來，果真會出現如電影「2012」中所上演世界末日的悲慘情景。希望大家互相警惕，共盡一份地球人的責任！



「您是「九九一族」嗎？」

有位國王，天下盡在手中，照理，應該滿足了吧，但事實並非如此。國王自己也納悶，為什麼對自己的生活還不满意？儘管他也參加一些有意思的晚宴和聚會，但都無濟於事，總覺得缺點什麼。

一天，國王起個大早，決定在王宮中四處轉轉。當國王走到禦膳房時，他聽到有人在快樂地哼著小曲。循著聲音，國王看到一個廚子在唱歌，臉上洋溢著幸福和快樂；國王甚覺奇怪，他問廚子為什麼如此快樂？廚子答道：

「陛下，我雖然只不過是個廚子，但我一直盡我所能讓我妻小快樂；我們所需不多，頭頂有間草屋，肚子不缺暖食，便夠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而我帶回家哪怕是一件小東西都能讓他們滿足。我之所以天天

如此快樂，是因為我的家人天天都快樂。」

聽到這裡，國王讓廚子先退下，然後向宰相諮詢此事，宰相答道：

「陛下，我相信這個廚子還沒有成爲『九九一族』。」

國王詫異地問道：

「『九九一族』？什麼是九九一族？」

宰相答道：

「陛下，若想知道地知道什麼是『九九一族』，請您先做這樣一件事情：在一個布包裡，放進去九九枚金幣，然後把這個布包放在那個廚子的家門口，您很快就會明白什麼是九九一族了。」

國王按照宰相所言，令人將裝了九九枚金幣的布包放在那個快樂的廚子家門前。廚子回家的時候發現了門前的布包，好奇心讓他將布包拿到房間；當他打開布包時，先是驚詫，然後狂喜：

「金幣！全是金幣！這麼多的金幣！」

廚子將布包裡的金幣全部倒在桌上，開始查點金幣，九九枚？廚子認為不應該，於是這個數目，於是他數了一遍又一遍，的確是九九枚。他開始納悶：

「沒理由只有九九枚啊？沒有人會只裝九九枚啊？那麼那一枚金幣哪裡去了？」

廚子開始尋找，他找遍了整個房間，又找遍了整個院子，直到筋疲力盡，他才徹底絕望了，心中沮喪到了極點。他決定從明天起，加倍努力工作，早日掙回一枚金幣，以使他的財富達到百枚金幣。由於晚上找金幣太辛苦，第二天早上他起來得有點晚，情緒也極壞，對妻子和孩子大吼大叫，責怪他們沒有及時叫醒他，影響了他早日掙到一枚金幣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

他匆匆來到御膳房，不再像往日那樣興高采烈，既不哼小曲也不吹口哨了，只是埋頭拼命地幹活，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國王正悄悄地觀察著他。看到廚子心緒

變化如此巨大，國王大為不解，得到那麼多的金幣應該欣喜若狂才對啊！他再次詢問宰相。宰相答道：

「陛下，這個廚子現在已經正式加入『九九一族』了。」

附註：「九九一族」是這樣一類人：他們擁有很多，但從來不會滿足；他們拼命工作，為了額外的那個「一」；他們苦苦努力，渴望儘早實現「百」。因為忽然出現了湊足「百」的可能性，一切都被打破了，他竭力去追求那個並無實質意義的「一」，不惜付出失去快樂的代價，這就是「九九一族」。

「需要不多，想要很多」，煩惱無窮，會使健康受到影響；化繁為簡，回歸淳樸，才是「身、心、靈」健康快樂的泉源。「少欲知足」的簡約生活，是可永續生活的一種「減法」哲學。

「人生真正的價值」

有一個出家弟子，跑去請教一位很有智慧的師父；他跟在師父的身邊，天天問同樣的問題：

「師父啊！什麼是人生真正的價值？」

師父每天被他緊迫盯人的發問，心中煩透了，幾天下來，也不知如何回答才恰當；有一天，終於想出了一個善巧的方法來。這天，師父從房間內拿出了一塊石頭，對他說：

「你把這塊石頭拿到市場去，但不要真的賣掉，只要有人出價就好了；看看市場的人出多少錢買這塊石頭？」

弟子就帶著石頭來到了市場叫賣。有的人說這塊石頭很大、很好看，就出價

兩塊錢；有的人說這塊石頭可以做秤錘，出價十塊錢。結果大家七嘴八舌，最高也只出到十塊錢。

弟子很開心地回去，報告師父：

「這塊沒用的石頭還可以賣到十塊錢，真該把它賣了。」

「先不要賣，你再把它拿去黃金市場賣賣看，也不要真的賣掉。」

弟子就把這塊石頭拿到黃金市場去賣。一開始就有人出價一千塊，第二個人則出價一萬塊，到最後竟然有人出價到十萬塊。

弟子興沖沖地跑回去，向師父報告這不可思議的結果。於是師父又對他說：

「你把石頭拿到最貴、最高級的珠寶商場去估價看看。」

弟子就遵照師父的指示去了。第一個人開價就是十萬塊，但他不賣；於是二十萬、三十萬、……，一直加上去，他都不賣；到最後，買方生氣了，要他自己出個價錢。他只好對買家說，師父不許他賣，就把石頭帶了回去，對師父說：

「這塊石頭居然被出價到數十萬塊！」

「是呀！我現在不能教你人生的價值，因為你一直在用市場的眼光看待你的人生。人生的價值，應該是在一個人心中，先有了最好的珠寶商的眼光，才可以看到真正的人生價值。」

附註：從上面的故事中，我們了解到：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環境背景和人群當中，所付予的價值觀念絕然不同。就好比我們生活在水源充足的地方，很難體會乾燥少雨的沙漠地區，一桶水比一塊黃金還值錢的道理。

我們生活在世上，短短幾十年，最多不過百年，對於人生的價值，是否體悟了？所謂「生從何來？死往何去？」「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人為什麼要受苦？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如意的事？」……等等對人生的疑問。如果不在佛法中去尋求宇宙人生的真相，我們真不知如何活下去！

佛法告訴我們：人活在世上，所遭受的一切災難困苦，心內各種無明煩惱，都是前世所造的業因而今感招的果報。但因果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時時刻刻都在變，因感果，果又造因，因又感果，如此因因果果，循環不已，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我們今世享福要知惜福，仍要多造好因，多做善事，這個福才能長久。更重要的，是要了悟世間的一切事物都如空花水月，虛假而不可得，唯一真實不虛的是我們的真如本性；因此在有限生命當中，要時時刻刻觀照這個萬法生起的本源——「自性」，待「見性」後，自然不迷了，真假認清了，就不會盲修瞎練、心外求法了，這才是無上的大福報啊！

一多嗔眾生慈悲觀一

有一位在臺北某公司上班的女居士，在她剛進入該公司時，主管要她接手某同事的工作，但那位被調職的同事卻認為她侵佔了自己原先的職位，因此心中非常不滿，所以在業務交接時，對她百般刁難；更不幸的是，兩人又必須在同一間辦公室朝夕相處，一起工作。這位女居士對於這種莫明其妙的羞辱，感到很難過，起初還生起了報復的念頭，但由於對佛教的堅定信念，她馬上反觀：

「我是佛教徒，怎可與一般人一樣用以牙還牙、以毒攻毒的報復心來對付人家！」

因此她就在每天早晚課之後，於佛前懺悔道：

「這位同事會對我態度如此不友善，也許是因為她誤認我侵佔了她的職位，

由於嫉妒心而生瞋恨心；雖然我以真誠心對待她，但是她還是不能接受我的友誼，可能是我前世曾與她結惡緣吧！希望將此誦經念佛的功德，能化解我和她之間的惡緣。」

然後在每天的上班期間，她總是試著用最誠懇、最友善的態度，在適當的時機去關心她、慰問她，好比冬天冷了，提醒她多穿衣服；生病了，特別去關懷她；遇到困難時，主動去替她打點、幫忙……。如此經過了半年，那位同事終於被她誠懇、友善、和藹的態度感動，才逐漸覺悟到自己以前的無知，真是錯怪好人啦！從此兩人成爲最好的朋友。

附註：這個故事說明了一件事實，如果我們碰到逆境時，雖然行忍辱，但只是將瞋恨、惡口、報復的行為暫時壓抑起來；這種壓抑式的忍辱，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時，仍然會像山洪爆發般地宣洩出來，可說是「一瀉千里，不可

收拾」，既損己又傷人，這絕不是佛陀所說的忍辱波羅蜜。佛陀所開導的忍辱方法，是必須透過長期禮懺、觀想、發願、修定的方式，才能將內心瞋恚的積習，徹底淡化、淨化，達到無忍可忍的境界。

以慈悲觀化解瞋恨心，是佛陀常在經典上教導佛弟子對治逆境現前的一種方法。當真誠的慈悲心力行久了，自然能化解我們與眾生累劫以來的怨結。上面故事中的女居士真正做到了「緣起時即是修行時」的教誡！不然聽了一堆大道理，也能講得天花亂墜，但一遇到逆境現前，瞋恨的習氣就起來了，一副「誰敢惹我，老子一定要讓他吃不完兜著走」的氣勢，總要比誰的脾氣大！這樣，豈是學佛的修行人呢？

我們正在往學佛的路上走，遇到逆境時一定要常作慈悲觀，行忍辱波羅蜜，才能化解瞋恚的積習。所謂「智慧無障礙，慈悲無敵人」；能入「慈心三昧」，當下就沒有瞋心！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有一次，毘舍佉帶一些珍貴的禮物到鶻伽國，準備送給她的親戚。沒想到她一到邊界城門時，城門的守衛見她有錢，竟獅子大開口，向她強索一筆高額的關稅。

這件事令毘舍佉非常的不舒服，於是她向當地國王波斯匿王檢舉，但不巧波斯匿王因有更重要的政務要處理而未予理會。

毘舍佉很想平息心中的憤怒，於是她去拜見佛陀，尋求佛陀的心靈開導。佛陀得知經過以後，只簡單的說了以下的偈語：

「心隨境轉皆是苦，心能轉境才是樂；世人皆被俗事煩，難得逃脫此束縛。」

上面偈語的大意是說：我們不應該被外境所影響，任何惡毒的言語或無禮的舉動都傷不了我們，除非是自己心中的憤怒才會真正傷到自己。一般凡夫俗子很容易被日常生活的瑣事搞得心煩意亂，很難逃脫對外境的依戀與執著。因此，如果我們的情緒被外在的環境牽著走，那就是苦。只要我們擺脫對外境的依戀與執著，作自己的主人，才能獲得平安與喜樂。

附註：人生在世，難免會遭遇到一些無理的待遇，譬如去商店消費時受到店員粗魯的對待；或者向公務機關申請或諮詢案件時，可能遇到官員的官腔或索賄；或者辦公職場裡小人的排擠或惡意中傷；又或者惡鄰居的無理取鬧等等。

其實，以上的林林總總，不外都是生活中芝麻綠豆的瑣事，但若遇上了，也的確夠讓人生氣或心煩的。毘舍佉是被佛陀譽為「布施第一」的女居

士，遇到城門守衛「藉勢藉端」向其索賄時，她雖早已證初果，但因尚未徹底斷除貪、瞋、痴，故對於這種惡質公務員的行為，也難免動怒。佛陀教導毘舍佉不要被外在不順意的環境影響自己的心情，應該作自己的主人，善加控管自己的情緒。簡言之，就是不要「心隨境轉」，而應「以心轉境」。宋朝永明禪師說：「雲駛月運，舟行岸移；境實不遷，唯是妄心。」正說明吾人若隨著相分走，那是凡夫；若能了悟心外無法，法法唯心，則能「見外面的境界，即見自性」，故心不隨相分轉，而證入事事無礙法界，此即如來的稱性作用，一切自在矣！正如《楞嚴經》上所說的：

「若能轉物，則同如來。」

一 佛还靈 一

從前在大陸的鄉下地區，有一位大善人，大家都稱他「老員外」。老員外的上一代，曾出資建造一座寺廟，供養出家人修道用；一直到他這一代，這座寺廟已經破爛不堪，不能再住人了。但因為老員外平時都把錢財拿來布施做善事，日久自己也沒錢整修這座寺廟，於是他想把寺廟貢獻給鄉里，當成地方公有財產，希望鄉里大眾共同出錢，把這座寺廟修好。他先請大眾到廟裡，說明心意後，又招待大家喝茶；之後由寺廟中的住持師父把功德簿拿出來，讓大家填寫功德金；大家都認為這座寺廟本是老員外的祖產，理應尊重他，由他先寫。因此住持師父就恭恭敬敬地請老員外先寫；老員外拿到筆，心想現在自己沒錢了，才要大家共同出錢，還寫個什麼？在沒錢又被逼得要寫功德金的情況下，他想寫個「一兩」

就好了；可能是善事做習慣了，經常一寫就是百兩、千兩，所以這時候他竟然寫個「一百兩」。住持師父一看很歡喜，他說：

「這個寺廟只是修補而已，六、七十兩就夠了；老員外已經寫了一百兩，夠了！你們都不用拿錢出來了。」

怕出錢的人聽後一陣歡喜，都各自回家去了。

老員外實在沒有錢了，吃飯都成問題，哪有一百兩銀子呢？他只好把自己居住的房子賣掉，剛好賣了一百兩銀子，拿來修寺；從此老員外變得孤苦伶仃，已到「貧無飯吃，窮無屋住」的地步！住持師父知道了這件事情，就跟他說：

「你這樣一位大施主，連自己的房子都賣了來修寺，現在沒地方住，請你到寺廟來住好了。」

「我是做功德的，怎麼能到寺廟裡住呢？我沒有資格住啊！」

「那你就不要將一百兩全部拿來修寺，你只要拿出九十兩，留下十兩自己造

個房子住還是可以的。」

「不可！我要做功德，就是一百兩！」

「那你就在廟裡住好了。」

老員外最後還是聽住持師父的話，住到寺廟裡去了。經過了兩年，他的兩眼突然瞎了，還好寺裡的人都很歡喜照顧他的起居。有一天，老員外被鄉親父老請去爲一座橋做上樑的儀式；這座橋是他過去修建的橋，現在已經毀壞無法通行，如今鄉人在萬難之中，合力將它整修好，準備上樑，也就是在橋的中間鋪上最後一塊石頭，表示這座橋已完全整修完工了。給橋上樑是一件大事，住在周圍鄉鎮的人都來恭賀。這天本來天氣很好，但是當老員外一上好樑的剎那間，突然風雨交加，雷聲大作，響徹雲霄，這無情大雷「轟隆——」一聲，就把老員外打死了！大家一看，都驚慌地大叫道：

「不得了！天雷無眼呀！怎麼亂打好人！」

一般民間的說法，認為凡是被雷打死的，決定是忤逆不孝的大壞人，因此這件，令大家非常憤恨不平，心想：

「他家幾代都是樂善好施，連這樣的大善人，還遭天打雷劈的惡報，真是太沒天理啦！做好事有什麼用？好人沒好報啊！」

當時橋上人來人往，正當大家在議論紛紛的時候，前面不遠處來了一座八人抬著的大轎子要過路，原來是欽差大臣路過這裡。

老員外被雷打死後就跪在那裡，在場的人想幫他安葬，可是看他跪著一動也不動，都不知如何才好。剛好欽差大臣辦事從這裡經過，大家就把事情原委說給他聽。欽差大臣一聽，心裡也很憤恨，順手拿起筆，就在老員外的手掌上寫了三個字：「佛不靈」，以表心中的不滿，寫完後就離開了。

欽差大臣辦完事後就回京城，經過三五天之後，他來到皇宮向皇上交差時，講到他在民間的所見所聞，也就把這件事情講給皇帝聽，皇帝心中也感到困惑不

解。正巧皇后在三五天前產下一個皇太子，但太子從一出世，晝夜都是哭哭啼啼的，用盡任何方法，都無法讓他大哭。皇帝就把這位小皇太子抱出來給欽差大臣看看，欽差大臣很自然地摸摸他的頭，再摸摸他的手，當他把小手掰開時，赫然看到自己寫的那三個字「佛不靈」！驚愕之餘，他趕緊拿起筆，在「不」字旁加個「還」字，這個「還」字就是「還」的簡寫。他一寫好「佛還靈」，小皇太子不但不哭，還笑起來了！你說微妙不微妙！

附註：上面的故事，要以佛法的三世因果來評斷，才能叫人心服口服！這位大善人晚年竟然眼瞎又遭雷劈，這是重報轉輕受、遠報轉近受啊！

人沒有百分之百的善，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惡；老員外在過去世，曾經造作了眼瞎的惡業，這個惡業本來要招感一生的眼瞎果報，但因為他今生做了許多大善事，所以今生到老年眼睛才瞎，瞎沒多久就捨報了。如果不是這

時候重報轉輕受、遠報轉近受，等來生再受瞎眼報，那恐怕要瞎一輩子，多痛苦呀！又因為他在過去世中，也造過五逆罪，所以要遭雷打的惡報；如果他來生轉世，長大成一個青年時，才被雷打死，那豈不是太可憐了嗎！你看他在這一世之中，就把三世的罪報都受完了，而後投胎做了皇太子。這就說明：善人終究有善報，惡人終究要受惡報啊！

佛法講的因果是決定不會欺騙世人的！今世造了善業卻遭遇惡報，乃是過去世殘留下來的惡業所感；今世造了惡業，還生活得一切如意，那是他過去世的善業還在。當知善惡到頭終有報，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我們一定要相信因果，更要明白因、果不會同時；若能這樣，則不管遇到什麼樣的苦難，我們都會感到安樂自在，而不會憤怒不平啦！

一不捨輪迴度眾生一

有位禪師圓寂之後，某天有人問起他的徒弟，說道：

「你師父往生什麼淨土？是西方極樂世界，或是東方淨琉璃世界，還是兜率內院？」

「我師父東方也不去，西方也不去，更不會去兜率內院。」

「那他到哪裡去了呢？」

「他呀！東家作牛，西家作馬去了。」

問者驚訝地說道：

「你說這話不是在罵你的師父嗎？」

這位徒弟笑道：

「哈哈，蒼天、蒼天！冤枉、冤枉！」

其實，這位徒弟的意思是說：我在讚歎我的師父，你卻說我在罵他，真是冤枉啊！我的師父道行深、有把握，敢於「東家作牛，西家作馬」，向異類中行，不捨六道輪迴而心住於清淨，你們有這個把握嗎？我這是讚歎，而你卻不知道，所以他才說「蒼天、蒼天」！

附註：可見這「蒼天、蒼天」大有妙處。話說有一次，趙州禪師要到天臺山去見豐干和尚，而據說當時的豐干禪師就是阿彌陀佛的化身，他的座下有寒山、拾得兩位徒弟，分別是文殊、普賢菩薩的化身。當趙州禪師到達天臺山時，因剛剛下過雨，地面上很明顯地印著很多牛蹄印。這時他看見一個童子，騎在牛背上吹笛子，這童子就是寒山。寒山問趙州：「上座還識牛麼？」趙州答：「不識！」寒山聽到趙州禪師答「不識」，就指著牛蹄印

說：「此是五百羅漢遊山。」趙州問：「既是羅漢，為什麼卻作牛去？」

寒山答說：「蒼天、蒼天！」這是說，你這個人分別心真是熾盛呀！一切眾生都是佛，都具有如來的智慧德相，你怎麼還從腳印上去分別羅漢或牛？

「蒼天、蒼天」這話一出，著實把趙州禪師罩住了。但是趙州禪師畢竟是位大宗師，善於在無法轉身處轉身，就像太極推手「四兩撥千斤」一般，於是他便哈哈大笑。寒山問：「作什麼？」意思是「你笑什麼？」趙州說：「蒼天、蒼天！」這是說，剛才你問「作什麼」，還是有個東西在啊！寒山聞後讚歎道：「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意思是說，此人確實具有大丈夫的作略、具有解脫者的風範啊！

禪宗叫我們要時時見性，在一切作用中見性，心不隨著境界跑。永嘉禪師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一切眾生自性本來清淨，何



處不是道場！若只是住在三界外的淨土，才能了生死，那是小乘阿羅漢的行徑；吾人要想成就無上菩提，就必須有大心菩薩的行為，不捨輪迴，而在六道裡度眾生，故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執著世間相亦不壞滅世間相。

熟練的無能

話說乾隆年間，京城出現了一個專偷皇宮寶物的的神偷。他來無影，去無蹤，縱使紫禁城內牆高池深，戒備森嚴，但這些都不放在他的眼裡，依舊來去自如。只不過皇宮內大大小小的瑣事何等繁雜，出現一名小偷而已，倒也沒有驚動到高高在上的萬歲爺。

直到有一天，乾隆皇帝發現放在御書房的玉璽竟然不翼而飛，勃然大怒，敕令紫禁城內外作地毯式的搜索。妙就妙在這裡，玉璽居然在三天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皇帝的桌上。這下子乾隆慌了，他想：

「這神偷在深宮內苑裡這般地來去自如，這次玉璽失竊倒也算了，下次如果他要取朕的項上人頭，那不就……」

乾隆越想越恐懼，馬上召見大臣們商討對策。會議中，眾大臣面面相覷，只見和珅率先打破沉默：

「啓奏陛下，臣有一計，定可捉拿此賊。」

乾隆急道：

「愛卿有何對策？」

「這需要多管齊下」和珅稟奏道：

「一、加派三千御林兵嚴守禁城，務求滴水不漏。

二、加強宮內防盜機關，嚴防裡應外合。

三、百姓出入京城，一律接受身份及行李檢查，以防贓物外流。

如此一來，此惡賊一定無所遁形，難逃法網。」

乾隆大喜：

「很好，就依愛卿所言，馬上去做。」

不料這計策實施了半年，神偷猖獗依舊，接連著幾件寶物被偷不說，京城的人民也都感到不便，怨聲載道。乾隆看看這樣下去實在不是辦法，只得再召開會議討論。

「劉愛卿，你一向足智多謀，這次倒拿點主意啊？」

乾隆沉不住氣，開門見山地點名劉羅鍋想想辦法。劉羅鍋駝著背，伸出三根手指頭緩緩地說：

「啓奏陛下，依臣愚見，倒可以從三方面下手。

第一，將紫禁城外增派的御林軍都撤掉。

第二，將所有寶庫的大鎖通通拿掉。

第三，將存放寶物的箱子全部打開。

如此一來，必能手到擒來。」

乾隆聽了甚感不解：

「劉愛卿，你是聰明人，怎麼說起這糊塗話來了？」

劉羅鍋眯著眼睛，嘴角浮起一抹微笑：

「請陛下試試看，便知成效！」

於是乾隆下令照辦，不出十天，神偷居然被輕易地捉到了！原來這位神偷已有三十年偷竊歷史，上千次的成功經驗告訴他，進入目的地後，要先機警地躲過警衛，找到門後迅速開鎖、進入、拿寶物，拿到後迅速往窗外跳。只要精準地執行這些步驟，即使再嚴守的地方也能順利偷出寶物，可是這次進入目的地後，竟然沒有警衛，也沒有鎖門，進去後只看見箱子打得開的，窗戶也被拿掉了，在這一連串的猶豫中，浮現了前所未有的疑問、驚慌與恐懼。就在這猶疑的片刻，說時遲那時快，巡邏的衛兵一擁而上，神偷還愣在那兒，口中猶自喃喃念著：

「怎麼會這樣呢？怎麼會這樣呢？」。

附註：其實，在我們生活中不也充滿了這一類的情境嗎？沈迷在過去的成功經驗，執著於以往所養成的習慣；一旦環境改變，很容易落入一種「熟練的無能」——愈是熟練、愈是顯得無能。換句話說，真正捉到神偷的不是滴水不漏的防守，不是高城深池、銅牆鐵壁，而是神偷累積三十年的「經驗」打敗了他自己。

過去的經驗告訴他，面臨到的環境、遭遇到的狀況，甚至是接觸到的對手都將是如何如何，他只要如此這般即可；有朝一日，當環境改變、狀況改變、對手改變，若仍舊依賴過去的經驗，結果只有猶豫、恐懼、束手無策，終至走上失敗一途。

在不斷快速變遷的時代中，唯有突破過去的包袱，掌握新的環境，面對新的課題，迎接新的挑戰，才能不斷地超越自我，再創新機。我們並非完全否定「經驗」的結晶，而是強調在運用經驗的同時，仍然要保有一顆自在



的心；在快速變革的時代裡，如果我們還用傳統的武器、現代的戰術，絕不可能贏得未來的戰爭。

「即此是，無別物」

從前于岫大夫去參紫玉禪師，于岫大夫問道：

「如何是佛？」

紫玉禪師乃召喚于岫大夫道：

「大夫！」

于岫大夫隨即應答：

「哎！」

紫玉禪師說道：

「即此是，無別物。」

于岫大夫一聽，心中明白，說聲：

「噢！」

但是，藥山禪師聽了這件事之後，卻說：

「唉呀！壞了！于岫大夫被紫玉山埋掉了。」

當這句話傳到于岫大夫的耳朵時，他想：

「唉呀！大概是我悟得不對吧？他怎麼說紫玉山把我埋掉了，我難道不是悟道嗎？我錯了嗎？」

于岫大夫對於自己所悟的境界生起了懷疑，腳跟站不穩，一下子就被藥山禪師的釣勾釣去了。他連忙跑去問藥山禪師，說道：

「大和尚啊！聞您說我被紫玉山埋掉了，說我悟得不對，請和尚您慈悲開示。」

藥山禪師見于岫大夫這麼說，哈哈一笑，心想：

「你這個人果然腳跟站不穩，讓我一釣就釣來了。」就說：

「好吧！你來問，我答覆你。」

于岫大夫便就前面的問題再問藥山禪師：

「如何是佛？」

藥山禪師也跟紫玉禪師一樣召喚他：

「大夫！」

于岫大夫應答：

「哎！」

這時，藥山禪師並不像先前的紫玉禪師那樣，在于岫大夫應答之後，便予以直接指示；而是馬上反問他：

「是什麼？」

于岫大夫立即回光返照，看是什麼？不久，便說了一聲：

「噢！」

于岫大夫這下子真悟道了。

附註：這則禪宗公案，兩位禪師其實同樣是用直指的方法，不過是手法不同而已；一個直接告訴你，一個反問你一句。因為你問「如何是佛」，我總要對你這個問題答覆，不能答非所問。回答時，不是直接說佛性如何如何，而是先召喚你一聲，然後有兩種答法：一種是直指你所應答的是什麼，如紫玉禪師的「即此是，別無物。」即是說，你這個能應答的就是佛，除這個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另一種則是藥山禪師的「是什麼？」即是反問：這能應答我話的是誰？「噢！這就是佛嘛！」所以他就悟道了。可見，悟道與否全看你的脚跟站得穩不穩！你若真正站得穩，任何打擊都毫不懷疑，信心堅定，那麼採取紫玉禪師直接告訴的方法也是可以悟道的！

詭絲

阿迦曼尊者，是泰國一位高僧（已于一九四九年圓寂），這是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

有一年，當尊者旅居在某個村落時，有一個受他感化很深的老婦人，來請教有關她禪坐時，發生的一個問題。她說她昨天晚上，當心思達到高度專一時，突然看到一條微細的線，從她自己的「心」中跑出去了。她感覺很詫異，因此決定跟隨著它，想知道這條「心線」究竟往何處去？結果她發現這條「心線」，竟然跑到她侄女的子宮裡去了。

等老婦人從禪定中出來，她感到極度的不安，因為她知道她的侄女當時已懷孕一個多月了。因此她前來請教阿迦曼尊者，準備聽取他的忠告。

阿迦曼尊者，閉起眼睛沈思了一會，然後張開眼睛告訴她，等下一次她靜坐時，如果再看到那條「心線」跑出去，必須要以極堅定不可動搖的決心「剪斷」它；如果她心意不夠堅決，死後必定「投生」于她侄女的子宮內，成為她侄女的兒女，因為她的心一直被侄女所吸引著。

兩天後，她高興地來拜見阿迦曼尊者說，當那條「心線」再度跑到侄女那裡時，當下她就以堅定的決心剪斷它了。第二天晚上，她再度靜坐時，發現那條線已了無蹤跡了。奇異的是：當老婦人剪斷那條「心線」後，她的侄女就流產了。

尊者的弟子們聽到這個奇異的事件後，很感困惑，就同來請教尊者，尊者告訴他們說：

「一個人的心意是非常微細而難以覺察的，如果沒有開發禪思，是很難去防護它的。這個老婦人因為非常鍾愛她的侄女，以致潛意識的心意『溜出去』，即使她仍然還活著，但已為她的來生準備了地方；如果她沒有覺察

或無法下定決心，剪斷這個牽繫，那麼她將注定投生于她侄女的子宮內，成爲她侄女的兒女。」

附註：由這個故事發現，一個人雖然還沒死，但因為「心力」的作用不管是意識或潛意識的，都已和來生的去處有了聯繫，而對自己的「來生」產生了「形塑」的作用；也就是說儘管我們每個人都還沒死，但我們也同時在參與或決定我們來生的去處或樣貌，只是愈接近死亡，「心力」就愈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而已！

因此靈魂什麼時候入胎，確實因人、因緣而定，並無什麼定規；即使不入胎，靈魂和胎兒之間，仍可產生某種聯繫的形塑作用。

一 心藥秘方 一

據說：從前日本的市岡中學有一位校醫，名叫別所彰善；他天生就有神經質的傾向，加上腸胃也不好，晚上又常失眠，因此脾氣非常暴躁，造成許多學生即使有病也不願找他診治的情況。他對於自己的病情，幾乎試盡了所有的藥方，也嘗試針灸與食物療法，但一點也沒有好轉。做為一個醫生，竟然連自己的病都束手無策，他感到十分慚愧，因此他想辭掉工作到鄉下過田野的生活，但又怕自己沒有勞動能力，無法適應鄉村生活。

有一天，正當他為此事舉棋不定而痛苦萬分時，無意間在鏡中看到自己的臉；他大吃一驚，眼前的他竟是一張憔悴的面孔、緊縮的眉頭、悲慘陰森的表情，連自己看了都厭惡地想逃開！

突然，他好像開悟一般，大叫道：

「原來使我的命運這麼悲慘的因素，正是這副悲慘的臉相，我一定要改變這副臉相。」

這位校醫，最先想要改變的是他那緊緊繃著的眉頭。於是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眉頭上，努力要使它張開；但是長時間的習氣是很難改變的，只要他稍一放鬆，眉頭立刻又繃起來了。最後，他只好用膠布把眉頭拉開，這樣一旦他又習慣性地繃起眉頭，便馬上可以察覺到。慢慢的，他不再繃眉了；相反的，他開始展開笑容，心情也慢慢舒坦起來，腸胃的毛病也不藥而治，夜裡也不再失眠了！很快的，他就成爲學生最喜歡親近的校醫，不但治療學生的疾病，而且還兼心理輔導工作。

後來，這位校醫依他個人的體驗，創造了一種「超健康法」，並寫了一首「健康要訣」五言詩：

「相互多幫忙，別去充體面，臉上常笑容，眉頭永不綳，度量要開闊。」

他把這首詩中的每一句，各賦予一個藥名：(1)相助丹，(2)質實散，(3)莞爾水，(4)展眉膏，(5)寬容錠。

他認為無論生什麼病，只要常吃這五種心藥秘方，不僅可以藥到病除，而且命運也會變好！

附註：中國石頭希遷禪師也曾開過一帖「心藥秘方」，其中有十味妙藥：「好

肚腸一條、慈悲心一片、溫柔半兩、道理三分、信行要緊、中直一塊、孝順十分、老實一個、陰隲全用、方便不拘多少。」他說這一帖藥應該放在

「寬心鍋」裡炒，且要注意不可炒焦燥了，然後放在「平等盆」內研碎。

再以「三思」為末，以「六波羅密」為丸，做成菩提子大小的藥丸，每天吃三次，用「和氣湯」吞下去。禪師說：「果能依此服之，無病不癒。」

不管是日本別所彰善醫師的「五種秘方」，還是中國石頭希遷禪師的「十味妙藥」，都是對治我們的貪欲、瞋恨、愚癡、懷疑、傲慢等煩惱的良藥妙方。人類於意識或無意識間，為達到我欲、我執的目的，常沉淪於苦樂的境域，而招致煩惱的束縛；而這些煩惱對我們的身體健康影響甚大，以致百病叢生。可見，心理因素主宰我們的身體健康，我們若想尋找健康的泉源，一定要從心做起！所謂「真誠心、清淨心、平等心、正覺心、慈悲心」，大家若能確實做到，不僅無病、無惱，且成佛有望！讓我們一起努力加油吧！

「真空不空，妙有非有」

宋朝徽宗皇帝的時候，有一位丞相把各宗各派的長老都請來，舉辦一個無遮大會。無遮就是寬容而無遮現之謂；意即以王者為施主，凡賢聖、道俗、貴賤、上下，皆不限制，平等行財、法二施之法會。在法施方面，希望大家都能毫無遮掩，各述己見，直接痛快地呈示本性，圓證大道。

大會上有個講《華嚴經》的座主說：

「以我們教下來說，成佛需經三大阿僧祇劫，而宗下卻說，一棒一喝就能成佛，這完全不符合佛的教導。現在請問在座的諸大禪德，你們如果一喝能透得過華嚴宗所說的五教，我便承認你們一棒一喝就能成佛；假如透不過五教，那就是魔說。請你們哪個出來講一講？」

《華嚴經》把佛法分爲五教：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大乘頓教、大乘圓教；教義由淺入深，修法循序漸進。當時赴會的禪宗碩德有圓悟克勤祖師，已八十多歲，是大慧宗杲禪師的師父。他用眼睛看了看四十多歲的淨因成禪師；淨因成禪師會意了，便站出來，對華嚴座主說：

「你這個問題不難答覆，不值得在座大祖師給你講，讓我這個晚輩對你講一講。我們先把五教的教義定一定：(1)小乘教著『有』，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證、有生死了；(2)大乘始教講『空』；(3)大乘終教講『非空非有』，既不是空，也不是有；(4)大乘頓教講『即空即有』；(5)大乘圓教講『空而有，有而空；空有不住，圓融無礙。』是不是這個意思？」

華嚴座主回說：

「對！」

於是淨因成禪師便大喝一聲，問大眾：

「你們聽到沒有？」

「聽到了！」

「聽到了，那就是『有』啊！透過小乘了。」

過了一會兒，聲音消散了，淨因成禪師又問：

「你們現在聽，還有聲音嗎？」

「沒有了！」

「沒有就是『空』，透過始教了。」

「現在沒有而剛才有，就是『非空』；剛才有而現在沒有，就是『非有』。

這不是『非空非有』嗎？透過終教了。再者，若無剛才的有，現在說什麼空呢？若無現在的空，說什麼剛才有呢？因此，說有之時，空在有；說空之時，有在空。這不是『即空即有』嗎？透過頓教了。至於一乘圓教呢？我一喝不做一喝用，儘管喝，就像沒喝過；時時處處不著相，吃飯沒咬著

一粒米，穿衣沒掛著一絲紗；儘管工作很忙，就像沒有工作過一樣。這就是《金剛經》裡『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精義，說有之時，纖毫不立；說空之時，周遍沙界；空有不住，圓融無礙，這是最上乘的一乘圓教，是《華嚴經》所說的最高境界——事事無礙法界，也是禪宗的本質。」

大眾聽聞這番道理後，無不信服讚歎。聽說在此法會當時，徽宗皇帝著青衣戴小帽摻雜在大眾中坐著，他吩咐丞相，不得透露他的身份，好讓他能聞個究竟！最後，徽宗皇帝也由衷地佩服淨因成禪師的辯才無礙，連連點頭稱好！

附註：有人問《金剛經》座主：「無我相、無人相，那麼，誰說誰聞呢？」這個問題看似很難；無我、無人，就無說、無聞了，我們還能在這裡講經、聽經嗎？其實，《金剛經》是以「破相見性」為宗旨，不是講頑空。所以不妨回答他：「只說無相，不說無人。」因為人人皆有佛性，而我們的佛性

是「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妙有則一毫不立，真空則因果歷然。

佛法講「空」非頑空，「有」非實有；空不礙有，有不礙空；空就是有，有就是空；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可見，佛法是最崇高的宗教，是最好的
人生哲學！大家只要把真空與妙有的道理搞清楚，進一步綿綿密密地於一
切時保任，不住相、不落空，就可以圓證大道了。否則，一遇境相就粘
住，不自在到何時才能了呢？



「隨遇而安」

從前有兩兄弟各自辦了一些貨物，一起出門去做買賣。兩人走著走著，來到一個國家；因為這個國家的人都不穿衣服，所以人們都稱之為「裸人國」。弟弟說：

「這裡的風俗習慣與我們完全不同，要想在這裡做好買賣，實在不容易啊！不過俗話說：『入鄉隨俗』，只要我們小心謹慎，講話謙虛，照著他們的風俗習慣辦事，想必不會有什麼問題！」

「無論到什麼地方，禮義不可不講，德行不可不求；難道我們也要光著身子與他們往來嗎？這太傷風敗俗了！」哥哥說。

「古代不少賢人，雖然形體上有所變化，但行為卻十分正直，所謂『殞身不

殞行』，這也是戒律所允許的啊！」弟弟回答說。

「這樣吧！不如你先去看看情形如何，再派人來告訴我。」哥哥說。

「是！」弟弟回答說。

於是弟弟先進入裸人國。過了十多天，弟弟派人來告訴哥哥：

「一定得按當地的風俗習慣，才能辦成事情。」

「不做人，卻要照著畜牲的樣子行事，這難道是君子應該做的嗎？我絕對不能像弟弟這樣！」哥哥生氣地說。

裸人國的風俗，每月初一、十五的晚上，大家都要用麻油抹頭髮，用白土在身上畫上各種圖案，並戴上各種裝飾品，敲擊著石頭。這時，男男女女手拉著手，一起唱歌跳舞。弟弟也學著他們的樣子，與他們一起歡歌曼舞；因此裸人國的人們，無論是國王，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很喜歡弟弟，雙方關係非常融洽。國王並且買下弟弟所帶去的全部貨物，還付給他十倍的價錢。

哥哥聽說這件事後，也來向國王兜售貨物。但他滿口仁義道德，指責裸人國的人這也不對，那也不好，引起國王及人民的憤怒；大家把他抓住，狠狠地揍了一頓，並搶走他的全部財物。幸虧他的弟弟幫他說情，才得以脫身。

附註：一個人要能做到「隨時、隨性、隨遇、隨緣、隨喜」，這是需要對人生有多麼深入的認識之後，才能表現出這般灑脫的生活態度！

人生若不能「隨遇而安」，生活一定不快樂！有人會問：「隨遇而安」就是「認命」嗎？其實正好相反。「認命」是無奈的承受到身上的事；因為意識到自己無力改變也無法改善的現況，所以不得不接受。「隨遇而安」傳達的意思是接納；為什麼接納？因為你知道它們的臨到不是毫無意義的。或許很多人認為：「認命」與「隨遇而安」的意義好像相同，但它們的意思卻正反兩極化。「認命」在想法上比較悲觀，覺得是「不得不」

去接受現況，感覺起來就會比較無奈、不快樂。「隨遇而安」則完全相反；凡事都抱著「隨遇而安」的心態，看待一件事就會以樂觀的想法來詮釋，透視困難背後的正面意義，使人在逆境中不斷成長，在困境中學到正面的人生觀。



一 離幻即覺 一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煩惱，所以有許多人，不約而同地問了佛祖一樣的問題：

「我該怎麼做，才能不再煩惱？」

佛祖給的答案都相同：

「只要放下，你就能不再煩惱。」

有個自以為聰明的人很不服氣，便專程去找佛祖，挑釁地問：

「世上有千千萬萬人，就有千千萬萬種煩惱。但是您給他們的解決方式都完

全相同，那豈不是太可笑了？」

佛祖沒有生氣，只是反問男子：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會做夢嗎？」

「當然會！」

「那麼，你每天晚上做的夢，都是一樣的嗎？」

「當然是不一樣的。」

「你睡了千千萬萬次，就做了千千萬萬個夢。」

佛祖微笑地說：

「但是要結束夢的方法，卻都是一樣的，那就是：『醒過來』！」

男子聽到佛祖的回答，啞口無言。

附註：人生有太多包袱，有人選擇將它們一一扛在肩上，讓自己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有人則選擇瀟灑地放下它們，過著幸福自在的生活。聰明的你，絕對不願意選擇前者吧！

佛陀一再地提醒我們：要想忘卻人生的不順遂，唯一的方法就是「放

下」。所謂「放下」，包括對於一切身心世界的執著，全部都要「捨掉」，連「放下」的念頭也要捨得乾乾淨淨，才算是真正的「放下」；也就是要做到空有不二、一切自在的境界！因此，要真正做到「放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一般人有了功名，就對功名放不下；有了金錢，就對金錢放不下；有了愛情，就對愛情放不下；有了事業，就對事業放不下；……這些都是根源於我們堅固的妄想執著；所以佛陀當年夜睹明星而悟道時，歎道：「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一旦我們覺醒了，便能息下一切妄念，徹見宇宙人生的真理，方知煩惱實是虛幻的，故《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楞嚴經》亦云：「狂性自歇，歇即菩提。」

「放下提起」

羅漢桂琛禪師去參訪玄沙師備禪師。玄沙知道桂琛研究法相唯識學，因而指著一張竹椅問他：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張竹椅喚作什麼？」

桂琛禪師答道：

「既曰唯識，又曰唯心，那就從唯識唯心去會好了。」

玄沙禪師不以爲然，說道：

「理則是矣，無如破壞事相了。唯識、唯心並不破壞宇宙萬有。」

桂琛禪師指著一張桌子道：

「那請問老師，您喚『這個』作什麼？」

玄沙禪師答道：

「桌子！」

桂琛禪師搖頭道：

「老師不會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個』不喚作桌子，桌子乃假名假相。」

玄沙禪師是何等人！立刻改了一個口氣說：

「的確『這個』不喚作桌子，『這個』的真相乃是木柴。木柴做成桌子，則喚做桌子；做成窗子，則喚做窗子，實則桌子、窗子的本來面目乃是木柴。」

桂琛禪師不住地點頭，但玄沙禪師指著木桌又改口道：

「『這個』非木柴，非窗子，此乃山中大樹。」

桂琛禪師正要開口，玄沙禪師舉手制止，繼續說：

「此非大樹也，此乃一粒種子爲因，再聚集陽光、水分、空氣、土壤等爲緣，而成樹、成木、成窗、成椅；實則樹木、窗子，乃宇宙萬有之因緣所成。」

桂琛禪師道：

「宇宙萬有，乃是唯識唯心。」

玄沙禪師說：

「你既來此參學，不如說宇宙萬有一切都是『禪心』！」

附註：宇宙萬有是從「禪心」而顯現的。晚唐的桂琛禪師與玄沙禪師所論，涉及到唯識、性空、禪修等學理，但玄沙禪師最後仍會歸「禪心」。因桂琛禪師既從唯識而轉歸參禪，卻對過去所知所學不能捨棄；也就是對過去的法相唯識不能「放下」，因此就不能「提起」現在的參禪功夫，如此怎麼能

夠入禪？好比一個杯子，已留有其他果汁的汁液，如今再裝上茶水，總會變味。又好比橋和路雖然相通，但仍應橋歸橋，路歸路；在平等中示現差別，在差別中示現平等。

禪，有時可從差別裡去看，有時可從平等中去看；矛盾中有統一，統一裡也示現差別。



一 文殊現身 一

無著文喜禪師虔誠地去朝禮五台山，他在到達五台山的前一天晚上，投宿在一茅屋裡，屋內住了一位老翁，文喜就問老翁道：

「請問您，五台山這許多的道場，內容如何？」老翁回答道：

「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文喜又問：

「五台山的住眾究竟有多少？」老翁回答道：

「前三三，後三三。」

文喜第二天醒來時，發現茅屋不見了，而自己卻睡在空曠的露地；又見文殊菩薩赫然騎著獅子現在空中。當時，文喜非常悔恨自己有眼不識菩薩，心想昨天的老翁一定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可是卻沒有多向菩薩當面請教，空自錯過因緣，

實在遺憾。

後來，文喜在仰山慧寂禪師的座下參禪而悟道，從此安心地住在仰山禪師那裡，擔任典座（煮飯）的職務。有一天，他在煮飯的時候，忽然從飯鍋的蒸氣上，又見到文殊菩薩現身。他舉起飯鏟向文殊菩薩打去，並說道：

「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今日惑亂我不得了。」

意思是說，他不被外相所迷，當下自我肯定，心外無佛，心外無法，一切法都是從自性所現，因此當下承擔，不管你文殊不文殊，我文喜自文喜。

文殊菩薩聽了以後，就說一首偈子：

「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卻被這僧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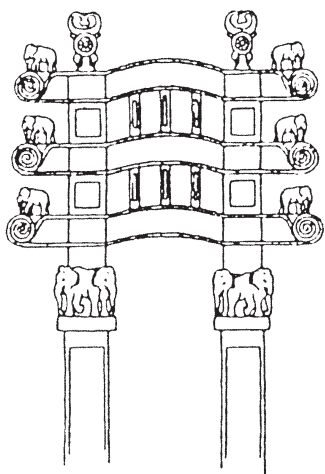
附註：吾人因不認識自己的本性，本來具足一切如來的智慧功德，終日心外求法，故患得患失；若能真正了悟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

本無動搖、能生萬法」以及「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道理，則無須自悔自惱！

上文中文殊的偈語，其意不是怕人嫌他，而是在說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到今天才真正遇到知音，終於有人認識他了。原來文殊、文喜在禪者的眼中是自他不二啊！

我國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薩應化現身的道場。傳說東漢明帝時，從西天來的攝摩騰、竺法蘭二位聖者，曾以天眼看到文殊菩薩住於此山。自古以來，五台山便是十方僧俗朝聖的地方，亦曾發生許多關於文殊菩薩現身的公案。南北朝時，文殊菩薩曾化身貧女，帶著二位童子侍者及其座下獅子化身的狗，去參加五台山一年一度的無遮齋會。貧女最初只拿到三份齋糧，吃完之後又去幫狗要了一份，最後還說肚子裡的小孩也該有一份。貧女不斷地索討食物，引起了分發齋糧信眾的不悅，不但面露惡色而且出言

不遜。為了啟示大眾平等施食的真義，貧女便躡身空中，化現文殊菩薩形像，並說偈言：「眾生學平等，心隨萬境波，百骸具捨棄，其如愛憎何？」只有從內心真正地恭敬供養每位眾生，才是真正的平等。之後，菩薩更留下髮舍利，讓眾生起塔供養，這座塔現在仍留存在五台山大塔院寺的東邊，作為菩薩教化眾生的功德見證。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雪峰禪師和巖頭禪師同行至湖南鼇山時，遇雪不能前進。巖頭整天不是閒散，便是睡覺。雪峰總是坐禪，他責備巖頭不該只管睡覺，巖頭責備他不該每天只管坐禪。雪峰指著自己的胸口說：

「我這裡還不夠穩定，怎敢自欺欺人呢？」

巖頭很是驚奇，兩眼一直注視著雪峰。雪峰道：

「實在說，參禪以來，我一直心有未安啊！」

巖頭禪師覺得機緣成熟，就慈悲地指導道：

「果真如此，你把所見的一一告訴我。對的，我為你印證；不對的，我替你破除！」

雪峰就把自己修行的經過說了一遍。巖頭聽了雪峰的話後，便喝道：

「你沒有聽說過『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嗎？」雪峰便說：

「我以後該怎麼辦呢？」

巖頭禪師又再放低聲音道：

「假如你宣揚大教的話，一切言行必須都要從自己心中流出，要能頂天立地而行。」

雪峰聞言，當即徹悟。

附註：世間的知識，甚至科學，都是從外界現象上去了解的，而佛法，則是從內心本體上去證悟的。因為一切事物，都是從一真法界所流出，都是大圓覺海裡的浪花，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雪峰久久不悟，是因外境的森羅萬象，在心上還沒有獲得統一平等；所謂「從門入

者，不是家珍」，乃是說真正的珍寶即在自家之中。開悟大事最重要的關鍵，乃在於本具的佛性；若不明白此理，反而向外尋求，終必無所獲。《碧巖錄》第五則云：「巖頭喝云：『爾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也就是說，要親自證到本來不生不滅的自性；從自心流出的智慧光明，才是本性。因此我們學佛，千萬不要在枝末上鑽研，而要從根本的心地上下手！



一一生萬法，萬法歸一一

唐代高僧龍潭崇信禪師，是青原行思傳承下的第三代弟子，在沒有出家之前，生活非常窮困，連一個遮風避雨的窩棚也沒有，只好在天皇道悟禪師的寺旁，擺攤賣餅，以維持生計。

天皇道悟禪師可憐他，並了知他在佛法上的根器，於是將寺中的一間小屋給他居住。懂得感恩的崇信，每天送十個餅給道悟禪師，禪師收下後，總會叫侍者拿一個還給崇信，並且說：

「這是我給你的，以庇蔭子孫。」

當時崇信並不瞭解其中的意義。有一天，崇信終於忍不住了，就去問道悟禪師，爲什麼每天還他一個餅？道悟禪師說：

「這餅是你送來的，還給你一個有什麼不可以呢？」

崇信聽後，有所啓發，就請道悟禪師爲他剃度出家，禪師賜他法號「崇信」，讓他在門下修行。過了幾年，崇信問道悟禪師，爲何在他門下修行這麼久，卻從來沒有爲他指示心要？道悟禪師說：

「怎麼沒有呢？你端茶給我，我就接；送飯給我，我就吃；向我禮拜，我就點頭；哪一樣不是在做點心要？」

崇信聽後，沈思良久，道悟禪師又開解他說：

「頓悟是直捷的，還在思考就走偏了。」

崇信禪師得遇良師，在日常生活中讓他領略「自他一體，能所不二」的法要，最後道悟禪師對他說道：

「一生十，十生百，乃至能生千萬，諸法皆從『一』而生。」

這次崇信終於體悟，並且回答師父說：

「一生萬法，萬法歸一！」

得到法要的崇信禪師，在湖南的龍潭山結廬講法，因此稱為龍潭崇信。

附註：崇信以他唯一用來營生的餅供養道悟禪師，可以說是用了最真誠、最清淨的心作供養；道悟禪師在還一個餅給崇信時，說了兩句話：「這是我給你的，以庇蔭子孫」、「這餅是你送來的，還給你一個有什麼不可以呢？」這兩句話的含意，當然不只是「還一個餅」而已！禪師還給他的，是心靈最尊貴的智慧、人間最無量的福報、和世上最莊嚴的佛果。所以崇信開悟到這一層的意義之後，就決心出家了，並恭請禪師為他剃度。

至於崇信修行後，體悟到「一生萬法，萬法歸一」的真理，這種開悟的智慧，都是道悟禪師從他內心裡開發出來的。崇信體悟來自心靈的智慧之後，自然能夠生出各種對治世間無明煩惱的方法。正所謂「修佛不離心，



離心無佛修；修法不在多，一心生萬法；成佛不離師，離師佛難成。」這首偈道盡了修行的關鍵——要依止成就的師父修行。

——你所說的話就是所修的路——

弟子跟著師父進城化緣。進城後車水馬龍好不繁榮，弟子說：

「師父，今天我們肯定能化到不少東西。」

師父不語。弟子剛說完，有人狠狠地從店內扔出一個玻璃酒瓶，碎了一地；師父駐足，彎腰撿拾玻璃碎片。弟子不解問道：

「多管閒事幹什麼？反正我們不常到城裡來，玻璃又扎不到我們，還是趕緊去化緣吧。」

師父指著不遠處向他們走來的一個人說：

「看見了吧，他拄著拐杖，走在盲道上，肯定眼睛不好，萬一被玻璃扎到，怎麼辦？且這大街上人來人往，碎片很容易砸破車輪；還有許多人穿著涼

鞋，若不小心踩在上面是會傷到腳的。」

弟子爲師父的善舉，心中油然起敬。他們將玻璃碎片全部撿起來倒進垃圾桶，然後開始化緣。在一家店鋪門口化緣時，店老板一臉的不屑，不懷好意地罵他們：

「像你們這樣穿著和尚服騙人錢財的，我遇到太多了，你以爲穿個馬甲，我就不知道你們行騙的行徑？還沒開張就來要錢，晦氣，真晦氣。滾開，滾開，趕緊消失，不要影響我的生意，否則我要報警。」

面對無理的指責謾罵，弟子準備和店老板理論，師父拉住了他，說：

「施主，請息怒！對不起，打擾了！祝你生意興隆，廣結善緣。」

他們剛準備離開，附近的一個店主人走過來對剛才無理的那個人說：

「他們肯定不是騙人的，因爲我剛才看見他們扶著盲人過街，而且還把地上的玻璃片撿到垃圾桶。如此心存善念的人怎麼會騙人呢？」

說完，他主動給師徒兩人送上一份心意，並熱情地祝他們一路平安。師徒兩人微笑著鞠躬，表示謝意。弟子說：

「師父，世上還是有好人相信我們的。」

師父說：

「記住！我們所說出的話、付出的善舉，就是自己所修的路。心存無邊善念，路不會斷頭！身付舉手之勞，緣不會盡頭！總會有人扶你一把。」

附註：我國古代禪師寒山和拾得有這樣一段對話。寒山問拾得：「世間有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騙我，如何處置？」拾得曰：「只要忍他、讓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善良的話是春風，使萬物萌動生

機，明媚燦爛；惡言是一把毒劍，阻擋友愛，使愛意凋零，善良枯萎。我們所說出的每一句話，就是鋪在今後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塊磚，而好人緣就是好材料；有了好材料，鋪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會有好的未來。



一不著世間、不壞世間一

唐朝的無相禪師在行腳時，因口渴而四處尋找水源，剛好看到不遠處，有一個青年在池塘裡打水車，無相禪師便趨前向青年要了一杯水喝。青年以一種羨慕的口吻說道：

「禪師！有一天，如果我看破紅塵時，我一定會跟您一樣出家學道。不過我出家後，不想跟您一樣到處行腳，居無定所，我會找一個隱居的地方，好好參禪打坐，而不再拋頭露面。」

無相禪師含笑地問道：

「哦！那你什麼時候會看破紅塵呢？」

「我們這一帶就屬我最了解水車的性質了，全村的人都以此為主要水源；若

能找到一個接替我照顧水車的人，屆時沒有責任的牽絆，我就可以找自己的出路，看破紅塵出家了。」

「你最了解水車，如果水車全部浸在水裡，或完全離開水面會怎麼樣呢？」

「水車的原理是靠下半部置於水中，上半部逆流而轉的原理，如果把水車全部浸在水裡，不但無法轉動，甚至會被急流沖走；如果水車完全離開水面，也同樣不能讓水車轉動，當然水車就無法送水來。」青年說道。

「水車與水流的关系可說明個人與世間的关系！如果一個人完全入世，縱身江湖，難免不會被五欲紅塵的潮流沖走；假如純然出世，自命清高，不與世間來往，則人生必然漂浮無根，空轉不前。因此，一個修道的人，要出入得宜，既不抽身旁觀，也不投身粉碎。出家光只『看破紅塵』還不夠，更要發『廣度眾生』的宏願才好！務必使出世與入世兩者並立，這才是為人處世和出家學道的正確態度。」無相禪師說道。

青年聽後，歡喜不已地說道：

「禪師！您這一席話，真叫我茅塞頓開，您真是我的善知識！」

附註：一個人如果對世間五欲六塵的生活太執著，熱烘烘的貪愛會燒昏了頭；如果太捨棄世間的觀念，也會冷冰冰的了無生氣。吾人處世之道，宜以出世的思想，來做入世的事業！對於一切世間法的態度，最好是在該放下的時候能放下，該提起的時候能提起；事來即應，事過便休；雖廣修六度萬行，然心中若無其事。好像上文提及的「水車」一般，要能合乎中道原理，才能妙用無窮、自在無礙。此正所謂「不著世間相，不壞世間相」之理，亦即是《金剛經》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要旨！此中「不著世間相」即是不執著有，也就是「無住」；「不壞世間相」即是不執著空，也就是「生心」也。

《六祖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因此，對於世間事我們要認真去做，做出好榜樣給世間人看。學佛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能夠真正為社會、為眾生服務；同時能保持心地清淨，一塵不染，即使做再多好事也不居功，這就是行菩薩道！



一 今生短命為何因？ 一

《法句譬喻經》上記載：從前佛陀在祇桓精舍講經說法時，有一位很有錢的長者，住在通往精舍的路旁。他的財富多得難以計數，可是只生了一個寶貝兒子；這個兒子長大後，二十歲時就結了婚。結婚不到七天，因為夫妻恩愛，就一同到後花園遊玩。

後花園有一棵奈樹長得很高大，樹上開了很美的花朵。新婚的妻子想要這種花，剛好四周又沒僕人在場可以代勞，他的丈夫就親自爬到樹上，越爬越高，所攀採的樹枝，因為太細而折斷了，人就從高空摔下來，一命嗚呼哀哉！全家大小都非常傷心，哭個不停。

佛陀憐愍長者，來到長者的家中慰問，並且告訴長者「萬法無常」、「有生

必有死」、以及「罪福如何產生」等道理。接著又說了一首很有哲理的詩偈：

「命如華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可望入胞胎，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

是身為死物，精神無形法，作命死復生，罪福不敗亡。

始終非一世，從癡愛長久，自從愛苦樂，身死神不喪。」

長者聽了佛陀的這段話，心開意解，忘記憂愁。跪下來問佛陀說：

「我的兒子前世到底造了什麼罪業，為什麼這麼早就夭折了，請您告訴我吧！」

「過去有一個小孩子拿著弓箭遊戲，旁邊有甲、乙、丙三個人陪著。這個小孩子看見樹上有一隻鳥，想射殺牠，旁邊那三個人就慫恿這小孩子說：

『你假如能夠射中樹上的這隻鳥，你就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那小孩子被美言所動，拉開弓箭射中了小鳥，小鳥當場死亡。甲乙丙三個人都在旁

邊喝采，之後，大家都很高興地離去。

這三個人因為見殺隨喜，所以生生世世常受喪子之痛。這三個人當中，某甲因為過去種的福較多，出生在天上；某乙出生在海中做龍王；某丙則出生在人中，他就是您老人家。而那一個射殺小鳥的孩子前兩世出生在上做某甲的孩子，也因為從樹上摔下來而命終；後來又投生到海中做龍王（即某乙）的兒子，他出生的那一天就被金翅鳥王吃掉了；今生投胎做您的孩子，也只活到二十歲就夭折了。因為您過去世曾經見殺隨喜，所以今生才遭到喪子之痛的果報；您的孩子因為過去世曾經殺害無辜的動物，所以今生受夭折的果報。這真是因果報應，如影隨身，絲毫不差啊！」

接著佛陀又說了兩句啓發性的詩偈：

「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三處，陰行而默至，所生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一切因宿行，如種隨本緣，自然報如影。」

長者全家大小都非常歡喜，當下證得初果。

附註：《印光大師全集》有一段話說：「一個人生兒子大概有四種原因：一種是報恩，一種是報怨，一種是還債，一種是討債。『報恩』是：因為他父母對於兒子，過去世有恩惠，為了報恩，就來做他們的兒子。所以服勞奉養，生事死葬都稱父母的心意。世上的孝子賢孫，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報怨』是：因為父母對於兒女過去世有虧損的地方，為了報怨，就來做他們的兒子。所以怨恨較小的，就忤逆父母；大的甚至為非作歹，闖下大禍，害及父母。做父母的，活的時候，不能得到兒子的奉養，等到死了，還因為兒子的不爭氣，帶著羞恥到九泉去，這是報怨的一種。『還債』是：因為兒子在過去世，欠父母的資財，為償債就來做他們的兒子。倘若債欠得多，父母就可以終身由他奉養；若是欠得少的，就不免半路死去；

像讀書才得了些功名而喪命的，做生意才得了些財利而身死的。『討債』是：因為父母在過去世，欠兒子的資財，為了討債，就來做他們的兒子。小的債不過損失些學費聘金，等到還清了，父母想望他成事業，而他忽然夭折，再也不留片刻；若是大的債，那做父母的損失，可就不止此數，必定要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才罷休。」

「善終」絕對不能憑僥幸，一定要廣修福慧才能達到；「善終」跟過去世的善業有關，但最主要還是在我們今生的好德和寧靜的心靈。除非我們今生能在廣積陰德和止息妄念上多下功夫，否則臨命終時，便很難得到自在。

一 珍惜生命，超越死亡 一

某天，寺院中的小和尚救回一個跳河的輕生者；那人悠悠醒來之後，對方丈說：

「謝謝大師！但請不必再費力氣救我，我已下定決心不再活了。即使今天沒死，明天我還是要去了結生命的。」

方丈嘆了口氣，說道：

「我確實制止不了你那想死的決心和行爲；可是，我想請問你，你的債都還清了嗎？」

那人感到很奇怪，問道：

「我雖然家境貧寒，但溫飽尚可，並不曾欠債呀！」

方丈緩緩開口：

「你的生命借自父母，你便欠下父母的債；你的吃、穿、用借自天地山川，便欠下天地的債；你的知識和智慧借自師長，便欠下師長的債。人這一輩子欠下諸如此類的債真是太多了，你都償還了嗎？」

那人惶然地說：

「如此說來，我確實欠下了不少債。可是我並不知道如何才能償還？」

方丈笑笑說：

「這有何難？只兩字就足夠了。」

那人迷惑了，口裏說：

「請大師指點。」

方丈又是輕輕一笑：

「『珍惜』二字而已。」

那人沈思了一會兒，若有所悟地朝方丈拜了幾拜，便轉身出了寺門，精神抖擻地走了。

附註：人生在世，不論我們怕不怕死亡，我們都清楚地知道「有生，必定有死」的道理！雖然死亡讓肉體的生命成為有限的存在，然而卻因為生命有限，反而使我們體會到人們可以透過善良、慈悲、關懷與努力，讓有限的生命變成無限！讓我們更懂得付出愛心去關懷周遭的每一個人；把每一天都當成最後一天來使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並創造每一天的最大價值！

人們通常都是在失去親朋好友的時候，才會特別感受到死亡的意涵；其實，死亡是無所不在的，只要我們多活一天，身體的功能就愈衰退一天，生命也就更接近死亡一天，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在我們的生活中，大部分的人都避談死亡，忌諱觸及與死亡有關的事情；矛盾的是大部分的人雖

憎惡並逃避面對死亡，卻很輕易地將死亡視為逃避人生挑戰與遭逢困境時的避難所，認為「一死百了」，真是大錯特錯，白白浪費生命啊！「一草一點露」，要相信上天無絕人之路；如果我們不肯努力修行，只有任憑業力的擺布和捉弄。懂得不斷觀照反思的人，才能看清楚自己的方向，立定人生的目標，瞭解生命的可貴，把握轉瞬即逝的時光，發揮生命的光輝，讓人生擁有珍貴且深刻的終極價值！



一寸絲不掛

淨居寺的比丘尼玄機，常在大日山的石窟中打坐參禪，有一天忽然興起一個念頭，心想：「法性湛然深妙，原本沒有來去之相，我這樣厭惡喧嘩而趨於定寂，算不得是通達法性的人。」

於是她立刻動身往訪雪峰禪師。雪峰初見她時，問道：

「從什麼地方來？」

玄機回答道：「大日山。」

雪峰用機鋒語問道：

「太陽出來了沒有？」

玄機不甘示弱，說道：

「假如太陽出來的話，會把雪峰給融化了。」

雪峰見其出語不凡，再問：

「你叫什麼名字？」

「玄機。」

「一天能織多少？」

「寸絲不掛！」

當玄機禮拜而退時，才走了三五步，雪峰道：

「你的袈裟拖在地下！」

玄機聽後，趕快回頭看一下袈裟的衣角。雪峰哈哈大笑道：

「好一個寸絲不掛！」

附註：玄機和雪峰的答問之間，語都帶機鋒，這是禪宗發展到成熟期之後，禪師

說法的一種活潑方式，一來一往，通過雙關語詞表現各自的禪學功力，因而產生以語言相互較勁的趣味。玄機靜坐大日山，雪峰禪師問她「太陽出來了沒？」扣住「大日」，既是一般問候，也暗喻「你悟道了沒？」玄機回答「太陽出來，會把雪峰溶掉」，自然別有意涵，表現出玄機自認禪悟尤勝雪峰的洋洋自得。接著雪峰以玄機「機，織布機」之名為話頭，問她「一天織得了多少布？」意指你到底領悟了多少？玄機夠伶俐，隨即跳開圈套，回答「寸絲不掛」，意味著她已經悟空，心無掛礙如身無寸絲。這則公案如果就此打住，大概也只是機鋒語錄罷了，只是語言與心識的勘破而已。而且，從表面看，到此玄機的功力彷彿猶在雪峰之上；然則，公案未了，接著玄機向雪峰辭拜，走沒幾步，雪峰忽然說：「你的袈裟拖到地上了。」玄機立刻回頭查看袈裟，這時，雪峰說了：「好個『寸絲不掛』！」可見玄機仍未完全看破與放下，心中還有掛礙，尚未到達「萬

法皆空」的地步！玄機嘴巴上說自己「寸絲不掛」，卻還掛念袈裟是否著地，所謂「心無掛礙」，就成了口頭上說的「禪」；她的「寸絲不掛」只是認識的部分，不是本心，既不是實修所得，也尚未真正參透。習禪人的功力深淺，是在最自然、最本能、最無意識的時刻勘出來的；心中雖然知道要「寸絲不掛」；但要真正做到心中毫無牽掛，讓自性自然流露的地步，這不僅要徹悟其中的道理，更要腳踏實地去實修。所謂「理可頓悟，事要漸修」，修行人切忌耍嘴皮，逞口舌之快！

一一宿覺

永嘉玄覺禪師，從年輕時就開始學習經論，本是一位精通《天台止觀》的秀才居士。後來，因讀《般若經》之後，豁然大悟，出家參禪。六祖惠能大師的弟子玄策禪師，曾忠告永嘉禪師，說道：

「無師自悟是天然外道。」

永嘉禪師聽後，反覆思惟，於是決定去參訪六祖大師。永嘉禪師到曹溪見到六祖惠能大師時，既不參拜，也不問話，只是手執錫杖，在六祖的禪床四周繞行三圈，然後站在六祖面前，一動也不動。六祖大師道：

「出家人應具有三千威儀和八萬細行，大德從何而來，如此我慢？」

永嘉禪師道：

「無常迅速，生死之間只是剎那，哪有時間顧及什麼禮儀不禮儀！」

六祖大師道：

「既然你擔心生死無常，那麼，爲什麼不體認無生，以達成無滅的境地呢？如能這樣，哪裡還有時間快慢的存在呢？」

永嘉禪師道：

「既已真正體認無生，既已真正達其境地，所以早就沒有快慢的說法了。」

六祖大師聽後，連聲稱讚，並爲其印可。這時永嘉禪師脫笠整衣，正式禮拜，然後就向六祖大師告辭欲去。六祖大師問道：

「爲什麼急著回去？」

永嘉禪師道：

「自性本來就是不動的，並無急與緩，來和去！」

六祖大師道：

「那麼，又有誰知道不動的呢？」

永嘉禪師回答道：

「就是自己本身。」

六祖大師聽了這話，拍拍永嘉禪師的背，說道：

「住一宿再走吧！」

由於永嘉禪師在六祖大師處住了一宿，所以禪宗史上稱「一宿覺」。

附註：永嘉禪師跟六祖大師對話的時候是三十一歲，四十九歲時示寂，他的近兩

千字《證道歌》，不但是禪門文字的精華，更是明心見性的必讀佳作。我

們從永嘉禪師和六祖會面的經過來看，永嘉禪師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如

非六祖，何有「一宿覺」的佳話美談？永嘉禪師住了一宿以後，第二天辭

別他去，行十步，振錫說道：「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可

見兩位禪家的惺惺相惜了。



八識規矩頌

玄奘大師

前五意識	第六意識	第七意識（末那識）	第八意識（阿賴耶識）
<p>性境現量通三性 眼耳身三二地居 遍行別境善十一 中二大八貪瞋痴 五識同依淨色根 九緣八七好相鄰 合三離二觀塵世 愚者難分識與根</p>	<p>三性三量通三境 三界輪時易可知 相應心所五十一 善惡臨時別配之 性界受三恆轉易 根隨信等總相連 動身發語獨為最 引滿能招業力牽</p>	<p>帶質有覆通情本 隨緣執我量為非 八大遍行別境慧 貪痴我見慢相隨 恆審思量我相隨 有情日夜鎮昏迷 四惑八大相應起 六轉呼為染淨依</p>	<p>性唯無覆五遍行 界地隨他業力生 二乘不了因迷執 由此能興論主諍 浩浩三藏不可窮 淵深七浪境為風 受熏持種根身器 去後來先作主公</p>
<p>變相觀空猶後得 果中猶自不詮真 圓明初發成無漏 三類分身息苦輪</p>	<p>發起初心歡喜地 俱生猶自現纏眠 遠行地後純無漏 觀察圓明照大千</p>	<p>極喜初心平等性 無功用地我恆摧 如來現起他受用 十地菩薩所被機</p>	<p>不動地前纔捨藏 金剛道後異熟空 大圓無垢同時發 普照十方塵刹中</p>

位	境	量	性	界地	相	應	心	所	緣	依	體	相	業	用	觀	行	斷	惑	轉	智	果	用
規矩前五意識	性境	現量	善惡無記	欲界色界（鼻舌不行） 五趣雜居 離生喜樂	遍行五 別境五 善十一	善十一	根本煩惱三（貪瞋痴） 中隨煩惱二 大隨煩惱八	眼九緣，耳除明， 餘三更除空。	自性分別， 與根難分。 （非恆非審）	眼耳離中觀塵， 鼻舌身合中觀塵。	動身發語，造引滿業， 招三界報，三性變易， 五受輪轉。	習二空——破我執 ——破法執 ——破法空	資糧位中，漸伏我法二執 現行。 見道位，分別二執種子斷 ，初與智應（發起初心歡 喜地）。 修習位中，伏斷俱生二執 現行種子。 遠行地後，俱生我執斷， 純無漏。 等覺位，俱生法執斷， 「妙觀察智」圓明。	現起他受用身，以十地菩 薩為所被機而教化之。	無功斷惑， 藉意識修觀而斷。	不動地前（即七地） 俱生我執已斷，故捨「執 藏」之名。 金剛道後，俱生法執斷盡 ，不感生死，故異熟果空 至此即轉成「大圓鏡智」	如來現大化、小化、隨類 化之三類分身，教化眾生 ，永息苦輪。	智	聖	情	凡	位
第六意識	性境 帶質境 獨影境	現量 比量 非量	善 惡 無記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遍行五 別境五 善十一 根本煩惱六 小隨煩惱十 中隨煩惱二 大隨煩惱八 不定四	種子。	根、境、作意、根本依、 種子。 ⑤	隨念分別、計度分別、自 性分別（易可知）。 （審而不恆）	動身發語，造引滿業， 招三界報，三性變易， 五受輪轉。	習二空——破我執 ——破法執 ——破法空	資糧位中，漸伏我法二執 現行。 見道位，分別二執種子斷 ，初與智應（發起初心歡 喜地）。 修習位中，伏斷俱生二執 現行種子。 遠行地後，俱生我執斷， 純無漏。 等覺位，俱生法執斷， 「妙觀察智」圓明。	現起他受用身，以十地菩 薩為所被機而教化之。	無功斷惑， 藉意識修觀而斷。	不動地前（即七地） 俱生我執已斷，故捨「執 藏」之名。 金剛道後，俱生法執斷盡 ，不感生死，故異熟果空 至此即轉成「大圓鏡智」	如來現大化、小化、隨類 化之三類分身，教化眾生 ，永息苦輪。	智	聖	情	凡	位		
第七末那識	眞帶質境	非量	有覆無記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遍行五 別境一（慧） 根本煩惱四 （貪、癡、慢、我見） 大隨煩惱八	作意、根本依、種子。	恆審思量我相隨， 有情日夜鎮昏迷。 （亦恆亦審）	為前六轉識染淨之依。	動身發語，造引滿業， 招三界報，三性變易， 五受輪轉。	習二空——破我執 ——破法執 ——破法空	資糧位中，漸伏我法二執 現行。 見道位，分別二執種子斷 ，初與智應（發起初心歡 喜地）。 修習位中，伏斷俱生二執 現行種子。 遠行地後，俱生我執斷， 純無漏。 等覺位，俱生法執斷， 「妙觀察智」圓明。	現起他受用身，以十地菩 薩為所被機而教化之。	無功斷惑， 藉意識修觀而斷。	不動地前（即七地） 俱生我執已斷，故捨「執 藏」之名。 金剛道後，俱生法執斷盡 ，不感生死，故異熟果空 至此即轉成「大圓鏡智」	如來現大化、小化、隨類 化之三類分身，教化眾生 ，永息苦輪。	智	聖	情	凡	位		
第八阿賴識	（無本質性） 現量	現量	無覆無記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隨他業力生）	遍行五	境（根身、器界、種子）、 作意、染淨依、種子。 ④	浩浩三藏不可窮， 淵深七浪境為風。 （恆而不審）	受熏，持種、根身、器， 去後來先作主公。	動身發語，造引滿業， 招三界報，三性變易， 五受輪轉。	習二空——破我執 ——破法執 ——破法空	資糧位中，漸伏我法二執 現行。 見道位，分別二執種子斷 ，初與智應（發起初心歡 喜地）。 修習位中，伏斷俱生二執 現行種子。 遠行地後，俱生我執斷， 純無漏。 等覺位，俱生法執斷， 「妙觀察智」圓明。	現起他受用身，以十地菩 薩為所被機而教化之。	無功斷惑， 藉意識修觀而斷。	不動地前（即七地） 俱生我執已斷，故捨「執 藏」之名。 金剛道後，俱生法執斷盡 ，不感生死，故異熟果空 至此即轉成「大圓鏡智」	如來現大化、小化、隨類 化之三類分身，教化眾生 ，永息苦輪。	智	聖	情	凡	位		

附註：(一)九緣頌：根、境、空、光明，作意、分別依；染淨、根本依，最後種子依。
(二)八識九緣偈：眼識九緣生，耳識唯從八，鼻舌身三七，後三五四。若加等無間，
從頭各增一。